

郑氏史料初编

卷一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两广总督李题」稿（崇祯元年二月二十九日行）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抚朱题」稿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江西道御史周昌晋题」稿（崇祯元年四月初七日行讫

）

候代两广总督李揭帖（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张延登题本（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到）

广东巡按吴尚默揭帖（崇祯二年六月三十日到）

福建巡抚熊残揭帖（崇祯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到）

会剿广东山寇锺凌秀等功次残稿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按路振飞题」稿

兵部题行「郑芝龙姑令戴罪图功」残稿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两广总督李题」稿（崇祯元年二月二十九日行）

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臣阎等谨题为海寇流突靡常、遵旨请饷协剿、谨述情形、恳祈圣鉴、亟赐允行、以靖遐邦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两广总督李题前事：臣不肖，奉命总督两粤，捧读敕书内开：一应战守调遣兵粮悉听便宜区划；寇盗生发，即督同抚、镇等官相机剿抚；有开载未尽者，听尔从宜处置。煌煌天语，敢不勉竭駑钝，以副任使至意。

先是春间海寇毒惠、潮一带地方，赖前督臣多方调度坚拒，移咨闽抚订期协剿，寇乃遁入于闽；闽抚声罪致讨，奉有会同浙、粤并力协剿之旨，寇后入于粤。羽书狎至，恨不得命将枕戈，灭此朝食，以纾皇上南顾之忧。而臣所云着数有不得不审彼己而先后布之者，臣请备言之。

郑贼固甚么么，而狡黠异常，习于海战；其徒党皆内地恶少，杂以番倭骠悍，三万余人矣。其船器则皆制自外番，艨艟高大坚致，入水不没，遇礁不破，器械犀利，铙炮一发，数十里当之立碎；此皆贼之所长者。而我沿海兵船，非不星罗棋置，而散处海滨，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其船则窄而脆，其器则朽而钝，或能游弈于沿海，而不能远驾以破敌。其将领则矢口折冲，而求其胆略沉雄、呼吸风云、组系贼首而致之麾下者，臣目前未见其侔也。且海氛既沸，闻风思避，新者裹足不来，旧者脱身逐去。即如惠、潮参将，此何时何官也，业将改岁矣，望眼欲穿，杳无音耗。如此光景，茫茫然与之海斗，何异拱手与敌，一不慎而祸且延于通省矣。臣为此惧。督令总兵何汝宾移镇于虎门，就近声援；详允两司所举原任游击朱汝忠、都司陆万里治兵于惠、潮；把总王珂督造各寨兵船防哨于内地。与诸道将相约：贼拥众远来，利在亟战，则一

意坚壁以待之；贼食指繁多，急在粮米，则一意清野以绝之。先后调发镇下东西山及新募各兵共五千余名，合之惠、潮主兵，将以万计，分布扼险。又檄责有司训练乡兵，以资协御。又严行保甲，议察奸宄，禁绝商船，不许片帆下海，以杜接济。又颁示解散胁从，以孤贼党。又严饬标下官兵，肃清内地，以绝外寇勾连之患。于是贼进无所得，徘徊观望于海滨；即有闯入打抢，亦屡被官兵击败，多所斩获。

陆续据岭东分守道参议李芬、署惠州参将游击朱汝忠、惠州府同知余化淳等各报：九月十三等日，贼入赤岸被官乡兵斩级四十二颗；十月初八、九等日，贼入鲎程等处，被兵生擒二十四名，斩级十颗，获被虏二名；十月十二、十五等日，贼入捷胜内港，被兵擒获贼首一名汤二老，散贼二名，斩级三颗，并获接济奸徒二名，贼又入赤岸等港，被兵生擒贼二名，斩级五十二颗；十月二十七日，贼拥众打甲子所，官兵力战，杀死强贼数十余，仅被伤哨兵六名。又据分巡惠潮道参议胡其俊、都司陆万里报：八月二十八等日，贼入濠浦、华阳、隆津等处，官兵力战敌退，生擒孙十老等八名，斩级五颗，被伤兵六名。俱经臣批行赏恤外，自是贼锋少挫，贼船渐遁，人心安辑。然此只坚守一着，贼来而我击之，以逸待劳，以寡御众，贼固利于水而不利于陆也。而以仰遵协剿之旨，则臣又尝聚而谋之矣。

剿之所急在用将、措饷二事。将才难而水将尤难。此举全粤安危所系，苟非已试真才，决不轻于付托。除多方延访，如得其人，臣一面取赴军前任事，一面具疏题请外，措饷一着，行据布政使林绍明、陆问礼、总兵何汝宾议召募精勇水兵一万，合各路兵共二万，募造艚船、福船三百只，合各路船共五百余只，一切铠仗、铳炮、火药等项，同时并制。臣会算诸费，以一年计之，须饷二十二万余，以半年计之，亦须饷十一万有奇。此一饷也，臣欲取之帑藏，而粤自有辽事以来，搜括如洗，每年额饷尚缺五、六万，何望有铢两之存？欲征之商民，而田亩以辽饷一派再派，杂项盐利以辽饷一加再加，已不胜其苦，何忍重困以伤人心？臣计无复之，惟有遵照明旨，如闽例于解银内暂那已耳。查得广东盐课，原解部止一万二百六十口两；万历四十四年，加解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七两；天启四年，又奉部文加解六万六千一百三十六两零。又铁税定解银六千两。通共银九万三千九百九十九两零。臣议暂留一年，以充前项募口兵船半年之费。夫盐铁课银，原属粤中之额饷，迨因奉文急呼，遂割之以应部之急。今粤奉旨讨贼，措饷无从，暂还以济粤之用。况向之所割，非真有余也。前此地方无事，不得已将缺兵未补以应。臣今日所募，不过适足其故额耳。臣非不知国家当此多费之日，而兵法非三倍不可言剿，况其故额也。臣之所虑，更有不止此也。闽有备，则贼入粤；粤有备，则贼又将他遁。萍流蓬转于

海阔天高之中，无庭可犁，无穴可扫。驱无辜之赤子，鞭风驾浪，随亡命之贼，争于不测之渊，万万无此理。势不得不持重以待。师久贼匿，尚存乎见少也。所恃者，圣主新猷，恩威遐畅，以雷雨之解，为风水之涣，庶几费省而功倍，地方之福也。

总之：臣不敢妄杀一人以贪功，妄费一钱以破饷。皇上容臣遵照敕书，相机便宜，务使鲸鲵永息，粤安而闽安，而浙与之俱安而已矣。不然，虽使鄴侯治饷、孙武临戎，徒有束手待罪。何益哉？为此，谨会同广东巡按张应辰披沥具题，伏乞圣明俞允，敕下该部施行等因。

崇祯元年二月初五日奉圣旨：海寇流突，轸朕南顾。其剿抚事宜，听该督臣相机便宜行，该部即与具覆。钦此钦遵。本月十三日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为照海中诸寇，鲸吞鳄噬，纵横闽粤，真东南一大患也。督臣部署兵将，如总兵何汝宾、游击朱汝忠、都司陆万里、把总王珂等画地分守，随处设防，又如练乡兵，行保甲，杜接济，散胁从，诸所布置，不遗余力；故贼失利于粤，又遁而入闽也。今欲协力攻剿，焉得不需将？又焉得不需饷？除干城之士，容抚臣多方延访外，独饷之一节，无可搜括，无可加派，议□□□东盐课通共九万四千两暂留□□□□募造兵船半年之费；此项虽属□□□□，□当此危急之时，同舟谊切，想户部□□□□也。既经具题前来，相应覆请，合候命下，行令遵奉施行。缘系遵（下缺）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六一五～六一六页。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抚朱题」稿

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臣阎等谨题为禁洋船以弭盗源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福建巡抚朱题前事：窃惟漳之有洋税以供本省兵饷，饷不可缺则洋似不可禁。但今日贼之所以号召徒党而沿海之民从贼若鹜者，以洋船为之饵也。查洋税额征二万三千四百两。今岁洋船之出洋者，以四十三只，而到漳者十只、到泉者二只，他抛泊广东十只、温州一只，其余皆为贼夺驾以去者也。计贼所得商货银钱已数百万。凡洋货皆坚大巨舰，并为贼坐驾以与我兵船格，我兵船不能当也。若明岁不禁洋船，贼又当增数百万金钱、数十巨舰，藉寇兵而赍盗粮。官所收不过二万余金，不足为募兵之费，而贼之利且不费。此以明岁计之而确然当禁者。况贼惟得利于今岁，又垂涎于明岁。是以从贼之人附而不去，招之不回。若一闻洋船已禁，无所利之，其专舟鸱张之雄即不可散，而其闻风蚁聚之辈行且渐远。此又以见在计之而确然当禁者。查得天启四年，因红夷在海上，曾禁洋船一年。今臣等议将崇祯元年洋商尽行禁止，不许下海，有违禁者，治以重罪。惟是洋饷之额，闽中并无他项钱粮可以抵

补。但权其缓急，不得以小利贻大害，所谓白刃在前不避流矢者，今日之谓也。俟崇祯二年贼平另议开禁。至于漳、泉之民以海为生，缘闽地甚窄，觅利于陆地者无门，而洋利甚大，幸脱于虎口者，间有即使十往一归，犹将侥幸于万分之一，此番议禁，必有以为不便者。然臣等为封疆计，就使利归洋商，害归全闽，尚不以彼易此。况洋船之人皆闽生齿，为贼杀戮，洋商之费皆闽膏血，为贼剽夺，彼蚩蚩走险之徒，不暇自惜，妄觊于矛析剑炊，而臣等安得不代为之惜，坐视其触机入阱？此又就洋商计，而亦有以见其当禁者也。臣商之司道府馆，皆以臣言为然，谨会同福建巡按太仆寺少卿仍管监察御史事赵胤昌拜疏具题，伏乞敕下该部议覆上请，行臣等遵照施行等因。崇祯元年正月二十九日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二月初二日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为照通番之禁，法所甚严，而独于洋船不禁者，盖以洋税供军饷，饷无所措，故商不议禁，所繇来久矣。第今海寇猖獗，每掠洋货以自饶，又用洋船以自卫，税之所入无几，贼之所得甚厚，诚所谓资寇兵而赍盗粮，得不偿失也。今应照抚臣之议，将崇祯元年洋商严行禁止，不许下海，商有违禁、官有纵容者，治以通番重罪。其闽中兵饷，或暂那别项抵补，俟贼平之后，徐议开禁。臣等又思海寇负险为固，劫掠为雄，东南之荼毒甚矣，闽、浙商民又向贼乞求护身者矣，不早议歼，必成养痍之患。仰祈皇上严敕抚镇，约会广、浙官兵，协力剿除，毋使汪午峰等辈再见于今日可也。既经具题前来，相应覆请，合候命下通行遵奉施行。崇祯元年二月十三日，署司事郎中苗思顺。

兵部为禁洋船以弭盗源事，该本道题云云等因，崇祯元年二月十八日少师兼太子太师本部尚书阎等具题，二十一日奉圣旨：是，钦此。钦遵，拟合就行。为此一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为转行福建巡按御史照依本部题奉钦依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一咨福建巡抚，合咨前去，烦照本部题奉钦依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一本四～五页。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江西道御史周昌晋题」稿（崇祯元年四月初七日行讫）

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臣阎等谨题为闽寇日深、蔓延可虑、谨陈积弊之因、并振弛之法、以纾圣明南顾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江西道监察御史周昌晋题前事：臣生长海滨，又奉命按闽，军旅之事虽未尝学，而于海上情形窃有概于中矣。

今闽之寇日以猖獗，始而劫掠商民，后遂格杀官兵，近且公然登岸围城矣。海上将士，望风披靡。大帅俞咨皋平日翫敌养寇，事急抱头潜窜，若此贼不剪，乘风飘突，无在不可得志；南指则粤东残破，北上则臣乡剥肤，其患宁有

已哉！

夫闽以海为生，给引贸易者走死如鹜。奸民垂涎，因之打劫。防倭防夷则犹有主客焉，若盗即民、民即盗，既难稽查，又哨寨得贿卖放，听之阑出，而海上之贼益众矣。数年前，红夷结聚澎湖，调兵遣将，糜金钱以十余万计。其后但构红夷，令之拆城以去，非有却敌斩馘之举也。而俞咨皋以被论副将，俨然登坛矣。咨皋精神伎俩，不用于血战死绥，而用之约和招寇，臣于天启六年入闽，至四月间杨六、杨七横行海上，烧我兵船，正在议剿，而咨皋听奸棍许心素计，诱之使降，抚臣朱钦相用权宜令杀他贼自赎，臣凛凛忧之。故抚臣会藁到臣，臣疏有云：闽之地旷船稀，兵脆饷匱，海上群盗，如农夫去草，时薙时生，且抚且剿，固不再计而决。又言：海上将士无狃已安，警戒防御，常恐盗贼之生发，以待于未事之先。臣言亦已验矣。原钦相之意，以闽之兵将积弛已久，未易言剪灭，姑借抚以解散之，不虞用抚之权尚未竟抚之局，而钦相削夺去矣。后来抚臣朱一冯熟知抚之非计，一意杀贼。而咨皋在行间，惟有旧口，且谓贼无大志。裨将又恃咨皋而不设备。抚臣言剿，大帅言抚。大帅虚声在剿，实着在抚。贼未来，既不能剿；贼一来，又无可抚。而天启七年五月内，九十余只兵船先后付之一炬矣。臣时在建宁，将出境，得报，纠参副总兵陈希范等六人。咨皋以大将危急之际，无可卸担，故令戴罪责效桑榆。乃咨皋半载间，其怯懦退缩如故也。贼且张告示，索还金钱，而咨皋若罔闻也。至所参六人之中，把总茅宗宪革任提问，而部覆留用；守备文佐明竟不处分。抚臣欲移北路参将赵庭于南路，而部久不覆。盖吴淳夫为之内主，赏罚无章，功罪不定，养寇以贻桑梓之祸。闻六月间，宗宪与贼结为兄弟，赴贼舟痛饮，且逼同知黄运昌出印信帖招抚，而同知不从。至于咨皋与一冯事事相左，故一冯之疏有云：欲抚，诸将不能得之于臣；欲剿；臣不能得之于诸将。当日之始末，不敢不明言也。

今日抚臣已准其去，咨皋且付之司败矣。搜卒补伍，造船制器，固已无容再议。惟战与抚之说，似犹有未一者。不知我能制贼死命，何赖于抚？我不能制贼死命，何恃于抚？此又不再计而决矣。若沿边之斥堠所当警备，乡村之保甲所当团练，海上之渔户皆可招徕，今日固圉之策当必及之。而臣以为欲除外贼，必先除内地之奸宄。夫沿海之民，贫者以穷迫从贼，富者以畏祸贿贼，奸徒又勾引向导以附于贼，是无人不为贼用也。若巨奸之许心素，外通贼寇，内泄军情，私货络绎于海上，红夷阑入于内洋，使官兵不敢问，即咨皋之沉迷丧败，皆其所致，可不正法乎？杨六等始之受降，原令杀贼自赎，今非惟不能杀贼，而且与贼通，其去来皆不可定。即徘徊未去，亦纵虎狼于室内耳。则令抚臣察其动静，执而戮之，亦振肃军心之一端也。若夫协剿之策，贼在漳泉则粤

为之犄角，贼在福宁则浙当为之犄角。今贼在漳泉，与潮州接壤，潮漳副总兵尤两省之官也，宜以救援专责之粤，统粤锐师相机擒剿。而浙抚臣整备舟师住界上，以防不虞，遇贼流突而北，则起而应之。先后之着，似不宜紊。不然，劳师数千里远涉，未必有济于闽，而扬帆北上，浙亦不可自撤其备也。沿海一带，彼无所不犯而势合，我无所不备而力分。闽昔年水标一枝，专备应援，犹为可恃。今其船已尽矣，则另设游兵，统以智勇之将，随其所至而击之，亦兵家奇正之道也。至漳泉诸府，库藏如洗。昔年西库之十九万，为沈演一疏搜括助工，因之瓶罍交罄，有余恨焉。则那借各项以济急需，自不容缓。若汀延各府，尚有可借。同在一省，又不必分彼此见也。臣乏樽■〈爻且〉之筹，但以按闽，颇识崖略，窃抒其一得，伏惟圣明裁择，敕下部覆，许心素、杨六等并行抚按正法定罪，庶闽海之法纪伸，而贼寇可平矣等因。

崇祯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奉圣旨：这本谭闽事甚悉。不除内地奸宄，则外贼必不可除。许心素、杨六等，着行该抚按设法密擒正法定罪。三省会剿，仍以救援专责之粤，而浙为后劲，亦是胜着。标船既尽，当设游兵以便分击。汀延各府，如有可借钱粮，不妨查明那移济用。该部一并议覆。钦此。钦遵，本月二十八日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为照闽寇之得以猖獗，非其伎俩真能胜我也，祇因沿海居民，外通贼寇，内泄军情，如许心素者实繁有徒。又如杨六等不能杀贼自赎，又且与贼相通，故我之虚实彼得预知，每每为所乘耳。今欲决意会剿，则许心素、杨六等当速拿正法，勿令漏网。夫然后连络闽、粤、浙江三省，共为声援。如贼在漳泉，则粤东为近，浙实次之，应遵照明旨，以救援责粤，而浙为后劲。倘飘忽靡定，扬帆福宁，则又当以救援责浙，而粤为遥应。盖为唇齿之邦，当联率然之势。三省诸臣，勿自分畛域可矣。标船既尽，则设游兵以备邀击。兵饷无资，则搜库藏以备那借。当强寇压境之际，又值三空四尽之时，依议举行，无烦再计者。若沿海斥堠、乡村保甲与招徕渔户，是在抚按诸臣督率有司设诚而力行之耳。既经具题前来，相应覆请，合候命下通行遵奉施行。崇祯元年三月十六日，太仆寺卿管司事王登三、协理清册郎中苗思顺。

兵部为闽寇日深蔓延可虑等事该本部题云云等因，崇祯元年三月十八日，少师兼太子太师本部尚书阎等具题，二十一日奉圣旨：是，钦此，钦遵，拟合就行。为此一咨福建巡抚，合咨前去，烦照本部题奉钦依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一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为转行福建巡按御史照依本部题奉钦依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崇祯元年四月初七日，署司事郎中苗思顺。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一本五～七页。

候代两广总督李揭帖（崇祯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

钦差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带管盐法兼巡抚广东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今回籍候代李为粤省里海积年多盗、谨采舆论、改设游击官员、并议就近移补、统乞圣明亟赐允行、以奠遐陬事：据广东布政使司呈：奉职宪□：照得广州里海为全粤腹心，原设重兵以六把总分领，祇以一钦总临之，名位相邻，威令不振，通同克剥，玩寇贻殃，比比而是。议者谓宜改参或游一员弹压，庶位权隆重，臂指相使，地方赖以保安。合行查议，仰司会同按察司、岭南巡道、海道作速查议广州里海钦总应否改为参将或游击一员，以资弹压？如果应改，必须就近移补。查有原推惠州参将陶廷珑近奉部文行查迟任，据本官执有闽院咨文，揆情是否可原？今应否即以本官移补改设参游之缺？俱逐一议妥通详，以凭具题施行。奉此，该本司会同按察司、巡海二道看得：将领偏裨必有上下相临之体，而后有指臂相使之势。若体均势敌，未有不事僨于舆瓢，威分于出彘者。里海信地，延袤二千里，捕队几三千人，而仅以一钦总领之；彼分总者多起家卫弁，视钦总直雁行耳，号令不行，约束不受，一应虚冒，不得过而问焉。于是人籍同于鬼簿，盘器同于子虚，盗贼公行，匿不以报，此其弊繇来已久。议者金谓非改钦总为游击不可。然改设必须就近移补。查得原推游击管惠州参将事陶廷珑雍容儒将，激烈虎臣，韬铃素裕于囊中，威望夙隆于阃外。迟任虽奉部查，闽院咨文有据，确无规避情繇，相应照例免议，将本官题补里海游击。庶体位崇隆，足振久弛之气，而新猷展布，全销窥伺之萌等因到职。

该职会同巡按广东监察御史吴尚默议照广州里海为省会诸大邑之重地，周遭二千余里，港口多岐，积年多盗。原设官兵三千，碁置扼守，以六把总分领，原无专属，万历三十九年始议一钦总统之。第职在偏裨，而分总率多卫弁，名位相亚，威令难行，遂至猫鼠同眠，剥兵滋寇，戎政为之大坏。职博采舆论，金谓亟宜改设游击衙门，以重事权，以联臂指相使之势。职于参效童膺宠一疏业经题明，无容异议矣。惟是前项员缺，若俟部推，匪直缓急无及，且恐人地未必相宜，诚不如就近移补之为便。查得原推游击管惠州参将事陶廷珑智略沉雄，机宜熟练，申令旌旗改色，建威奸宄潜踪。先因本官久未到任，职时急在用人，业咨部题覆，以朱汝忠补惠参之缺。续本官抵粤稟诉迟任，实因原领闽抚咨文送部改选，往返迂途所致，揆情似有可原；况近委本官接署里海而能大破积习，飭兵靖盗，才猷既经试验，移补允称得人。除该游衙宇、廩粮等项，容职等经行酌议外，理合具题，伏乞敕下兵部，再加查议覆请，准将里海钦总改为游击衙门，就将陶廷珑移补里海游击将军，合用敕书及符验旗牌，统听该部题给，庶积弊从此更弦，而重地永资弹压矣。为此，除具题外，合行开具，须至揭帖者。崇祯元年十一月日。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六一七页。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张延登题本（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到）

钦差提督军务巡抚浙江等处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张延登谨题为申严海禁、以清寇源，以固海防事：自去岁闽寇阑入浙中，臣督三区水陆官兵协剿以来，败衄远遁，浙海无波，亦既数月于兹矣。近据侦探，自李芝奇叛郑芝龙而去，伙党若陈成宇、白毛老、紫芝哥、桂叔老窜入闽、粤之界，约船六百余号，釜游不定。彼中荒歉、无所得食，海洋寥廓，顺风一苇可航，万一复来报仇，为害更烈。臣日夕恐惧，广求善后之策，建议者多以增兵饷为请。当此三空四尽之时，臣不忍言。独有海禁一节，为目前最急之着。上年十二月二十日，据兵巡海道萧基报：据昌国把总吴善道报称：坛头下洋有船一■〈舟宗〉，约八十余只，往来行使，未知为渔为盗。既而哨报，系闽中钓带鱼船只。随督官兵堵截，驱逐出洋。一面出示发道严禁，一面移咨福建抚臣禁约外，该臣看得海寇之始，出于闽民通番之弊。通番获利十倍，人舍死趋之如鹜。其流之祸，遂至不可救药。闽、浙连海交界之处，名曰沙埕，以限南北功令，闽船不许过浙，浙船亦不许过闽。天启七年二月内，复该前抚臣潘汝楨题奉明旨内开：浙、闽俱濒海邻倭，向屡奸民勾引，各厉禁船只，不许往来，以后还着各遵旧禁，严缉彼此境上流突，以绝地方奸利之民，勾倭生端。该部院知道，钦此。该兵部移咨前来，钦遵在卷。日久玩愒，出入无禁。以致上年海寇大举入犯，臣遵旨申饬，不啻再三，甫得少宁。而闽之渔船忽报八十余只，深入浙地，习为奸利。履霜坚冰，渐岂可长乎？臣细访闽船之为害于浙者有二。一曰杉木船。福建延、汀、邵、建四府出产杉木，其地木商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处发卖，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每赁兴化府大海船只，价至八十两，其取利不赀。一曰钓带鱼船。台之大陈山、昌之韭山、宁之普陀山等处出产带鱼，独闽之莆田、福清县人善钓。每至八、九月，联船入钓，动经数百，蚁结蜂聚，正月方归，官军不敢问。此二项船皆与贼通。贼先匿大陈山等处山中为巢穴，伪立头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为输银之多寡，或五十两、或三十两、二十两不等。货未发给票，谓之「报水」；货卖完纳银，谓之「交票」；毫厘不少，时日不爽，习以为常，恬不知怪。是此二项船者，实盗贼勾引之囹媒也。至浙人之自为害者曰划船，为最前钓鱼船，搭厂于山，系莆于海。内地奸民皆以大小划船，假冒乡绅旗号，装载酒米与渔船贸易，因而藏违禁硝磺等物以资贼，每获重利而归。穷洋竟同闹市，牢不可破。是划船者，又盗贼兵粮之赍借也。欲清海禁，非严禁夫三项船不可。或谓水竹埠旧有船税，禁船则商贾不通，税从何处？不知旧规两处商船俱卸沙埕倒换。货自南来者，如糖、靛、椒、藤诸物必易浙船以入；货自北去者，如桃、枣、药材诸物

必易闽船以出。杉木船独不可责之易乎？明禁既行，但有繇外洋竟至定海者，即以越禁重处。如此，则稽查既易，而税亦不乏绝矣。或又谓海上居民以渔为业，划船若禁，樵采何资？臣又访问大样划船，双桅十桨，便捷如飞，勾引最易。今须令近海县分有司，按船编号，止许两划小船近老岸行使，朝出暮归，不许穷洋极岛。夫船小则不能重载，限日则不能远去。宦旗名色尽行禁革，亦公私两便之道也。划船之禁，臣得经行。其杉木船、钓船，臣亦咨行福建抚臣知会，但事干二省，一彼一此，须得明旨申饬，方成画一之规，可为长久之计耳。

再查温、台、宁波三面海滨，台、宁二区，春、秋二汛，各发标兵防守。又有南北二游专驻，而温州为闽、浙冲要之界，独无戍兵。查标兵旧有一总防乍浦，今以内地稍缓，改发温区，并调衢营一总，共兵一千名。查有听用原任辽东龙武游击乔桓，骁勇绝伦，生来将种，委之统领，专驻该区，用资备御，因题明以重事权，以便弹压。本官前有汛功，先经叙荐，以俟擢用，因申海禁而并及之。伏乞敕下兵部，再加查议，覆请特颁严禁，行浙、闽二省，一体钦遵施行。缘系申严海禁，以清寇源，以固海防事理，未敢擅便。如此，具本专差李学亲赍谨题请旨。

崇祯二年四月十七日奉圣旨：严防商渔船只，以清海禁，着浙、闽该抚通行申饬。乔桓如议补用。该部知道。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六一八～六一九页。

广东巡按吴尚默揭帖（崇祯二年六月三十日到）

巡按广东监察御史为闽寇流突、堵截屡有斩获、攻击忽遭殒将、谨据实查参、以肃法纪、以图扫荡事：照得闽寇李芝奇等自去冬叛抚而来，聚党万余，联■〈舟宗〉犯我粤东。初入潮阳，职等严檄道将督率防御，相机堵杀，无论不敢窥我畔岸，抑且时多斩获。即如巨寇杨策，闽、浙数年所悬购不几得之寇，已縶而毙之圜土。继渐飘突平海，势益披猖。我兵以捍御兼击刺，时邀其掳掠，水陆擒斩者前后共一千有奇，业经督臣具疏题报讫。因李芝奇等先遁外洋，复联■〈舟宗〉突入广州之南头。时督臣闻警，即单舸移镇省城，整搦兵船，亟图剿灭。贼遂逡巡遁去。三、四月间，又流突阳江之海朗、双鱼等处。该带管岭西兵巡道右参议闵谨与肇庆海防同知王之贤布置防御，往来调度，力保诸城。随据该道呈报：三月十五、四月初四等日，海朗等寨官兵擒获贼徒四十五名、船八只。四月二十二日，又据该道呈准阳电参将王应文及把总陈方镇双鱼所单报：贼船二百余只使至双鱼，团住寨门，贼势猖獗，兵力单弱，烧去兵船八只、民船一只，掳去兵船一只及营房尽被烧毁。该所城池幸保无虞等因，转报前来。时各贼又流突于高州之电白、莲头等处。四月二十五日，又据分

守岭西道右参议张茂颐呈称：四月十五日，准阳电参将王应文单报：本月十三日，据莲头寨分总宣时奎报：十二日，贼船二百余只突犯南门、博贺二港内攻打。兵见贼势重大，兵船稀少，不能拒敌，各即浮水登岸投生，战船一十五只多被烧毁等因到道。为照参将王应文往来海上，未尝不思自效。不幸贼众我寡，前援双鱼，势既莫支，奔归莲头，贼已入港。虽于水战无功，而两处城守尚保无虞。今贼虽退电白，即幸瓦全限门，势又剥肤，并系该参所辖，合令该寨并海防同知寥穀加谨提防等因详报到职。俱经批行，相机防御。

维时职巡历惠、潮，相隔遥远。督臣闻报各贼猖獗，兵船被毁，参将王应文庸懦误事，力不能支，即委总兵坐营官何嗣仁驰往代理防守。又委南头参将陈拱、原任守备白如璋统领兵民船只出海攻剿。四月二十八日，职巡潮事竣，回至产溪驿，据海道按察使张秉文差人赍文驰报内称：海寇披猖，蒙军门移镇，绸缪兵将船饷，委参将陈拱统兵船百余只，委守备白如璋统民船百余只，合力征剿，兵民踊跃。又蒙鼓舞澳夷，借用夷銃以作统锋。仍蒙委职于阳江陆路堵截，委总兵何汝宾相机策应。职与总镇奉军誓师之后，随往新安力谕二将，务在慎重，谆谆告戒。闰四月初六日，陈拱面云，电白贼势紧急，时日甚吉，即欲出师。本道因夷銃未备，力止缓行。本官称路径香山便道取行。本道随委中军官陈应杰驰往香山催銃，又手札拱，必俟夷銃始行。本道随起行繇陆行至蚬江驿，接拱手札云：十一晚已到广海。夷銃尚未见到。风色甚利，意欲速进。本道又差官持书力阻，并差催夷銃速发起程。于十四日至恩平，突接坐营何嗣仁塘报：本日丑时，大兵已到莲头港，水陆相隔，无从控问。即兼程驰至莲塘驿。十五日三更，又接何嗣仁塘报云：十四日早，大兵围绕贼船，颇有击伤。贼举大銃冲突，遂占上风。我船阁浅，被贼烧毁数十只。复于次日黎明，接分守岭西道张参议手札云：本道与电白吕知县登城，望见大兵在港外分左右二翼，俟贼出港，一齐包击。方心服调度得当，不意贼用大炮冲击，其声如雷，二翼势遂披靡。贼据上风，我兵喷筒火器反被逆风烟罩，致左翼船趋入莲头港阁浅，右翼船赶入赤水港阁浅，致被放火烧毁。传闻陈拱所坐二号船在内。本道闻报，即驰往阳江，差官渴止通判祝守禧运粮转回外。夫师行贵出万全，军门与职等叮咛至再。何本官自恃骁勇，视贼太轻。况贼所恃长技在大銃火攻。倘拱必待夷銃同行，事必有济，何致决裂至此。且不从港外活泊，以便进止，反以阁浅致败。谨具实报等因。

除批行该道确查损失官兵船只数目未报，该职于五月初八日回省后，纔据驿铺递到潮漳副总兵陈廷对报单内称：本职会率抚备郑芝龙，统领兵船于闰四月二十日至广省河下，二十一日见军门，二十二日蒙颁赏，二十三日奉令，二十四日开驾进剿等因。五月十六日，又据陈廷对、郑芝龙报称：奉令讨贼。闰

四月二十九日至大墟港口，遇贼船百余只，昏夜未便进攻。五月初一日，进至放鸡，出与贼交战数十合，贼众死伤莫计。初三日，催发合■〈舟宗〉再击，贼走过浪白口，去大金约四十余里。初四日，贼移东上，职等跟追贼■〈舟宗〉。是晚风雨大作，贼船星散。初六日，兵船收入南澳，即回中左料理济攻战具，相度缓急，速鼓征剿，以靖每氛等情。又准总兵何汝宾手本内称：本月十五日亥时，据塘报何成禀称：探得海贼于十三日俱向东使去，已过老万山等因，移报到职。又经催行海道严查陈拱等损失官兵船只数目，未据确报。

该职会同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看得：闽寇航海。而耽耽我粤也，数月于兹矣。沿海一带，谨侦探、修斥堠、严备御、绝接济，自冬入春，贼无敢泊片帆于渚，窥左足于涯，而生俘死馘，且时以捷闻。至三、四月间，突犯双鱼寨，而烧毁官民船十只矣。又突犯莲头等处，而烧毁战船一十五只矣。谁司制辖，披靡至此？则阳电参将应王应文之汛地也。平时疏愒，绸缪无术，临时缩朒，捍御莫支。虽两寨城守无虞，而失事伊始，召寇所繇，应文安所置喙？所应革任回卫者也。自两处失利，而荒乡孤落，一时奔窜之状，有令小民莫必其生者。督臣用是疚心疾首，整饬练集，期于驱除而殄扫之，以救此一方民，然而谋未尝不万全也。参将陈拱统兵船，守备白如璋统民船，张两翼以为前矛。又檄潮漳副总兵陈廷对带领守备郑芝龙以为后劲，协攻而夹击，庶几少遏其凶锋，计未尝不百虑也。谕之先行招抚，以解散其党；徐行相机，以扑折其胜。谆谆告语，务以戒为宝。乃拱以轻事喜功之念，不遵纪律，不待兵铙之齐而遂决心于一逞。如璋又以骄悍恇怯，一见拱势不利，遂扬帆海外。拱之蹙而自沉，祸固自取，罪尤莫赎；如璋以副将张左右之翼，连首尾之势，望风而靡，徒幸一生以自全，虽保有兵船无虞，而主将既殒，偏裨之用何赖？所当提问以正法者也。至于总兵何汝宾，坐握中权之重，遥制水陆之师，而兵不受制，将不用命，帷幄之筹安在？罪责自无所逃。第攻杀在瀚海汪洋之外，丧失在船只兵将之间，沿海城池，一所一寨，高深晏如，虽乏制胜之奇，无亏守御之职；所当容其戴罪杀贼，以策后效者也。海道按察使张秉文职掌巡海，辖专广府，虽奉委核督，似难辞责，但陈拱刚愎自用，即督臣之号令节制，且故违不遵，何有于该道？况今贼犹飘突海面，倏忽去来，相机宜而酌防剿，或当容其策励，以自效收功者也。最可异者：副总兵陈廷对督郑芝龙以来，若将惟贼是求，纓击之以谢督臣，乃彼此犄角之形两不相下，首尾追逐之势转且相扼。岂其威名自雄，能制命于闽者，不能得志于粤？乃其摩厉以须，偶垂翅于先者，犹欲奋翼于后。容职再观其协剿，查确另行参劾。其损失兵船，有逃散未回者，有见存犹在海协剿者，亦容职与督臣另行核确。缘殒一参将，不敢不先据实题报，伏乞敕下兵部复议上请，合与将白如

璋提问，王应文革任回卫，并责令何汝宾戴罪讨贼，张秉文策励自效，各协力防剿，以靖海氛。其陈拱、王应文各遗下参将员缺，速推惯海廉勇将官勒限到任，庶防御得人，边海有赖矣。如此，除具题外，理合揭报，须至揭帖者。崇祯二年五月十七日，监察御史吴尚默。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六二二～六二三页。

福建巡抚熊残揭帖（崇祯三年十二月初七日到）

钦差提督军务兼巡抚福建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熊为闽寇未除、闽事堪忧、谨接近日情形、仰祈皇上神谋制胜、以奠海邦、以保万全事：据福建按察司呈：崇祯二年五月内，奉蒙两院案验，准兵部咨兵科给事中马思理题前事：臣乡之抚寇，权也，非经也。当郑芝龙鲸吞海上，围困中左，截劫我商民，焚掠我庐舍，业犯不可赦之辟；又大将逃脱，祸已烈而势难支，因有抚芝龙之议。时胁从之党，或倦飞知还，或扬帆出海，芝龙部下尚留千余人。使当日以抚为非，则有剿之一法，因其散而大创之，使不敢复逞。顾先去之，俞咨皋能办此乎？若以抚为是，即当议抚之法，必使就我戎索，立后效以赎前愆，然后量人措饷，永为我用。顾御得之，郑芝龙能办此乎？

闻芝龙得抚后，督抚檄之不来，惟日夜要挟请饷，又坐拥数十万金钱，不恤其属。至十月初旬，芝龙入谒道臣蔡善继。其头目李芝奇、郭芝葵等遂鼓众支解。芝龙之弟郑爵魁，将芝龙坚船、利器、夷銃席卷入海矣。夫此千余人者，非芝龙所恃为腹心手足者乎？今何以忽而反噬？犹幸抚臣熊文灿之坚不给饷；使勉强从谏，则剜肉敲骨，徒付东流。今又闻芝龙因势孤力弱，复募无赖棍徒为补足原部之数，且仍以措饷为请。是海上既添一羽翼，而内地又增一痼疽。此时芝龙自为全躯保妻子且不暇，而桑梓之捍蔽，鲸鲵之翦灭，其又何赖焉？臣同官颜继祖九月内「抚寇当图御寇」一疏，盖不啻烛照而龟卜矣。大抵善后必鉴前车，而自强当求稳着。为寇而得寇之利，三尺已为不灵。抚寇而不得抚之用，名器亦复可惜。然则古今御寇良法，焉有不剿者哉？

即就近事论，寇浙者非即寇闽者耶？浙抚张廷登慷慨渡江，谋成破业，遂破大陈山窠穴。即臣乡汀州山贼横行，旧抚朱一冯设处兵饷，新抚熊文灿鼓舞将士，及时扑灭，旋就荡平。又臣郡工部董应举，率子弟招集惯海渔船，得七百余兵，大挫贼于盍山海中，擒其巨魁，焚沉贼船无算，贼因远遁。此为抚之效乎？为剿之效乎？

臣又闻抚臣熊文灿之治兵也，造海艘，制兵器，必躬必亲。又选守城军一千五百人，量加工食，隶为兵以为选锋。至用渔人作兵而不耗吾兵之饷，以兵力助渔，兼可收渔人之利，用力少而见功捷，公私称为两便。皇上诚假以便宜，勿掣其肘，闽事尚可为也。然目前急着，惟有议饷。辽急既不堪扣留，民穷

又不堪加征，乃杂派一项，比正供差可转移。况前有权宜动支之旨，闻旧抚臣已用其半，令所余有几？窃以量留杂派一年，更可措手，不致坐困，不识司计者何不恪为此？

又臣乡彭湖游击，原非旧设。自神庙时，曾置二千兵，岁糜洋饷二万余两。计其地孤悬海岛，守之易于接济，弃之犹恐资敌。若更番出汛，亦保无虞，即撤其半以助军需，亦无不可者。他如在在联络渔兵，在在操练汛兵，水陆兼制，文武并力，数年之后，海国且为金汤。知抚臣熊文灿及署督臣赵庭优为之，毋俟臣赘。至郑芝龙既蒙皇恩浩荡，开以生路，今其党已讎散，势不复投海外，正可束身戎行，独当一队，尽灭贼而图报效。若计不出此，徒倚亡命以护重费，恐内叛又不独李芝奇、郭芝葵数辈，非报（下缺）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一册七~八页。

会剿广东山寇锺凌秀等功次残稿

（上缺）按梁天奇题为残寇窜越赣州、粤兵追剿奏捷、谨陈情形功次、以祈圣鉴事内称：看得残寇窜入江西赣吉地方，粤、闽官兵协力追剿，自泰和、东沔、冠朝报捷之后，闽、粤将士，以塘兵被杀，米贵兵疲，闽将暂回闽中，粤兵亦回粤界。乃兵回而贼复聚，猖獗躡躡，劫掠无忌。广东总兵与监军道亟檄粤将张一杰等，领兵三千，间道疾趋，杀贼千余，大奏肤功。余党奔窜者，见在穷追，臣又差指挥陈仲勋，赉赏银二百两，驰至江西军前，犒赏战士；稍示投醪倡勇敢，以期尽剿外，所据报到前项功次情形，相应题报；伏乞敕下兵部类行核叙施行等因。崇祯五年九月初十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

又该广东巡按梁天奇奏为山寇据险滋蔓、官兵捣穴荡平、谨据实报闻、以纾圣怀并乞敕查叙有功人员、以昭鼓励事内称：崇祯四年十月十九日，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该两广总督王业浩会同广东巡按高钦舜题前事等因：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钦遵移咨札行前来，备查在事有功文武，应作何叙录？其中有无冒滥？作速查明，定限本年十一月中造册具奏等因。依奉案行按察司勘核去后。

崇祯五年正月十五日，据该司详称：移行岭南兵巡道、巡视海道督行广州府知府徐在中、推官颜俊彦及番禺、增城、从化、三水各县掌印官，将剿抚增、从功次勘核明确，造册缴道覆核缴司。又准岭东分守道移报勘过□□前来。该本司按察使朱之臣覆核得征剿（中缺）。

贼首陈万、石窟贼首锺凌秀，于□□□□□□月，合为一伙，蹂躏乐昌、桂阳、南□□□□□将吏随在堵击。五年正月，大破二贼于□□，贼逃遁回巢。随督兵将四面围定，计擒陈万正法；余党擒杀无遗。九连之贼盖亦尽歼久矣。锺凌秀逃回石窟，粤兵追击甚急。而闽将郑芝龙又卒当其前，贼不能支

，遂率众乞降。降意本真，而部下劲贼千人，欲散则无地可容，欲入闽充兵，则苦于受制，遂反降突出，阑入江省。凌秀虽即服法而逸，贼蚁聚日众，势成燎原。臣督兵将败之黄牛峒，杀贼一千三百余。漏刃余孽，连夜逃回石窟等处。臣于五年九月亲至闽境，督虔兵专事把截，督闽、粤兵分道四出各处搜捕，前后擒斩，又几二千。石窟之贼又已尽歼矣。臣与粤、闽督、抚，各经题报。臣见具疏请设县治于九连，移平远于石窟，不敢一字之文饰也。再照广东海阳、程乡间有巢贼张文斌、叶祆■〈浦上女下〉、刘粗鳞，向因流贼披猖，不能一时并讨。粤之道府姑用抚以羁縻。近奉皇上一穴不留之旨，督臣熊文灿见督镇臣邓懋官、道臣洪云蒸、周梦尹进兵攻剿，刘粗鳞先已授首，叶祆■〈浦上女下〉愿随官兵之功自赎，独文斌坚壁不出，见为官兵围困，计亦釜中之鱼。然系别伙巢贼，非流贼也。若流贼，则实实尽歼矣。

臣草疏已毕，正月三十日，又据潮州参将夏之木报称：张文斌于正月十五日夜，率伙五百人，盘山而逃，被官兵击败。文斌头、臂、足三处重伤，不能行履，潜匿崇先峒。官兵四山把截，擒拿张文斌并生功一百余，杀死一千余。二月初四日，又据镇臣邓懋官、道臣洪云蒸、周梦尹各呈报：张文斌已于正月二十二日，被官兵擒获，渠党俱歼。据此，则巢贼又复荡平矣，除会督臣熊文灿另疏具题外，敬因具奏而并及之，伏乞圣明俯赐垂鉴，敕下兵部查照施行等因。崇祯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

又该两广总督熊文灿题为擒获贼首、飞报捷音、并陈数月搜捕流孽情形、官兵实见勤劳、地方幸得安靖事内称：看得粤东山寇，界连三省；奸集五方，其倚负则层峦迭嶂，其号召则蚁聚蜂屯。自祖宗朝来，屡见告警，朝廷亦频加挾伐；载典故中；班班可考。即如崇祯四年正月内，渠魁陈万据九连山以立寨，逆首锺凌秀据铜鼓嶂以为巢，一时声势，互相倚角，党与数万，成群叛乱之状，不可向迤贼姓且达于圣明，庙谟尚烦其处置。惟时臣正受命抚闽，及奉会剿严旨，得粤之督臣王业浩、按臣梁天奇、虔之抚臣陆问礼协力运谋，至崇祯五年正月三日内，陈万、锺凌秀两元凶相继成擒，余党始奔窜于江右，更多一番劫扰，再烦明旨责成江西、湖广、福建、南赣、广东诸臣，共图夹剿。此气力之愈厚，而军威之益张，莫非皇上威灵遐鬯，遂有六月吉安地方黄牛峒一捷，贼实狼狈大败，得江西之害，仍归粤东之巢。故余孽又尽为贼首张文斌等所收，依然杀人虏财，凶暴无忌。臣于八月趋粤视事，值旧督臣王业浩先已发兵，旧按臣梁天奇正在施剿，南赣抚臣陆问礼、福建抚臣邹维琏，按臣刘调羹、江西抚臣解学龙、按臣倪元琪、湖广抚臣唐暉、新旧按臣白士麟、宋贤，皆兢兢奉王命，各督道将官兵，声名达于四境，盗贼屈于一隅。故江、湖之兵将远张其势，虔、闽之兵将近捣其巢。臣发原监军道洪云蒸、惠湖道周梦尹、总

兵邓懋官，督率将领张一杰、梁东旭、朱之胤等，以扫孽安良为主，并闽、虔道将，屡有擒斩，报功于臣。无奈余孽原是百姓，朝方为民而暮可为贼，在家则民而出外即贼，零星则民而啸聚即贼，父兄则民而子弟即贼，诚有诛之不可胜诛，散之无处能散者。到此机局，又不难于除盗而难于安民矣。据道将诸臣往返商酌，乃复行编甲之法，又行筑围之法，专责侯服总其成，细载花名团聚姓氏，有不附入者兵之。此程乡、平远之贼，擒者擒，散者散，安者安，渐有次第，只张文斌拥众数千，以岐山、蜡烛等寨为雄，势不得不尽力攻取。

臣尝与新按臣钱守廉手书商确，得其新锐之气，示以攻战之谋。而道臣洪云蒸、周梦尹主其画，镇臣邓懋官督其阵，潮州府臣黄日昌经其事，各县官措其米，海、揭二县正官设其诱，分布将官张一杰、朱之胤、夏之木等各路进兵分堵。自五年十二月内攻打以后，逆贼日在巢内鼓吹自娱，以为大兵莫与为敌，可谓恣肆之极。至六年正月内，官兵奋勇，仰面攻巢，虽多斩获，不无损伤。然得先烧二寨，实是官兵用命。臣即设处千金，以为犒赏。贼始势孤党穷，于十四日有夜遁之事。幸各将四路紧追，海、揭两县官诱其真党，得其匿所，故文斌不难于就获。看来若非有此一逃贼，且据险以守，虽为釜鱼；终是狡兔，尚烦攻打之术，难免岁月之延。今旋遁而旋擒，除一首恶，胜除么么千余；皆天见皇上之焦劳，惓惓在缉盗安民，故屡奉明旨之切责，一时文武将吏，无不奋勉，期图报称。即山寇出没靡尝，难保尽无窃发。然渠魁已歼，党宜速除，臣尤虑张阿五等皆文斌之羽翼，一同逃出，四散奔忙。此时一面急咨虔臣分兵严堵，一面亟催将领分路紧追，所以塞新贼之溃流，防其再入江右，已不遗余力矣。若剪旧贼之萌孽；默加制伏，明示兵威，从此再搜强横，稍有蠢动，即行芟刈。又须安置得法；保甲尝清，责成道府县官，步步加紧，刻刻预防。其安反侧而思远图，情理不外是耳。

追思此役，如粤东旧督臣王业浩，当群凶大逞之际，握全胜必克之谋，二魁并擒，三省受福。其在南赣，抚臣陆问礼居中调度，剿御咸宜，四应周旋，独多劳瘁。在江西，抚臣解学龙绸缪最密，谋算更周，粤贼元凶，早已熟悉。在福建，抚臣邹维琏早发重兵，申严号令，节有擒斩，实赖捐糜。在湖广，抚臣唐晖念切同仇，特选精锐，当先出境，大播威声。又如粤东旧按臣梁天奇，鼓舞将官，甄别功次，全资筹划，始获荡平；新按臣钱守廉，条令方申，邪魔自悚，威扬山海，气肃鲸狼。在闽之按臣刘调羹，规画胸有睿谟，鞭逐目无小丑，凡经料度，难出范围。在江右之按臣倪元珙，流寇偶出不意，胜算早有，严驱随扫恶氛，得臻安堵。在湖广之按臣白士麟、宋贤，先后俱经会剿，始终均藉远猷，法曜高悬，邻邦悉照。又广东之监军道臣洪云蒸，智略神有独授，勤劳人所不堪，历来渠魁，悉赖擒获。广东之惠潮道臣周梦尹，深谋皆

成远大，壮气悉是担当，除贼凶顽，救民水火。广东之岭西道臣王道元，昔破九连之党，今成罗定之功，余孽称平，旧勋难泯。又福建漳南道臣顾元镜，立身凌霄耸壑，御侮掣电驱霆，几番剿除，终归底定。岭北道臣祁逢吉，博大中有刚强，绥怀处是震慑，贼即猖獗，算能消弥。湖广、湖南道臣史启元，力御方张之寇，□撑震邻之危，□急奋身，闻风破胆（缺数字）。罗宽简练最精，骁勇皆集，前茅已倡得众，先声尤足惊人。潮州府知府黄日昌，数载为贼所苦，一心办贼有余，实见凶强，力图歼灭。海阳知县江愈敏，饶有心计，别用微权，狡贼竟归其笼络。揭阳知县陈鼎新，防于未然，图之已早，到底果收此奇功。以上文臣，数省多贤，众擎易举，特就最着而阐发之，余有一善一劳，果不可泯，容臣细查再报。

若武臣枕戈冒险，受尽艰辛，除闽将之陈廷对、吴献奎、傅随、刘俊、康元芳、王基昌、利瓦伊新等从前皆有擒斩，此后尤责把拦，及各省应听各抚按诸臣查叙外，如广东总兵镇臣邓懋官，运机权于指掌，冒矢石于鞠躬，满眼欃枪，一身驱扫；原任参将张一杰，三军甘苦共尝，两载战攻独瘁，虽经扫荡，尚赖撑持；惠州参将梁东旭，勇往直前之气，临机应变之才，名著于山，劳深于海；潮州参将夏之木，任方新而气锐，猷甫试而识周，能料狡谋，力追遁贼；原任游击朱之胤，捣巢身经当阵，擒凶功实居先，尝抱赤志，尤称劲骨；广东纳授都司侯服，情形悉熟，驾弩得宜，不可无此责成，且已着有实绩；广东加衔守备黄梦选，穷追奋不顾身，血战勇能挫贼，素称能干，今果骁雄。若肇标、广标、恩阳、罗定之总哨队目及惠潮各营之官兵、乡兵，其劳皆有可纪。即生员赖可元刘自昆等，均有向导协图之力，尤当优叙，以示激励。臣因是而思及往岁会剿之始，其奋勇破巢、设计擒首者，多赖闽将郑芝龙、郑芝虎率同心备总，弄大恶锤凌秀于一纵一擒之间。其分路进攻、并驱捣穴者，尚有粤将徐之龙、周一阳，皆各出其力，致逆首陈万有旋获旋斩之奇。以上武臣，皆久在行间，今日可称结局。若永图善后，异日尤赖消萌。臣故不敢泯没勤渠，特为叙录。且臣自数月来，屡接报单，屡行严核，向不敢轻易以零星塞责。惟限以元凶必获，即许具题，今果如其愿矣。除逆贼张文斌解到，即当正法，并损伤兵士另行查恤，及后来功次，再行查报外，谨会同南赣巡抚陆问礼、江西巡抚解学龙、福建巡抚邹维琏、湖广巡抚唐晖、广东巡抚钱守廉，据实奏闻，伏乞敕下该部，再加查核，覆请圣裁施行等因。崇祯六年四月初七日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

崇祯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该福建巡按路振飞题为贼孽搜捕已尽、巢穴捣洗一空、谨据实驰报、以纾圣怀事内称：崇祯七年四月初三日，据福建按察司经历司呈：奉本司帖文：崇祯六年四月初十日蒙臣案验，奉都察院勘札，二月十

五日，准兵部咨，职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南赣巡抚陆问礼题称：照得广东流贼，屡被官兵追剿，遁回员子山、铜鼓嶂等处。臣于九月初四日，亲至汀州，督率三省将士，四面堵截，分投剿捕。所获功级，臣与粤、闽省督、抚已先后题报矣。臣念贼虽散亡，然良民尚未复业，余贼尚怀观望，隐忧终在，飞檄广东监军分守岭南道副使洪云蒸、暨镇守广东总兵官邓懋官并驻程乡，严督潮州府县各印官，躬至石窟、松源、蓝坊等处筑围编甲，俾民无渔池之殃，贼无遁迹之所。又虑贼猝兽逸，檄江西分巡岭北道参议祁逢吉遍历各属，查点乡兵，操练军士，耀兵境上。参将汤允文、把总童大胜、金国柱、坐营指挥金之鼎，各统目兵，扼会昌、长宁、羊角等处，专事把截，毋容贼闯入一步，闽兵扼岩前、象洞等处。粤兵分为四路，听令齐进。

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五日，据分守岭南道臣洪云蒸呈称：石窟都为贼所从生之区，兵集而息，兵退而萌，盖该都乃平远与地之半，其人以贼为俗，而程乡之廖坡、蓝坊，亦渐染其俗，并不以贼为讳。其出也有祖饯，其归也必捆载；以其贖纳结强有力者。钱神无所不通，数千之贼立办。本处富民徙居别地，以致良民日消，贼党日盛。故欲贼党之消，必先使良民之盛。然欲良民之盛，必先有定居，以安其身，以固其围，无避贼避兵之患，则筑围之说也。石窟共八围，都司侯服亲督之，十日而围成，户册造完呈报等因。

同日又据该道禀称：此番闽、粤、虔兵七、八千把截各隘，俾贼不得逸一步，而在内清之以保甲，又行之以筑围，又日以宪谕招徕，愿充兵者充兵，愿归农者归农。总之，必于良民中搜出真贼，钤束诛鉏，方有着落。初意筑围毕，诱贼入围，举兵相向，围内良民，缚贼以献。不意围成而贼不敢入，散匿各山。故自十一月初十日起，各将督兵遍搜山菁之贼，即着乡约良民为向导。搜捕十余日，山村将遍，良民帖然为用，贼之就擒者正法。有真贼而入围，必十甲人俱结其无反状，方许入围。后此之教化，刑诛两用，则百年太平可望。此非兵力所及，皆本院玄筹指示也等因。

十二月初六日，又准广东镇臣邓懋官报称：本镇驰至程乡会议搜捕，而石窟寨一带未去。伏莽余孽与龙门流到残党合伙潜藏，夜聚晓散，窃发抢劫。若不乘此兵搜捕，终成滋蔓。十一月初五日，本镇会同岭南监军道副使再四面商，订期十一月初十日四会齐进，申明军令，俱要生擒贼功解献，以凭审验。闽将陈廷对繇岩前象洞一路，粤将张一杰繇梅子入番一路，梁东旭繇大繇一路，侯服繇金沙一路，把总谢定用督潮兵繇松原一路，务期同心协力，除恶安良，以结残局。崇祯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据游击朱之胤单报：奉令搜捕石窟残贼，督兵生擒贼犯黄大将等一百零二名，斩级四颗。又据福建原任副总兵陈廷对四次单报：生擒贼犯二百十名、妇女九口。惠州参将梁东旭二次单报：生擒贼

犯二百二十一名。统兵都司侯服单报：生擒贼犯十名，又招谕向化贼犯三十六名。统兵加衔副总兵张一杰单报：生擒贼犯七十名。石镇营把总谢□□□□□□□□十三名。潮州中营（中缺）俱经移解监军。分守岭□□□□□□□□□□据福建分巡漳南道臣顾元镜□□□□□□员山子、松源、蓝坊等处获功之数已陆续具报。兹又于十一月二十三及二十五等日擒获贼八十三名，器械二十一件，牛五十一头。计前后共获过三百八十四功。内有良民，实时审释，而真贼则十居六、七焉。至粤中诸将所获更多，贼党约略已尽等因各到臣。

该臣看得：平远之石窟都向产盗贼，锤凌秀即石窟人也。地方良民既避贼，并避兵，相率远徙亡命，不究结茅以居，丑类繁多，致程乡之廖陂、蓝坊、松源化为贼随，芟雉蔓延。据父老所传，书策所载，凡六十年一大征，盖亦气运为之也。兹仗皇上神武奋扬，天威赫奕，阁部诸臣密勿赞襄，渊谋指示，暨三省督抚按司道诸臣同心匡济，悉力指麾，用能使百年逋寇，悉就诛夷，遍地贼巢，俱各迅扫。从此闽、粤、虔俱各宿兵善后，道府有司将此地刻刻留心，有奸必察，有抑必伸，有苦必恤，日渐月磨，持之勿懈，行见盗窟化为邹鲁，而强暴皆为善良矣。除有功员役俟粤、闽督、抚题叙外，恐圣明轸念东南，久廛宵旰，先将搜捣情形，从实驰报，伏乞敕下兵部查照，并敕三省诸臣善后抚恤施行等因。崇祯六年二月初一日奉圣旨：据奏残寇略尽，地方宁谧有功员役，着各巡按御史勘明汇叙；其善后事宜，并着该督、抚酌议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到院，备札前来。奉此，仰

□□□□□□□□□□事理，即查疏内闽省□□□□□□□□□□□□□□叙录，于中是否有冒滥，逐一确勘汇详，以凭具题施行等因。蒙此，又奉巡抚邹都御史案验，准兵部咨行司：即便会同该道将善后事宜作速议详，以凭回奏等因。

奉此，又为闽师深入贼穴、擒馘大伙再捷事，据本司经历司呈抄，蒙本院案验，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职方司案呈，奉本部送科抄出福建巡抚邹维璉题前事内称：看得九连山贼，残破走粤，凭岩依洞，引类呼党，日谋蠢动。而南赣抚臣陆问礼、广东岭南道臣洪云蒸恐其良贼混杂，玉石难分，于是悬榜解散之。且又题留闽兵久戍一年以困之。歼渠魁，赦胁从，盖真老成长算哉。闽以六月兴师，千里馈粮，官兵二千七百余名，每月月粮、行粮费有三千六百余金，总计一年约费四万金。行粮每兵每日旧止一分二厘，臣念远征，增与二分，宁令宿饱。此外犒赏有加，寒袄有给，吊死问伤有恤。盖臣虽当海寇之急，而未尝不苦力撑支，以应山寇之役。然见各兵远戍，风餐露宿，染瘴多病，窃谓长年坐守，师老财匮，恐蹈清人河上之咏，乃屡致书虔、粤、江省当事曰：兵机无常，因利乘便，尚有机会，则亦不必坐定一年而不剿，使闽早结此

局，得以全力制海寇，亦大幸哉。诸臣皆以言为不谬，而有同心。

臣又窃思铜鼓嶂诸贼，分为大伙，札营屯聚，正宜先攻其巢破之，以寒员子山贼之胆。乃檄分巡漳南道臣顾元镜，监军速进。闽将陈廷对首冲贼营，获其魁郑蛟精、九良星等，擒馘三百余名。而贼首王朝仪自缚来降。铜鼓一带，扫尽无余。臣业具疏上报矣。至于员子山、石窟寨，天设岩险，以为贼穴。顽贼负固，不入良民之围，养靡必溃，何如速决之为快？臣亦每檄道将，约会虔、粤共图之。乃两广制臣熊文灿壮猷远略，甫到新任，肃将天威，将兵四出，号令如山。而道臣洪云蒸深识兵机之进退，手札订期，遂有此捷。则员子山一带，亦将扫尽无余矣。

此一役也，闽之官兵探虎穴而得虎子，阵斩三十一级，生擒三百四十一名，妇女九口，器械一百五十五件，牛马六十七头。主将陈廷对履危蹈险，身先士卒；守备吴献奎、孙继盛、傅随、刘俊、高元极、把总陈廷式、中军把总康元芳、李国英等，俘丑缚魁，奋不顾身；俱有折冲之壮志，已见忠勇之明效。至如道臣顾元镜，发纵指示，运筹决胜，手画山溪之险隘，虏在目中，令严刁斗于行间，师行枕上，绩已着于封疆，望实隆乎节钺。汀州府知府笪继良，练兵储糈，设备固围，能使只寇不入于闽境，当是甲兵夙贮于胸中。汀州府同知黄色中，到任三日，即奉道委往粤督战，壮心勃勃，如庖刃之出新砢，硃骨棱棱，知霜蹄之能千里。上杭知县陈正中，其人退然若不胜衣，其勇浩然可敌万人，料度军机，揣摩贼势，一一有中于肯綮，往往不爽于分毫。此皆宣力会剿之局，而臣不敢不录其劳绩以待优叙者也。臣谨会同两广督臣熊文灿、南赣抚臣陆问礼、福建按臣刘调羹拜疏报闻，伏乞敕下该部查核施行等因。崇祯六年二月十三日奉圣旨：已有旨了，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移咨到院，备札前来，仰同抄案呈堂，即将九连山平寇文武官员功次，从实确勘有无虚滥，查明先后勘札，一并汇叙具详，以凭回奏施行等因，抄呈到司。

蒙此，卷查先为遵旨会剿，三战三□，□□□□□□御史案验，奉都察□□□□□□□□□□奉本部送兵（中缺）前事内称：该臣会同两广总督王业浩、南赣巡抚陆问礼、福建巡按刘调羹看得：流寇之负固也，总是倚山为势。臣此番移驻上杭，与道臣顾元镜单骑而行，遍视扼要。至出闽入粤之处，一望皆层峦迭嶂。其中苍郁幽窈之象，若非人迹所到。而土人一一指点，某代贼据于某处，俱为贼巢。其险阻窟穴，是真有天造地设。远者不必论，即我祖宗朝来，猖獗狂逞，载在典故，不一而足。盖此山一带，曲折绵亘，延袤千里，自有召之也。如贼首锤凌秀为平远县人，不过一无赖之徒。本年二月自粤流突于江、闽之间，伙党仅有千余。及三月初，复遁入粤，与惠州之贼蜂屯蚁聚，即号有二、三万，恶氛不可向迳。而锤凌秀一贼，即据铜鼓嶂为巢。铜鼓

嶂者，界连大埔、海阳、揭阳、海丰、程乡等县，周围三十六面，皆悬崖峭壁。贼聚其中，约以万计。掠去妇女财物，悉贮于此。又占据九龙新渡，收粮取税，莫敢谁何。

总督臣王业浩有九月会师之约，其间机略操纵，固料贼已定者。又南赣抚臣陆问礼分割进剿之策，常有密札往来，皆为胜算。而署潮州道洪云蒸，八月间已远差役至闽，与臣共议剿贼之举，布置且甚悉焉。潮州知府黄日昌，尤为同心办贼者。臣遂发郑芝龙等劲兵一枝，驻于粤之三河坝，相机明进，乘势暗袭。至九月二十二日，郑芝龙等即有掩杀新渡之捷，斩贼夺马，获器焚舟，贼惟破胆归巢。芝龙等复至三河料理，默窥贼之动静，以图攻剿。乃贼又恋恋新渡。盖不据此渡，则粮路绝矣。至九月二十五日，潮州参将郑嘉谟，躬领骁兵，乘夜密往，又有大铙破贼之胜。从此而贼益深退，新渡之商贾大通。贼受挫已极，即有欲渡丙村之举。丙村乃程乡县属也，郑芝龙探听已确，十月初三日，密遣郑芝虎、陈鹏等领兵三百，潜到丙村，以待贼至。初六日，贼果有千余而来。锺凌秀实亲与之。大意愤恨芝龙辈独铙其锐。此番贼尽选精悍，欲与郑芝虎等决一死战耳。芝虎等阳示以弱，阴伏其强。贼欺我兵寡，拥众直冲。俟其逼近，而我兵大小铙忽尔蜂发。贼不能支。斩者、死者、逃者，极其狼狽。所获马匹更多。贼从此不敢妄窥丙村，止有入巢喙息而已。此举以三百官兵，制强贼千余，郑芝虎、陈鹏、胡美等可谓勇于用命矣。郑芝龙随将贼巢情形，采访已确，可从小径捣巢。遂于十月十三日，率兵奋勇直从丙村而进。计十三、十四、十五、三日奔驰三百余里，披荆棘，履危险，到处即杀，杀处即胜。使贼应接不暇。诚虚空一霹雳也！芝龙于十四夜，即在锺凌秀住屋居停一宿，烧毁粮米二千余石，打破鼎锅一千余口。十五日之早，贼仍集众来战，复被芝虎等大杀一扬。练二总死于此矣。贼计无聊，贼胆皆碎，恃其路径幽深，即奔于小尖山。我兵连日困顿，孤军难以久留。郑芝龙等旋从新渡而出，乃住三河，稍为休息，再图计剿。是铜鼓嶂一巢，贼正欲据此以为久计，今仰仗天威，出不意而大破之，可以少泄神人之愤。虽近报又逃出径心等处，然已夺其险。况粤兵四集，自能堵御。据粤东镇臣邓懋官手本到臣，知己连胜惠州之贼，必无难于潮州之贼也。臣又严檄郑芝龙等速探贼之去向，协力紧追，求无负会剿明旨。度此贼屡经挫败，扫荡终有日也。至严固闽之疆宇，有前按臣罗元宾题允岩洞建筑墩台，臣已相度布置。而新按臣刘调羹正入境受事，先声壮猷，更足以慑贼矣。若汀、杭，有道臣顾元镜募兵置器，勤于操演，且督率上杭等县实练乡兵，直堪守御。谨将近日进剿情形，据实报闻，以纾圣怀。伏乞敕下该部查核施行等因。

崇祯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看得：流贼猖狂，文武悉心剿御，大破贼巢，功委足录。但未经勘，难以具覆。相应咨行巡按御史，照例确勘具奉，以凭覆叙等因到院。准此，备札前来，遵照来文内事理，将前项剿贼功次，分别殿最，确核具奏等因。奉此，抄案行司，即便移会分巡漳南道，将前项剿贼功次员役，逐一勘实具详，以凭覆核等因。

蒙此，随即备关分巡漳南道查勘去后，三月十九日，准该道关称：看得锺凌秀，广东平远县石□□□也，斩木揭竿，招亡纳叛，聚众万人，流毒三省。

（约缺三字）会剿，奉抚院熊文灿指授方略，檄本道厉兵秣马，分札要害。而两广总督部院王业浩、南赣巡抚陆问礼，俱各调粤□□□□□□□□院复屡有檄札，示本道进剿□□□□□□□□宾，密纬深心，屡示本道战守绸缪之策。

（约缺四字）张四面之网，使贼无所用其奔突，一举而扑灭之。而贼果退入铜鼓嶂矣。此嶂界连潮属五县，周围险峭蒙茸，止蜿蜒一径可通出入。而掠食于新渡，通线索于丙村，皆其肘腋凭陵之地。自以为负嵎之虎，莫之敢撻。

至八月间，抚院熊文灿发抚备郑芝龙，率同郑芝虎等，领兵二千至上杭会剿。贼辈犹以海上之兵，知水而不知陆，侈口为不足畏。及九月初旬，抚院驻节上杭，密遣间谍利瓦伊新等窥锺凌秀动静，一面移文密订，一面料理出征。遂于本月十三日，发芝龙兵抵大埔县三河地方，渐与贼巢逼近。而以标兵图兵屯驻于境上，防其冲突。然侦探贼辈，犹然虎踞鸱张，欲出不意，夜袭三河。已而探知芝龙有备，其谋遂寝。抚院熊文灿于芝龙出师之日，列款数十手授之，更许其便宜行事。粤、虔两抚院与新按院梁天奇各驰檄奖谕芝龙。且念其客兵，檄道府百凡照管。而又当按院刘调羹入境之初，伟略壮猷，尤足资先声而寒贼胆。自是芝龙兄弟愈益感奋，思得一当以报。且先是虔院发赣州参将金文光、守备曾士英各统重兵，扼要应援。而粤东总镇邓懋官因惠寇渐次荡平，亦亲督官兵入潮。并檄潮州参将郑嘉谟，与芝龙合兵进剿，檄惠州参将朱汝忠，带兵堵截去路。故贼不敢出巢肆掠，而芝龙兄弟胆智兼优，谓新渡乃其抢粮之处，急宜先扼其吭。遂密遣芝虎同翼总陈鹏、郭燿、林察、哨官胡美等督兵五百，乘夜至彼袭剿。贼一见我师，且战且走。芝虎等兵阵斩首级一十四颗，杀溺死者无算，生擒真贼九名，烧毁贼船四十五只，夺获马匹器械称是。此九月二十日新渡之初捷也。而潮州参将郑嘉谟复以大铳击败贼舟。于是贼不敢复窥新渡劫商船，而欲从丙村一路渡河而遁。芝龙随遣芝虎、陈鹏率胡美等带精兵三百余名，星驰堵截。芝龙又亲督中军郭燿、林察，会同潮州参将郑嘉谟、抚院差官王已观、王万贯统兵一千名，从轻舟飞渡。而贼党已先逃出丙村，被芝虎计诱，以寡击众，斩获贼级累累，夺获战马二十七匹。贼不得渡，仍踉跄奔入嶂中。此十月初六日丙村之再捷也。芝龙随遣孔维德入山侦探。据称

贼两次被衄，虑恐官兵劫窠，已将妇女轻輜财物移小尖山，日夜谋遁员子、九连等处。芝龙遂用程乡生员李生芬、练总陈明庆等十三人为向导，于本月十三日，同芝虎等统率大兵，披荆扞棘，昼夜兼程。十四日直抵贼巢，大战于黄溪沙、南溪坝等处，杀贼不可胜计，夺获战马三十五匹，器械一千二百余件，烧毁粮米二千余石，破鼎锅一千余口。十五日早，贼大愤恨，贼众四千米战。复被芝虎等大杀一场，练二总死于王贵长鎗之下。锤凌秀势蹙计穷，随带余党，连夜从僻径奔小尖山，逃出径心。是日也，适本道奉抚院宪谕，驰往程乡，与广东监军道洪云蒸、总兵邓懋官商略剿局，取道山间，距嶂仅十五里，只闻铙炮震天，隐隐有喊杀声。果于十九日接得芝龙露布矣。此则十月十四、五两日铜鼓嶂中大战捣巢之第三捷也。

照得锤凌秀桀骜难驯，阴狡叵测，此则一番大创，皆仰仗圣天子神武布昭，宠灵震迭，三省各院台运筹帷幄，胜算折冲，以致文武同心，将士用命。而郑芝龙、芝虎以海上之水师，探山间之虎穴，长驱直捣，有如振箠，真足褫陆梁之魄，而纾神人之愤。今凌秀率众求降，投诚乞抚，固因三省大兵追蹙，计无复之，亦向者三捷之余威，有以慑入其肺腑也。

兹奉宪行查叙，以文职言之，则谊切同舟，恩流挟纩，以一身办惠、潮堵境之贼，而调度方略，始终与闽、虔相表里者，广东监军道洪云蒸也。谋握机先，虑周事后，晰情形于指掌，而收折冲于断金者，江西岭北副使张玮、参议祁逢吉也。悉心计议，预拨解司兵饷，以资行粮，使饱腾用命者，藩司桂绍龙也。饬郡邑练兵措饷，以固吾圉，更指示抚剿机宜，鳃鳃为地方计善后者，臬司潘曾紘也。至有司之在闽属者；上杭知县陈正中，栉沐从戎，拮据军务，至积劳成病，呕心视事，盖功之首出者；而归化知县杨起鳌，当抚院移镇之日，仿昔年王文成讨贼事例，暂委相兼料理，劳勩亦不可泯；武平知县许学尹、永定知县陈天佑，皆逼邻贼窟，诘奸运饷，各着勤劳；长汀知县薛应聘、连成知县杨俊卿、清流知县周敏中、宁化升任知县钱名寓，皆谊切同仇，措解军需不遗余力；而延平推官曾守训，亦蒙委管戎务，薄效驰驱；汀州知府笪继良，虽到任在报捷之后，而军兴未竣，督催料理，备极苦心；汀州推官陶自强，虽被参无酬劳之望，而身际艰危，黽勉支撑，亦称同患。在粤属者：潮州知府黄日昌，料敌制胜，绰有沉机；程乡知县倪光远、大埔知县李秀实，备办船粮，事事应手。若夫佐领杂职，如上杭县丞沈之纪，共办军需，手口交瘁；归化巡简陈应庭，运饷着劳，贾勇杀贼；上杭典史张兼，夫马咄嗟立办；仓大使林万矿，馈饷不避艰辛；官职虽卑，皆有片长足录。而乡官署丞周思文，督铸大铙百门，费省工坚，急公任事，相应一并叙及也。

以武职言之。郑芝龙、郑芝虎热血一腔，浑身是胆，弄剧贼于股掌之上

，扫积氛于蛇豕之丛，劳苦功高，无出其右；把总陈鹏、郭熺、林察、哨官胡美，骁勇善战，身先士卒，斩获独多，并应纪录；哨官朱华、陈经、武翁魁、郑英、陈豹、陈秀、吴华、林宠、郑成、郑然、陈顺、听用官李明、杨耿、邵俊、郭庭、周奇标、黄泰、黄领龙、唐德胜、罗茂、丘登泰、杨武烈、何云、郭之英、永定乡把总王志举，俱奋勇争先，各有歼获；哨官许泽，防御要冲，把截去路；而倾心用命，出死入生，则捕盗王贵、曾续、黄明、郑四、翟章、张耀、林春、林明、李寅、陈廷、吴一，皆有冲锋之绩，均当一并叙赏。抚院标下千总王万贯、王文浩、王已观，戮力从征，制造火药、火器，以资破敌；把总吴献奎、哨官李光启，整顿器械，供给军前，并应叙及。至于身入贼巢，假称投贼，冒白刃而行间谍，使我得洞悉其情形而颠倒之，则利瓦伊新、孔维德、林泗、锤绅，其劳有足多者。若夫武平守备邓良藩、把总李国英、千户潘应麟、百户康元芳、札委，其劳有足多者。若夫武平守备邓良藩、把总李国英、千户潘应麟、百户康元芳、札委把总童日升、许胜，虽不与战阵，皆统率官乡兵，枕戈境上，犄角应援；此六弁者，不敢望叙，然亦不忍遽没之也。粤则潮州参将郑嘉谟，带同把总区昌荣、张承祚、郑斌，与芝龙同心协力，始终共事，擒斩颇多；惠州参将朱汝忠，督兵把截西洋、鴈洋一带，断贼北渡之路；湖寮练总蓝守健，亦带兵百余，随阵冲杀，斩有功级。虔则赣州参将金文光提兵二千，守备曾士英督兵一千，各于切近要害处所，相机堵杀，斩级累累。凡此皆有功于捣巢，相应一体叙录，以昭激劝之典者也等因，移关到司。

该本司署事福州兵备道按察使沈萃祯覆看得：粤贼锤凌秀，始以啸聚千人，流突江闽，曾未半岁，而连合惠州之党，动拥万众，贼势滋张。其后锤凌秀遂据铜鼓嶂为兔窟虎岫，莫可向迹，诚恃此山复道悬崖，羊肠一线，人境隔绝，介马难驰，则抚院熊文灿所谓险阻窟穴，山若召之，而贼以用其险，所从来矣。况踞三省毗连之界，遶五县绵亘之途，控新渡以掠民粮，窥内乡而恣出没。贼殊自负得计，谓谁有足踏崎岖、算周幽渺、神与之往来川谷、出一奇而制死命者？孰意抚院自奉会剿之役，离省会，赴上杭，远略沉谋，虜在吾目。重以两广部院王业浩，精心操纵，提胜着于师中；南赣抚院陆问礼，密札运筹，洞情形于指掌；前有按院罗元宾，战守绸缪，夙勤借箸；今复按院刘调羹，霜棱骏发，亟振声施；兼之粤东新按院梁天奇，揽辔澄清，驰檄鼓励。于是该巡道副使顾元镜，机宜久习，要害驻师，矛渐剑炊，寝食不假，日与本抚院密行间谍，侦问土人。凡贼所诘垒，深箐层峦，一草一木，无不暗标私识，以使兵士攻伏匠心。其于贼之忽合乍离，饮食寝处，无不刻刻远采形踪，核实洞虚，令情无纤遁。而时则粤道监军洪云蒸、虔道副使张玮、参义祁逢吉，布置甚设，誓志同仇。贼亦稍股栗矣。顾贼即稔知郑芝龙兄弟胆智双雄，而犹谓水

陆互有短长，谋袭三河未已。芝龙以抚院手授方略，粤重兵递至，遂决意先发，夜走袭之。芝虎率同陈鹏、郭燿等以五百人破敌，擒斩毁船夺绮，手扼抢粮之吭，使贼不得饱，大挫其锋。是为新渡之初捷。旋粤将郑嘉谟奉粤镇邓懋官军令，以大铙击败贼舟。带同把总区昌荣、张永祥、郑斌、参将朱汝忠、练总蓝守健厚集兵力，以遏贼冲。又虔将金文光率守备曾士英，提兵共三千人，相机堵杀。而我兵气益扬矣。郑芝龙率精兵驰赴，而芝龙亲督郭燿等轻舸设诱；用寡用奇，马步合歼，贼败散，踉跄退入嶂中，亟思他图。是为丙村之再捷。于是芝龙日夜枕戈，更思得当，获巢取子。则向者土人间谍所为，习熟讲求，今日正堪用之向导，而且披榛扞棘，挥众前驱，果同芝虎等大战黄溪，尽拔其寨。一时马匹、器械、辎蓄、鼎锅，尽经荡洗。贼以鸟兽散。是为铜鼓嶂捣巢之三捷。从此贼党出走化离，困兽犹斗，而暂亦计穷力拙，面缚乞降。则诸捷实为之大创矣。

是役也，始以负固蜂屯，所在驿骚，今以畏威慑伏，摇尾投怜。是固赖我皇上明德舞干，神武遐畅，暨三省各院，操握得其要领，顾眇于生心，所以一时文武诸臣，戮力芟夷，疆圉克靖。而郑芝龙、芝虎间关冒险，热血满腔，谋勇并标，始终着绩，则所得于鼓舞素矣。今如南赣抚院与江西、广东两院，皆肇昼勇周，神机四应，扫欃枪于千里，奠诸路于阽危，庙堂应有特旌，匪职所敢僭拟。其两省道将郡县各官，如漳道之所胪列，皆调度随方，犄角成势，亦应听彼中勘叙，以报肤功。即如抚院熊文灿，谋从谏出，意与神通，知人任人，而人自输其心，始事终事，而事总殚血诚，其一片体国救民、宵旦遑遑之意，殆有思所到即手口尽挟风雷，机所运即变化莫窥神鬼者，猷绩殊伟，彝典所先。前按院罗元宾谟谋密匝，环设四面之网，遏寇鸱张；今按院刘调羹，识虑精凝，立扬赫濯之威，收功振箠；是俱上徼宸鉴，宁使外吏扬言？

其在闽省：文职则该道顾元镜，以全副之精神，当艰危于剧地，上则运灵指臂，事克应于咄嗟，下则提挈紧关，虑独抽于眉睫，既行间之积瘁，更帷幄之摠诚；如给糗粮，以俾士卒腾饱，而投醪用命，则有藩司桂绍龙；如饬民兵，以酌抚剿情形，而沉机善后，则有升任原皋司潘曾纮。他如拮据呕心，锐图灭贼，有上杭知县陈正中。而归化知县杨起鳌，奉委独劳，允资料理。治逼贼巢，诘奸运饷，则有武平知县详学尹、永定知县陈天佑。而长汀知县薛应聘、连城知县杨俊乡、清流知县周敏中、宁化升任知县钱名寓，措应军饷，不遗余力。其延平府推官曾守训，驰驱戎马之场；汀州府知府笄继良，克竣军兴之事；即被参推官陶自强，曾藉支撑，亦瑕瑜难掩。至于佐领杂流，则上杭县丞沈之纪、归化巡简陈应廷、上杭典史张兼、仓官林万矿以及乡官署丞周思文，任事急公，皆当并叙。

武职则郑芝龙、芝虎，以沉鸷之资，习多算之胜，水将而统陆师，备尝劳苦，客兵而歼巨寇，树功独奇。诸如把总陈鹏、郭燿、林察、哨官胡美，骁勇善战，斩获尤多。其哨官朱华、陈经、武翁魁、郑英、陈豹、陈秀、吴华、林宏、郑成、郑然、陈顺、听用官李明、杨耿、邵俊、郭廷、周奇标、黄泰、黄镇龙、唐得胜、罗茂、丘登泰、杨武烈、何云、郭之英、永定县乡总王志举、哨官许泽、捕盗王贵、曾续、黄明、郑四、翟章、张耀、林春、林明、李寅、陈廷、吴一、千总王万贯、万文浩、王已观、把总吴献奎、哨官李光启、龙胜、利瓦伊新、孔维德、林泗、锤绅，或先登，或守要，或制器军前，或轻身探敌，谊均效力，叙赏所宜。至于武平守备邓良藩、把总李国英、千户潘应麟、百户康元芳、刘委把总童日升、许胜诸人，虽未经战阵，而劳勩有不容泯者。以上俱就闽言闽，铨次本末，冀昭激励。若夫按三省之□□□□□之初终，谁为攻心伐谋，（中缺）。

崇祯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抚院熊文灿案验，准兵部咨：职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南赣巡抚陆问礼题称：照得广东山寇，原分两伙：一伙巢九连山，贼首陈万；一伙巢铜鼓嶂，贼首锤凌秀。各有贼党四、五千。旧年三省会剿，非不各有斩馘，奈贼首未获，以致随败随猖。臣与三省督抚道将，刻期鼓励，誓必歼渠魁，扫除余孽，不以贼遗君父。今藉皇上赫濯声灵，文武殚心用命，两贼已就缚。

崇祯五年二月初五日，据广东监军道副使今降二级戴罪管事洪云蒸呈：准总兵邓懋官手本移称：潮寇锤凌秀与九连贼首陈痘■〈疒里〉即陈万合伙负嵎，于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十四日突出江西之南埠，遂入南韶，攻桂阳，劫水南，旋透梅关，攻劫保昌之乌径等处。声言来攻南雄。本年正月初五日，本镇会同监军道躬亲督战。参将徐之龙、江鼎、张一杰、游击周一阳，驱兵奋勇，大破二贼于鱼产地方。贼星夜败走。锤凌秀走定南下车。本镇督发张一杰，统兵向潮，会同福建抚夷游击郑芝龙、潮州参将郑嘉谟、都司侯服、统官乡兵，紧纵追剿。陈万走南埠，入樟坑。本镇督发徐之龙、王鼎、周一阳，督肇标东西山官兵，奋勇径抵樟坑之曲潭，阻贼之前。飞檄参将梁东旭，督惠兵札上下坪，截贼巢口。把总卢日龙等，统兵札苦竹澳，截贼之后。又分布罗锦、罗弘功、张灿各统官兵，把守忠信司，防贼走路。贼首陈万见四面围定，无路可逃，乞典史费映奎、守备张承祖单报，情愿出降。十九日张承祖引陈万自缚出降。该本镇查看得陈万负隅九连，伙党数千，攻城劫墟，恶焰滔天，杀戮人民如刈草管，三省巨盗，万民仇毒，今大败奔逃，势穷乞降，正天亡之时也。合将本犯解道定夺等因到道。该本道除将贼首陈万并同出次总谢廷桂解赴两广督院外，拟合呈详等因。

二月十六日，又据该道洪云蒸呈为飞报官兵捣巢、奋勇大破九连流贼事：准总兵邓懋官报称：正月十九日，本镇亲督从征将士，深入樟坑捣巢，斩获多功，除另报外，余贼走入九连山。又督发徐之龙、梁东旭、周一阳繇上下坪进剿。又督发王鼎繇忠信司进剿。本镇驻泷头调度。南赣参将金文光、原任守备曾士英把守白沙中村一带。省标官兵把守樟坑、曲潭一带。又分拨惠兵把守下热水一带，把总叶天麟督乡兵把守青草洲一带。二月初二日，各将直入上下蓝州。九连肚贼党见官兵势大，各自奔散。本镇深虑突往潮境，与锤贼合伙，就于初五日早自泷头单骑统兵，亲自追剿。途中据报，流贼奔出忠信司、大湖。初四日，在段秀墟。王鼎督官乡兵随后尾追。本镇于初六日追到大湖，就据王鼎飞报，贼有六、七百自坑下来，遁入山丛林中。职于澳口围守。贼从左边陡岩攀援。我兵尾追二十里，就阵斩获首级二十八颗，生功四名，贼妇二口。又追三十余里，贼黑旗先锋逞凶前来。前营高招手张瑞龙就以招杆枪先刺贼旗手贯胸，次刺一贼贯喉，众兵鼓勇向前，贼遂大败。逐地斩获，逐地抛撇，妇女、幼童及投水死者无算。计至猪婆寨地方，凡七十里，大战七次。紧追之际，见典史费映奎从营中匹马走来，盖贼向挟费典史为质，今势穷蹙，不敢稽留。因知贼连日乏食，我兵勇气百倍。把总张应鹏、徐志遂齐出大战，斩获功级七十颗，夺回妇女、幼童、旗帜、器械，俟查明另报。贼自大败，不成行伍，间有三、五十，四散奔逃，俟探的尾追等情到镇。本镇督师途次匆忙，合请转报等因。

并据和平县知县周盛典申称：督率四图乡勇，各从该处练长防御捕剿。值流寇奔突，正月二十七日起至二月十一日止，督率乡兵千长前（疑脱），共计获生功九十二名，斩级一十八颗，俱系大伙真贼等情。又据平远县知县董翼圣申称：本年二月初十日，据九乡带兵生员韩凤腾、韩起龙、加衔守备谢志良等报称：有流贼三百余，从河头地方而来。各率部兵前与交锋，当阵斩级一百余颗。造册申报间，复有流贼突至坝头地方。各兵奋勇向前，生擒贼首三名，一名白蛇精，并刘二总、吴二总。又生擒从贼三十一名，贼妇三口，斩级四十七颗，器械五十件等情申呈前来，合行转解。

又据江西分巡岭北道参议祁逢吉为会剿流贼解报功次事：淮南赣参将金文光手本移称：职奉委率同原任守备曾士英、营总王明高、温子魁、朱家垣统领官乡兵二千员名，与广兵合剿。蒙广东邓总兵纸牌，派职等合札泷头、中村、白沙三路堵剿。二月初七日，据塘兵刘文报称：巢贼见大兵交集，各贼四散逃走，半从河源溃去龙川、平远等处，半据巢穴。该职调发曾士英、统领把总王明高、温子魁、朱家垣、张羨、张云、谢国起、叶清、徐谨、陈九冲、乡总生员赖上举、廖用光、郭顺之、谢乔迁、曹守约、乡总叶再宿、廖用廷、赖魁尹

、徐养湖、徐鴈、叶再儒、再闰、再造、再述、再简、刘祥、李邦栋、赖锡、元勉等分路直入九连、七星湖、左坑、背阴、肥猪坪，前后凡五战，斩级一百一十三颗，锐死堕落渊崖无数，俘获生功五十一名口。阵亡官乡兵五名。所有生俘，合就移解到道，转解到臣。

该臣审据贼首李和尚供称：前犯南安，身为先锋，手刃七人。其余卢万亮等亦攻犯南安之贼。臣审其情罪最真者，遵奉敕谕正法梟示外，又据原任琼崖参将李相呈称：职密受本院方略，会同参将金文光、守备曾士英，与广东将领分路攻击贼首陈万，遂已就擒。本月初二日；复攻贼于上蓝洲。职料贼势穷迫，必走忠信司。遂领步兵疾趋田螺塘，把截总路。至初四日，有贼千余，果繇腊右而来。督兵迎敌。贼抵班鸠锐不过，即溃散奔逃。当被把哨刘宗圣等生擒强贼四十一名（约缺三字），斩级一十九颗。而（中缺）道复核类题外，又据广东□□□□□□徐良栋呈称：本年二月初九日，准福□□□□□郑芝龙飞报为捣巢大捷、贼魁乞降、三省共收荡平事报称：职遵令奉旨会剿流贼，师驰长乐，侦锤凌秀率众五千余，遁平远、三洲墟、马鞍潭、石窟寨等处屯札。随于正月二十六日，长乐掩旗息鼓，坐船而来。三十夜至程乡。是夜督拨备总郑芝龙、陈鹏、郭熺、林察、胡美等哨捕兵，仍发银着令兴县监生罗弘功带募乡民前进。又潮州遣发乡兵□□□□□□□□二千，□□□□□□行，又潮州左（中缺）殆尽。目前已自救宁。其锤凌秀□□已久。前两广督臣王业浩具疏题报，已奉量开一面之旨。今据道将称其三次乞降，容可免其一死。余党见议安插，尚当与督、抚、按臣虚心商榷，以图善后。粤、虔天未，恐廛皇上南顾之忧，谨据道将所报，从实驰报一切剿抚情形，并前后剿捕各功不及备列，统俟查明会题。伏乞敕下该部查照施行等因。崇祯五年四月初四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

又该福建巡抚熊文灿题为捣巢大捷、贼魁乞降、三省共收荡平事内称：看得锤凌秀一贼，潮州府平远县人也。纠党数千，流毒三省，亦云久矣。往岁奉旨会剿，臣与粤东督臣王业浩、南赣抚臣陆问礼，同心协力，必期殄灭，以纾圣主南顾之忧。自臣于四年七月内遣郑芝龙、郑芝虎、陈鹏、林察、郭熺、胡美等一枝骁勇，前赴扫除。惟时锤凌秀虽暂尔逃逸，然已先夺其魄矣。随因郑芝龙等深入隔省，兵病粮乏，暂回闽省裹粮募兵。臣即于闰十一月措处钱粮，抽调兵士，仍发郑芝龙等刻期起行，远赴粤东，以应粤、虔督、抚两臣之急。今于本年正月内，据实漳南道臣顾元镜；又报锤凌秀等率众屯札石窟寨，其意叵测，申报人林祥称：锤凌秀等当二月初二等日被郑芝龙步步追杀，不及造饭，力穷势迫，故有此降。臣再三熟玩露报，郑芝龙等奋勇有余，锤凌秀等之求生无路，其真情俱可概见。据报人口称：郑芝龙即押同锤凌秀于二月初十日

前往投见督臣王业浩、抚臣陆问礼，彼中定有处分。计此时着力，不过责成府县安置妥帖而已。事在粤、虔为政，非臣所能越■〈爻且〉者。臣尤虑其身受降，而心怀诈，惟谆谆严谕郑芝龙，时刻提防，必使余党尽散，反侧俱安，无致狡猾疏虞，斯为万全之举。度芝龙辈必有主张牢笼，非漫漫无术者。此一役也，能使数千积年惯盗，一旦罗列乞降，且使贼首两次自缚，非慑心志，不能有此。郑芝龙等前破铜鼓嶂一巢，今破石窟寨一穴，令贼穷无所归，可谓威名益彰，勤劳大着矣。臣于出师时曾加郑芝龙参将职衔，以□□□□□□□□芝龙、郑芝虎俱是大用之才，能为封□□□□□□□□□□□□□□□□尤在粤、虔两院（中缺）。

练总蓝守键共官兵□千余名，衔枚□□□□□后韶把总区昌荣、许其禄、张承祚，又程乡县遣都司侯服、永定营把总石伟，共带兵七百余名，亦于初一日到初二日巳时，师离贼巢不远，锤凌秀等瞭知为职旗号，即望风逃窜。官兵奋勇尾追。贼目二名奔殿拦敌，登被先锋冲杀，获男妇一十五名口，军器百余件，战马二匹，耕牛七头，寨中鼎锅四百余个。时至酉，职传令贼巢尽焚毁。复乘势催兵，连夜追围。凌秀势穷计屈，是夜率头目自缚乞降。但职以必剿为主。初四日辰时，凌秀又率众约五千余献旗为号，各罗列跪在河畔，指天誓日，求生真切。职犹恐未真格心，乃移札金沙地方，去马鞍潭二十里，责令初六日再自缚亲见。凌秀果出真心，至期复来乞降免死。降而至再至三，杀之不祥。相应（中缺）天奇。福建按臣刘调羹拜疏上闻等因。

崇祯五年四月初六日奉圣旨：兵部看议具奏。钦此。钦遵，通抄到部，送司看得：贼首陈万既已缚解正法，锤凌秀亦已就抚乞降，地方虽称稍宁，而余党未净，尚须安插。应行督、抚、按共图永安长治之计。至在事有功文武，亦应行各抚、按确勘会奏，以凭具覆。案呈到部，移咨到院，备案行司，即将疏内前项情繇，逐一确查明白详报，以凭会奏施行。奉此，本年六月初八日，又为前事，据本司经历司呈，蒙前巡按刘御史案验，五月二十三日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到院备案，仰司呈堂，查将疏内情繇，有功文武员役，确勘具详等因抄呈到司。

蒙此，本月初十日，又奉巡抚南赣陆都御史案验，准兵部咨同前事行司，依奉俱行，准分巡漳南道原任副使今加升参政顾元镜关称：看得粤寇原分两伙。其一贼首陈万，巢九连山，在粤、虔之界，距闽千余里，未尝突犯闽境。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忽与平远贼首锤凌秀合伙，入江楚，攻桂阳，劫水西。福建抚夷游击郑芝龙等奉本抚院调发及虔院催檄，已率劲兵二千，持三月粮，本道复为益以材官及銃药等项，兼程而进，赴彼会剿。及师至长乐，忽闻凌秀贼党五千，已与陈万分伙，星夜窜回，扎营平远之三圳墟，遂繇长乐潜师东下

，为密剿凌秀之计。今陈万一伙，已为粤、虔兵将陆续擒斩殆尽，有功文武各员，在粤中者应听粤中勘报，虔中者虔院自有定衡，总非本道所敢越■〈爻且〉，谨就鍾凌秀乞抚情繇，及本省有功员役，一缕悉之。

凌秀之乞降也，献旗为号，噍血示信，群数千人，而稽首投诚连三、四次，而肉袒悔罪。彼其时实有去逆效顺之心，非出借抚缓剿之计。盖屡战□□，既震迭于□□□□□□一面，又庆幸于（中缺）洞如观□□□□□□□□□□神捷于□□□权操纵皆肤功。江西按院倪元珙，澄清独揽，威望久孚，远略寝啸聚之谋，霜棱寒西贼之胆；此非本道所敢僭拟，夫亦处阴思莩，酌水知源，不禁其娓娓耳。即就闽言闽，如升任抚院熊文灿，满腹韬铃，随机应变，知人善任，每一调遣，必手授方略，且兵饷互筹，而士卒乐为之用，命剿抚并运，而强寇早入其牢笼。按院刘调羹，壮猷伟略，推诚任人，料敌炳几先之哲，而帷幄尽是折冲，绸缪极善后之图，而桑土无非干櫓，此在庙堂之上，自有特鉴，无俟外吏赘词。若藩司桂绍龙，念切封疆，预给饷银，致我师以饱待饥，勇气百倍；升任臬司潘曾纮、署臬司事驿传道沈萃祯，先后同心，指画机宜，且核文武功次，不爽铢■〈金两〉，大绍激劝，论功并应首及。而汀州府知府笄继良、上杭知县陈正中，皆相与商订，图维拮据措办，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傲之，劳勩有不容泯没者。至于抚夷游击郑芝龙、守备郑芝虎，饶有血性，智勇双超，有铜鼓嶂三捷之余威，而櫂枪之胆落，有金沙滩捣穴之疾速，而魑魍之技穷。所以凌秀率众求降，至再至三。今伙党鸟兽散，而凌秀毕竟俛首就缚，延颈藁街，虽天道之祸淫，亦不可谓非师武臣力也。把总陈鹏、郭熺、林察、千总胡美等，浑身是胆，贾勇先登；哨官朱华、陈经武、郑瑛、陈秀、林宏、陈顺、欧奇、翁魁、陈豹、姜禄、吴华、杨耿、郑成、陈浦、郑然、许泽、队长王贵、曾续、林明、王明等，膂力绝人，持矛善战，此皆去年铜鼓嶂之役，与贼交锋数次，其所望而震焉者。把总蔡联芳押运着劳，效用官剑良机、郭廷、郭之瑛、利瓦伊新探报有功，亲丁李赞、杨赓、陈京善行间谍，相应一并勘及者也。

此后芝龙兄弟，复奉闽、虔各院宪檄，且以残贼窜走，誓不俱生，决意统兵入江。本道复为檄上杭县，给两月粮，募铕夫三百名，即日郊饯启行，直抵兴国、泰和等处。果于冠朝、绮冈两战两捷，共斩贼三百四十余级，已经抚、按入告。会海贼突犯，奉院檄暂回防海，遂未得一结此剿局也。今新抚院邹维琏，壮猷元老，锐意荡平，入境之初，即蒿目封疆，抵掌画策，亟遣郑芝龙兄弟简兵搜乘，刻期进剿，处处晓谕，着着布置，虏在目中。而虔院复檄札交下，严催郑将整兵再进，俾与赣兵互相犄角，共图大举。蠢兹小丑，想不难灭此朝食，仰释圣明之南顾也。敢因勘报而并及之等因，关覆到司。

该本司按察使申绍芳覆看得：闽师之会剿锤凌秀也，一捷于新渡，再捷于丙村，三捷于铜鼓嶂之追捣。一时文武将吏，共奏肤功，已经署本司按察使沈萃祜别上闻，无庸再赘矣。今奉旨下部看议，转行两院确勘会奏者，则锤凌秀乞降后就擒一案也。蠢兹小丑，釜底余魂，本不足供天威洒荡，及敢借弥耳之诡着，肆囊血之狂谋，甫指义旗，随膏萧斧，自速其毙，遐迩快心。揆厥所繇，不可谓非师武臣力矣。

臣请得在闽言闽，而确陈其功状。如南赣抚院陆问礼，紆筹镇定，密算神奇，控三省之襟喉，运六师于臂指，功成帷幄，绩布旗尝；升任抚院熊文灿，武库胸藏，阴符在握，谈笑总用兵之诀，梦寝皆灭贼之图，故能调大将如小儿，因而拉强寇似槁叶；按院刘调羹，绸缪远略，渊然在不露之中，戡定壮猷，迥出乎非尝之表，埋轮所至，传檄如流，即草木而皆兵，遂櫜枪之顿扫：此皆圣明特鉴，懋赏懋官，外吏不敢擅拟。

若夫文臣在事，则有转饷千里以资士饱者，署藩司右布政使桂绍龙也；谨持三尺以肃军威者，前皋司按察使潘曾纮、署司事兵备道沈萃祜也；首尾两年，行间戮力，曲殫薪突之谋，终着折冲之烈者，漳南皆道副使顾元镜也；商战守，筹兵食，屹屹乎以封疆为己任者，汀州府知府笄继良、上杭县知县陈正中也。武臣在事，则有智勇双超，兄弟协力，弹指之间，变抚为剿，卒竿贼首于藁街者，抚夷游击郑芝龙、守备郑芝虎也；赳桓夙着，所向无前者，把总陈鹏、郭熺、林察、千总胡美也；力堪摧敌，克相成功者，哨官朱华、陈经武、郑瑛、陈秀、林宏、陈顺、欧奇、翁魁、陈豹、娄禄、吴华、杨耿、郑成、陈浦、郑然、许泽、队长王贵、曾续、林明、王明也；或效劳间谍，或宣力押运者，把总蔡联芳、效用官刘良机、郭廷、郭之英、利瓦伊新、亲丁李赞、杨赓、陈京也。合而勘之，功大必彰，劳微悉录。摭地方之舆论，协该道之勋书，不敢遗，亦不敢滥，所藉乎以仰口明纶者，如是止矣。至于狡贼授首后，余党窜散，芝龙、芝虎再统锐兵进剿，又有冠朝、绮冈之两捷。会海氛复炽，前抚院计周根本，檄还省会。维时正新抚院祇奉简命、驱车入境之日，旌旄一耀，壁垒皆新，简组练以济师，厚储胥而飨士，寝食为之弗暇，山海必祈尽平，是又全闽之文武将吏，所为鼓励图成，冀释圣天子南顾之忧者也。具繇于崇祯五年十月内，呈详本省两院并南赣陆都御史，俱批候题。奉此，遵依案候在卷。

今蒙前因，复经行准分巡漳南道右参政兼佥事顾元镜关称：看得粤东山贼，自陈万、锤凌秀等之流毒三省也，株连蔓引，实繁有徒，薪尽火传，是不一寇，凶焰殆不可向迤。仰仗圣天子睿谟洞瞩，神武昭布，会剿以来，芟除殆尽，巢穴一空，东南半壁，获有宁宇，为臣子者职任封疆，肃将天讨，分固应尔，何敢言功。然既奉有勘叙之旨，请即就闽言闽，而先悉其剿贼之梗概焉。盖

闽之汀郡，实当江、粤之冲，故闽、汀以江、粤之安危为安危，而闽兵之剿亦以江、粤之结局为结局。忆自发难以来，贼入闽境凡再，总计不满一月，而用兵三年，转战千里，费赀巨万，期必剪此而朝食者，盖其处势然也。除崇祯四年九月铜鼓嶂三捷、崇祯五年二月锺凌秀被缚两案，已经叙报，而无容再赘。嗣是五年四月，则抚夷游击郑芝龙、守备郑芝虎奉前抚院熊文灿之责备收功，虔院陆问礼之鼓舞催进，前按察院刘调羹之督催，纓冠振旅，长驱追贼于江西泰和县之冠朝、兴国之绮冈。奋臂一呼，勇振江山，卒之以寡击众，斩首三百六十级，夺获马匹、器械称是。旋以海警告急，捧檄驰回，或劳未竟、而粤、虔兵将黄牛岗之捷，继之而残颇于是乎宵奔。又嗣是五年九月迄今，则本道与原任潮漳副总兵陈廷对，奉抚院邹维琏监军主将之委，虔院陆问礼移镇督剿之檄，前按院刘调羹并本院指示战守之方，提兵深入，剔贼于铜鼓嶂、员子山、松源、蓝坊等处，分踪截杀，势如风雨。卒之东卢西除，阵斩郑蛟精、九良星等一百三十余级，生擒郭和尚、水鳖蛇等七百八十余名。其它锐伤、坠岩死者，指不胜数。而粤兵擒斩之数不与焉。而狡窟于是乎净尽。

是役也，藉四省督、抚、按之善断善谋，萃一时文武臣之群策群力，或雕弓收耆定之勋，或玉斧着澄清之□，□□□同仇而折冲，不分畛域，或后先僇力而□□，□□□□，□□福建巡抚今升两广总督（约缺八字至十）在握，决机料敌，谋成可泣（约缺八字至十字）成臂指屡筑鲸鲵于京观（约缺八字至十字），院邹维琏赤胆荅臣，壮猷元□□□□□□境，即先命将出师，筹海复筹山，胸富甲兵十万，足兵兼足食，欢腾组练三千，专往氛扫欃枪，决胜功高帷幄。南赣抚院陆问礼，秉钺上游，运筹数省，调各镇之兵将，随方合节，真如掣电鞭霆，荡积岁之妖祲，歼党缚魁，不异发蒙振落，幕府频行细柳，鼓鼙早静渔阳。前任两广总督王业浩，世笃忠贞，韬传祖武，樽■〈爻且〉算无遗策，赏罚信不逾时，懋烈继横水火藤，丰功被三山五岭。江西抚院解学龙，补袞仲山，宪邦吉甫，号令驰如风骤，兵防密若云屯，伏莽誓其威灵，邻封藉以衽席。湖广抚院唐晖，望隆专阃，谊切同舟，助剿兵不留行，固围而境皆安堵，来威着于荆楚，余休浚及江闽。前按院罗元宾，风望颀昂，渊谋卓犖，方其乘骢汀境，先声甫至，而丑类潜逃。前按院刘调羹，绸缪远虑，山岳威棱，一自揽辔闽疆，石画频抒，而捷书屡奏。本按院宪节初临，山尘未净，即檄札交驰，韬铃密授，情形了如指掌，谟谋迅若发机，比来箐莽游魂，旋就俘馘，伊谁之赐？前任广东按院梁天奇，当寇氛之正炽，身亲戎马之扬，手挽天河之水，而九连竟夷为版籍。广东按院钱守廉，虑余慝之犹存，屈巡行于下邑，销萌蘖于潢池，而比邻并藉以救宁。前任江西按院倪元珙，定力如山，灵心映日，指纵扑燎原之焰，苞桑极绸户之图。江西按院王万象，斗间重望，塞外知名

，计安合闽、粤为一家，传檄皆消弥之上策。此主持会剿，并堪纪绩旗尝，策动彝鼎，谅圣明自有特鉴，无俟外吏之扬言者。即如广东监军分守岭东道参政洪云蒸、广东分巡岭东道副使周梦尹、江西分巡岭北道参议祁逢吉，皆经纬宏才，劬勩巨手，明于料贼，勇于办贼，与闽疆最密迹，与闽事最关切，而与本道最共事久者，不敢因越■〈爻且〉之嫌，遂为抹杀。

其余本省在事文武诸臣，则本道请得据实而详次之。值帑藏告匮之秋，饷必如期，士皆宿饱，且索敝赋以大佐军兴，矢吁谟而共襄薄伐者，布政司左布政使朱身修也。当狡贼叛降之后，义愤除凶，玄筹制势，使犁巢指成功，而彻土百年可恃者，接察司按察使申绍芳也。卓识英猷，密相订定，卒之谋成掌上，虏在目中，而收同心共济之益者，分守漳南道参政施邦曜也。运戎机于仓卒，陈利兵而谁何，顿令蛇豕千群，不崇朝而喙駮者，汀州府知府笄继良也。随本道跋履行间，扼险丙村，独当一面，馈运无虞，刁斗肃然者，汀州府同知黄色中也。署篆军需立办，讯俘玉石攸分，以明刑而兼御侮者，汀州府推官徐懋远也。捐赀募士，厉气巡城，而却贼于方张者，长汀县原任知县今升袁州府同知薛应聘、现任知县曾巽也。风鹤频惊，薪胆不辍，而慑威于眈视者，武平县原任知县今奉旨听勘许学尹、现任知县王行可也。内固城守，外集民兵，而夺贼于先声者，宁化县知县张士俊也。广招义勇，预储器药，而销于垂涎者，连城知县杨俊卿也。至于上杭县已故知县陈正中，下吏而负豪杰之奇，邑宰而兼将帅之事，呕心办贼，四载于兹，尽瘁捐躯，百身莫赎，已经抚、按两院特疏请恤，允宜破格加恩，以作劳臣之劝者也。乃若千里扬镳，频危冒险，士卒可生可死，机权疑鬼疑神，弄剧贼于反掌之间，收连捷于转盼之顷，则游击郑芝龙、守备郑芝虎，江右血战之功，实为首称。而把总陈秀、胡美、郭燿、林察、王己观、蔡联芳等之奋勇先登，哨官欧奇、郑成、吴华、顾二、陈经武、林宏、翁魁、郑瑛等之分路攻杀，汀州府义勇黄镇龙、彭应春、曾文、卜兆龙、黄敬贤、胡贵等之拚命冲敌，皆于异国他乡之地，克着搴旗夺纛之勋，此功而奇者也。经年擐甲，极讨穷征，攀猿崖以度师，探虎穴而得子，长鲸授首于斧钺，短狐革面于纛纓，则原任副总兵陈廷对、汀漳守备邓良藩、标营守备傅随、吴猷奎、刘俊、延建加衔守备孙继盛、高元极、实授把总李国英，粤东搜剿之功，最为劳辛。而中军千百户潘应麟、康元芳、许绍美、庄士廉、把总许胜、童日升、王基昌、黄天锦等之扼要分防，声援犄角；亲兵把总陈廷式、陈徽生、陈征生、陈士杭、管哨千百户陈承勋、石锤、刘三锡、郑廉、黄绍等之争光拔帜，贾勇冲锋；哨探官利瓦伊新、孔振、陈天行、陈文卿等之分头间谍；哨官陈德隆、简纶、庄士节、刘汉廷、温关龙、赖胜抡、吴正中、刘仪、傅桂、黄金德、吴忠、孔成、李应泰、张日华、陈忠武、何云、李炎、连吉等之

并力攻围；皆于深岩丛棘之中，各效斩馘献俘之绩，此功而苦者也。至于奔走御侮，黽勉从戎，或奉令而守隘当关，或闻警而传烽视堞，或劾劳于制器炼药，或宣力于馈饷征兵，文则汀州府经历彭籛古、照磨李献忠、武平县教谕张绍登、上杭县原任县丞沈之纪、现任县丞周维新、上杭县原任典史张兼、长汀县古城寨巡简王子云；武则抚院差官刘辅国、刘良机、林宗国、杨当春、陈助国、汀州卫指挥韦泰勋、刘霖、杨时昭、千户朱永昌、黄锜、王昆、王览、百户季英、蔡士逵、徐永泰、镇抚蔡应时、把总丘登魁、罗文纲、周奇标，凡有片长足录，不忍一笔勾销，以灰将来效用之热肠也。蒙行查叙，宁过于详，以备院司之酌覆，以副圣恩之浩荡。若更去取而甲乙之，则有当事之鉴衡在。备关繇覆本司查照转详等因。

又准该道关：准副总兵陈廷对续报有功应叙官哨缘繇到道；查得材官郑泰、陈子仲、陈纶、黄梦龙、哨官王德胜、魏子魁、赖宁、王德茂、蔡承膺、蔡景元，从戎历险，各多斩获；武平把总邓良翰、舒文，用计招降，并有俘献报单可据，委应补叙，以昭激劝。移关本司查照并叙等因。

准此该本司署司事右布政使张天麟覆看得：流贼之毒三省也，出有入无，惟倚山以为固，蟠根接迹，非一举之可歼。总之，饥寒所迫，年不顺成，天若为之驱；崖谷深邃，人迹不到，险若为之设；兼以父老所称，六十年一发之数，时又若与之会也。是以官兵虽屡战屡捷，数挫其锋，但摧拉于此，而附丽于彼，党与既蕃，擒剿于前，辄代兴于后，种类不息，真臣子矢心靡监，不遑朝夕之日。幸仗国灵赫濯，睿武激昂，与师武竭蹙效命，蠢尔之类，尽就斧钺，巢穴一洗。且奉汇叙功次之旨，本司在闽言闽；请得据前后屡胜之繇及近日捣巢之状；详悉陈之。

盖锤凌秀之始，不过平远一无赖耳。啸聚穷谷，流突江、闽，其党仅千余。既而与惠州之贼合，遂至二、三万。据铜鼓嶂为巢，地既僻远，山腹阻深，周倚悬崖，中为窟宅。且并占九龙之新渡，掠税自利，以为官兵莫可谁何矣。崇祯四年，前两广院王业浩奉旨，有九月会师之约。前抚院熊文灿兼程赴之，抵上杭，与漳南道参政顾元镜上下山原，审视要害。因遣抚夷游击郑芝龙，出屯三河坝，乘机暗袭。九月二十二日，遂有新渡之捷。二十五日，潮州参将郑嘉谟继至，以大铳击败贼舟，贼走欲渡丙村，芝龙遣守备郑芝虎、陈鹏等将三百人先据之，亲督郭熺、林察、王已观等轻舟飞渡。贼觉先逃。芝虎定计以寡击众，十月初六日大破之。贼遁归巢，喙息而已。芝龙遂于十月十三、十四日率兵繇间道夺其巢，获战马、器械无算，烧粮米二千石；毁鼎锅千余口。十五日，贼复率兵来战，仍为芝虎所败；杀其头目练二总。凌秀穷蹙奔小尖山，遁入九连，与贼首陈万合伺芝龙兵退，闰十一月复出，而犯江西之南埠及南

韶、桂阳、水南、梅关等处。芝龙奉抚院调度，赣院檄催，兼程进剿。至长乐，闻凌秀已与陈万分伙，窜札平远之为三圳墟。遂繇长乐掩旗息鼓，夜至程乡。是时虔、粤之师云屯雾合。陈万先以乞降，为粤将所执。芝龙遂督芝虎、陈鹏、郭燿、林察、胡美及粤将侯服等进攻贼巢，步步追杀。凌秀计穷力屈，三诣芝龙请降。芝龙乃以剿终抚之局，凌秀伏法，余党犹未尽也。

五年四月，前抚院熊文灿、南赣抚院陆问礼、前按院刘调羹，檄督芝龙兄弟，以殄灭为事，振旅长驱。旋有泰和之冠朝、兴国之绮冈两捷。方欲搜剔山谷，尽其种类，值闽有海警，不得不弃户庭之寇，而急腹心之疾。虔、粤兵将继续之，以为黄牛岗之捷。九月，前抚院邹维琏、前按院刘调羹，复檄起原任总兵陈廷对为主将，而以漳南道参政顾元镜监军事，提兵再往，深入其阻。蒙本按院指授方略，四远搜锄，阵斩郑蛟精、九良星等一百三十余级，生擒郭和尚、水螫蛇等七百八十余名，而巢穴尽洗，孽党无余矣。

是役也，闽中当事，以护足之计，兴救邻之师，千里赢粮，三年擐甲，一时共事，或斧钺着安攘之绩，或旬宣效耆定之勋，或城守固其金汤，或刍饷亟于飞挽，或浴铁转战，擒大憝以示惩，或焚林极搜，歼余党而必尽，虽先后不一，而成绩犁然。如前抚院熊文灿，身为铁障，谋若金城，既扼要而出奇，复知人而善任，虑周局外，虽已胜而防范谆谆，功着闽中，即已迁而声灵赫赫。前抚院邹维琏，硕画出于丹心，雄威张于义愤，下车未暖，命将选锋，转战收功，俨若神明之用，一举歼贼，皆其帷幄之谋。抚院沈犹龙，壮气排山倒海，宏谟劈岳经河，下车而闽峤改观，闻风而顽梗易虑，多方善后，集群策而折衷，丕振风猷，警远迩而破胆。南赣抚院陆问礼，志在廓清，功成迅扫，固圉画万全之计，运筹息三省之烽，胜算已周，玩敌人于掌上，雄兵一出，缚大憝于囊中。前两广督院王业浩，风云在握，经纬从心，料出千里，若在目前，歼大敌不遗余力，殊绩已高，五岭穹阴，兼苾三山。江西抚院解学龙，威灵赫奕，壁垒森严，静可镇喧，看悠悠之旌旆，豫能应猝，有秩秩之谋猷。湖广抚院唐晖，风猷炳焕，意气激昂，助一臂以成功，义声独着，入邻封而不扰，纪律尤严。前按院罗元宾，伟望不群，先声尤着，褰帷汀郡，已誓蠢尔之魂，坐奏肤功，实藉划然之计。前按院刘调羹，望重埋轮，谋成破胆，指挥已定，遂一鼓而成擒，露布遥驰，快数州之夙愤。本按院驄威入境，贼胆先寒，喙息无余，雄风丕着，疮痍尽起，野无肃羽之嗟；风雨不惊，巢藉绸缪之力。广东前按院梁天奇，气凜风霜，材兼舟楫，身亲戎马，龕丑类于穷山，手画救宁，定逋逃于版图。广东按院钱守廉，至计能周，余孽尽扫，巡行原隰，息鸿鴈之哀鸣，料理破残，还全汤之巩固。江西前按院倪元珙，经济宏猷，老成长虑，折冲樽■（爻且），缘胜算之夙成，整顿疮痍，繇深心之独运。江西按院王万象

，呕心底定，尽力绸缪，予凋劻以息肩，吹嘘枯朽，策灾伤以善后，销弥萌芽。以上皆身任澄清之谋，力效扫除之策；忧国如家，功高保障，忘身勤事，卒底厥成者，谅圣明自有特简。又如广东分守岭东道参政洪云蒸、前分巡岭东道副使周梦尹、江西分巡岭北道参议祁逢吉、前分守岭北道副使张伟、广东总兵张懋官，皆才优戡乱，志功安疆，料贼必当其情，出师每扼其要，以功隶虔、粤，不敢越■〈爻且〉。

此外则闽省文武，其勤劳当详录者：如前任左布政使朱身修，经纶缜密，干济勤劬，巧妇善炊，当帑空而飞挽恒继；苦心调剂，弥大乱而意气尝闲；前任右布政使桂绍龙，协赞储胥，竭力办贼，当仰屋之时，尤能曲济，极苦心之思，以应多艰；升任按察使潘曾纮，矢忠有素，执法不阿，方略精详，善以静而镇动，壮猷式固，能用安以为攘；按察司升福宁守道右布政使申绍芳，纾猷善后，飭法销萌，计安十世之外，不为近图，弥乱七闽之区，尤为上策；升任署按察司事按察使沈萃祯，义概奋然，英谋卓尔，调兵遣将，所任咸得其人，叙功以能，有胜必核其实。分巡漳南道参政顾元镜，薪胆三年，拮据万状，合江、湖、闽、广之师，总归调度，尽陈锤蛟螫之党，悉就歼夷，更善后之多方，真勋劳之第一；分守漳南道参政施邦耀，密谋豫筹，□□猝应，作三军之忠恇，怒发指冠，恤战士之私家，推心置腹。至若才堪调度，力任劬劳，措办多端，以应一时之急，补苴百计，以固不拔之基者，汀州府知府笮继良也；身亲戎马，扼险当锋，部伍肃然，馈饷不乏者，汀州府同知黄色中也；讷讷共称，淑问代匱，屡济军需，竭心力于多艰，持三尺而不枉者，汀州府推官徐懋远也；下车未久，即在戎行，勉效驰驱，不负任使者，延平府推官曾守训也；自出赀财，以募敢死，日行俾上，尽力婴城者，长汀县升任知县薛应聘、见任知县曾巽也；贼势方张，严城固守，民心可鼓，激劝多方者，武平县被论知县许学尹、去任知县王行可也；承乏兼理，不辞鞅掌，募兵储饷，计出万全者，归化升任知县杨起鳌、连城知县杨俊卿也；广招乡勇，以作声援，固守城垣，以御冲突者，宁化知县升任知县钱名寓、见任知县张士俊也；诘奸缉暴，防范甚周，具械征粮，惟力是视者，清流县被论知县周敏中、永定县去任知县陈天佑也；壮气凌云，劳心驱血，以文吏兼将帅之任，拮据靡宁，委性命济国家之急，星辰夜陨，已经题请赠恤者，上杭县已故知县陈正中也。乃若义旗千里，龙马双驰，率水师而趋陆，扼要地以当锋，机权不测，若鬼神之有无，士卒同心，如指臂之联络，则游击郑芝龙、守备郑芝虎之三战三捷，擒魁捣穴，功诚无两；而把总陈鹏、郭熺、林察、陈秀、胡美，历经战阵，斩获独多；他如把总王已观、蔡联芳、哨官朱华、陈经武、翁魁、郑瑛、陈豹、吴华、林宏、郑成、郑然、陈顺、欧奇、娄录、陈浦、顾二、听用官李明、杨耿、邵

俊、刘良机、郭廷、周奇标、黄泰、唐德胜、罗茂、丘登泰、杨武烈、何云、郭之英、季光启、龙胜、永定乡兵把总王志举、哨官许泽、队长王贵、曾续、黄明、郑四、翟章、张耀、林春、林明、李寅、陈廷、吴一、千总王万贯、万文浩、汀州府义勇黄镇龙、彭应春、曾文、卜兆龙、黄敬贤、胡贵、间谍利瓦伊新、孔维德、林泗、锺绅、亲丁李赞、杨赓、陈京，皆能沉几应猝，疾足先登，急病让夷，誓同讎于异地，设谋伺间，缚首虏以树勋，所谓挾伐之师，奇而伟者也。又若崎岖血战，搜讨穷崖，间道度兵，若猿猱之腾攫，潜行扫穴，尽种类而虔刘，则原任副总兵陈廷对之提兵冒险，搜剔党孽，绩为最着；而汀、漳守备邓良藩、标营守备傅随、吴猷奎、刘俊、延建加衔守备孙继盛、高元极、把总李国英，粤中之搜剿，用力尤勤。他如中军千百户潘应麟、康元芳、许继美、庄士濂、把总许胜、童日升、王基昌、黄文锦、观兵把总陈廷式、陈徽生、陈征生、陈士杭、管哨千百户张承勋、石锺、刘三锡、郑廉、黄绍、哨探官利瓦伊新、孔振、陈天行、陈文卿、哨官陈德隆、简纶、庄士节、刘汉廷、温关龙、赖胜抡、吴正忠、刘仪、傅桂、黄金德、吴忠、孔成、李应泰、张日华、陈忠武、何云、李炎、连吉、材官郑泰、陈子仲、陈纶、黄梦龙、哨官王德胜、魏子魁、赖宁、王德茂、郑承膺、蔡景元、武平营把总邓良翰、舒文用，皆于万山密箐之中，扫负固伏匿之寇，寻声觅迹，虽深僻而不遗，冒险穷幽，必歼灭而后已，所谓深入之师久而劳者也。余如下僚末属，凡在行间济我多事，至于奏凯，例纪勤劳者，文则汀州府去任经历彭籛古、去任照磨李猷忠、武平县学教谕张绍登、上杭县去任县丞沈之纪、见任县丞周维新、上杭县去任典史张兼、长汀县古城寨去任巡简王子云、归化县夏阳巡简陈应廷、去任仓大使林万矿、乡官署丞周思文；武则抚院差官刘辅国、林宗国、杨当春、陈助国、汀州卫指挥韦泰勋、刘霖、杨时诏、千户朱永昌、黄绮、王昆、王览、百户季英、蔡士葵、徐永泰、镇抚蔡应时、把总丘登魁、罗文纲，或守隘守关，或视烽视堞，或制器制械，或征饷征兵，凡有微劳，无不具录。纵其中有升迁论处之不同，要皆不敢埋没，以听宪台之甲乙者也等因，具繇呈祥到职。

该臣覆看得：流贼锺凌秀等发难以来，三省称兵，会剿三年于兹矣。然贼不灭，不可言功。贼灭矣，仅有执讯获丑之功，而无捣巢扫穴之举，亦不足侈为奇异。今合闽、粤、虔始终次第观之，自崇祯四年九月有会师之约，即一捷于新渡，再捷于丙村，三捷于铜鼓嶂。他如石窟寨、员子山、黄牛岗、松源、蓝坊以及江西之冠朝、绮冈等处，巢穴不一其地，到处犁庭。若锺凌秀、陈万、练二总、郑蛟精、九良星、郭和尚、水鳖蛇等，约略千百计，党与不一其人，皆无噍类。夫如是可以说功矣，可以汇叙矣。奉有勘明之旨，职请得一一而叙述焉。

手，同心戮力，矢石不避，此皆躬历戎行，有血战之功可纪也。原任副总兵陈廷对，念切同讎，气横剑戟，搜剿无险不到，擒斩成绩犁然。汀漳守备邓良藩、标营守备傅随、吴猷奎、刘俊、延□□□□□□□□□□□□□□□□擐甲经年（中缺），王基昌、黄文锦、陈廷式、陈征生、陈徽生、陈士杭、邓良翰、舒文用、丘登魁、罗文纲、千总王万贯、万文浩、乡把总王志举、哨官朱华、陈经武、翁魁、郑瑛、陈豹、吴华、林宏、郑然、陈顺、欧奇、娄禄、陈浦、顾二、许泽、陈德隆、简纶、庄士节、刘汉廷、温关龙、赖胜抡、吴正忠、刘仪、傅桂、黄金德、吴忠、孔成、李应泰、张日华、陈忠武、何云、李炎、连吉、王德胜、魏子魁、赖宁、王德茂、郑承膺、蔡景元、哨探官利瓦伊新、孔振、陈天行、陈文卿、效用官李明、杨耿、邵俊、刘良机、郭廷、周奇标、黄泰、唐德胜、罗茂、丘登泰、杨武烈、何云、郭之英、季光启、龙胜、刘辅国、林宗国、杨当春、陈助国、材官郑泰、陈子仲、陈纶、黄梦龙、中军潘应麟、康元芳、许绍美、庄士廉、汀州卫指挥韦泰勋、刘霜、杨时诏、千户朱永昌、黄绮、王昆、王览、百户季英、蔡士逵、徐永泰、镇抚蔡应时、乡官署丞周思文、武平县儒学教谕张绍登、上杭县县丞周维新、归化县夏阳巡简陈应廷以及队长王贵等、间谍孔维德等，或扼要守险，或冒刃冲锋，或宣力于兵饷器械之中，周备无误，或奔走于危危险阻之际，寝处弗遑；虽劳绩微有不同，而报效之心则一。职仰体圣恩，鼓舞将吏，故有长必录，不敢湮没而不以上闻也。外此更有被劾劣转各官，纵有微劳，则又不敢烦（中缺）。

政使桂绍龙诘戎以整饬，武备则有按察使今升任潘曾纮。又如汀州府知府笪继良，到任稍后，而绸缪防御，正藉其力；延平府官推官曾守训，虽系隔府，而驰驱戎马，身履其事。又如上杭知县陈正中，简练乡兵，以壮声援；长汀升任知县薛应聘、宁化升任知县钱名寓、连城知县杨俊卿、归化知县杨起鳌、永定知县陈天佑、上杭县县丞沈之纪、归化巡简陈应廷以及乡官署丞周思□□奔走御侮，同任其事；武职则郑芝龙、郑（约缺五字）胆，探囊皆智，深入窟穴之中，扫除（约缺五字）如把总陈鹏、郭熺、林察、哨官胡美、□勇善战，斩获尤多。其哨官朱华、陈经武、翁魁、郑瑛、陈豹、陈秀、吴华、林宏、郑成、郑然、陈顺、听用官李明、杨耿、邵俊、郭廷、周奇标、黄泰、黄镇龙、唐德胜、罗茂、丘登泰、杨武烈、何云、郭之英、永定乡兵把总王志举、哨官许泽、捕盗王贵、曾续、黄明、郑四、翟章、张耀、林春、林明、李寅、陈廷、吴一、千总王万贯、万文浩、王己观、把总吴猷奎、哨官季光启、龙胜、利瓦伊新、孔维德、林泗、锤绅，谊均效力，叙赏所宜。至于武平守备邓良藩、把总李国英、千总潘应麟、百户康元芳、札委把总童日升、许胜诸人，虽未战阵，而列兵守隘；例得并叙。以上俱就闽言闽。若江广道将，彼中自有甄

别。且目前锤凌秀就缚，而贼党亦多斩获，既经司道勘详前来，理合具题。至于或先叙以鼓口命，或汇叙以收全局，伏候圣裁，非臣之所敢必也。伏乞敕下兵部复议施行等因。崇祯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

又该福建巡抚邹维琏题为闽师进捣流寇、屡歼渠魁、谨陈斩俘投降实报、以明会剿渐平事内称：看得流贼起伏之始末，闽师会剿之行止，臣已两疏上闻矣。六月间，臣初覆任时，以寇逼门庭，不能急救桑梓于水火，臣每痛恨泣下。及后击走海贼，即遣原任副总兵陈廷对赴援抚州。已闻流贼败而奔粤，臣又即檄廷对飞驰汀州，以入粤搜山剔穴，期拔根芽而后已。顾贼一在粤之铜鼓嶂札营屯聚，一在粤之员子山等处与民杂处。铜鼓一伙，今已扫尽。廷对擒斩贼级，夺回良民以数百计。且渠魁郑蛟精、九良星、剗心肠、何四总、伪军师郭和尚皆已伏诛，兵气颇扬。臣方再檄漳南道臣顾元镜，约同虔、粤直扫员子山，而虔、粤诸臣以为员子山良贼相混，玉石俱焚，难于措手。且探知贼谋蠢动，复有再入江西之意，乃调闽兵回界上扼要把隘，防贼冲突江西之路。臣难遥制，合听彼处调度。据报贼首王朝仪又已自缚投降，贼势益衰。倘虔、粤有机可乘，速剿结局，使闽师不至长年久戍则幸矣。千里馈粮，闽帑如洗，海贼虽破，兵额尚亏，闽之苦情，臣亦不敢不告于皇上，以乞省览。谨会同按臣刘调羹拜疏以闻，伏乞敕下该部查覆施行等因。崇祯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

又该福建巡按刘调羹题为贼首相继就缚、贼党渐次荡平、谨据实驰报、以纾圣怀事内称：看得锤凌秀结纳亡命，负隅自固，广、闽、江右咸被其荼毒。幸天厌其恶，俛首就擒，余党虽流突狂逞，而擒贼擒首，元凶既除，余可以第扑灭。既奉勘札查叙，则一时在事诸臣，如原任抚臣熊文灿，知人善任，所在着廓清之勋；新抚臣邹维琏，绸缪善后，先声寒逆贼之胆；南赣抚臣陆问礼，居中调度，三省成臂指之势。转饷犒士，则有右布政使桂绍龙也；话戎固围，则有按察使潘曾纮、兵备道沈萃祯也。若夫戮力行间，□□士卒者，则副使顾元镜以及汀州知府笄继良、上杭知县陈正中；折冲最着，始而用抚，继而用剿者，则武臣郑芝龙、郑芝虎□向无前。其余有功员役，业经司臣、道臣详列，臣不敢再赘以渎天听。惟是事关号件，臣巡历已竣，理合完销。至于或（中缺）。

题为贼孽搜捕已尽、巢穴捣洗一空、谨据实驰报、以纾圣怀事内称：看得粤寇陈万、锤凌秀合伙负隅，遂烦三省会剿，官兵环攻。贼出龙南犯始兴，旋奔桂阳，□南安，后从石窟、樟坑两缚贼首，而余党逸上杭，走江赣、兴国、泰和等处，势甚蔓延。其运筹扑灭，功在闽度者，业从彼中查叙，臣止就江省言之。崇祯四年冬仲季，虔兵抵敌，非不有截杀计擒，而彼遏此突，捷与衄一

时并传。想彼时光景，江右一块土，几成蹂躏世界。即云成平日久，饷少兵微，平日之整顿谓何？微论臣不敢指为功，即在事诸臣，亦凛凛救过不暇矣。无几，至崇祯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于东沔围斩贼五百余级，已渐遏燎原之势。及六月二十六日，有黄牛峒砍贼一千三百余级之捷，俾尸横遍野，追亡扫氛，一快人心惨毒初愤，庶几失之东隅者，收之桑榆，斩馘殊多；其功不可泯也。自有此捷以后，不独吉州、昭武诸属，赖以消土穴而保（约缺七字）震邻而巩固，俾不至如秦晋流寇，冲渡河里，残破多邑者，是谁之力？且犀师犀卒，不远千里，自裹粮饷，遵旨赴援，已俱行至境内，亦以捷闻而回。而江右不闻有客兵供亿之烦者，是谁之力？是可以言功矣。但向来议者功罪互异，事关明旨，岂敢草草？职再三驳查，宁确无忽。据司道勘明，兼谘舆论，请得折衷而一一叙之。

当贼党约三千，遗孽窜赣方张，应以堵杀为功。维时虔抚臣陆问礼，移镇信丰，与前按臣倪元珙，乘急操算，调布将兵，即有南埠之捷，并贼总赖四总、赵什满之擒。乃贼寻走吉抚，各属倍切剿御。迨闽将郑芝龙败贼于泰和县之冠朝，嗣是围剿东沔，虽挫其锋，而永丰、崇仁、乐安、宜黄受攻诸邑，尚岌于累卵。幸有黄牛峒一捷，继之大破贼党，使阽危立安，犁庭奏绩，则分巡岭北道副使兼参议臣祁逢吉，奉虔抚臣陆问礼监军之委，师谋既肃，调度咸宜。江西抚臣解学龙闻警疾趋，飞檄定计；原任分巡南瑞道右布政使今升左布政使臣潘曾紘密运兵机，居中策应，与前抚臣魏照乘、前按臣倪元珙筹幄同心，督师进剿，兼各道臣二、三长吏协图攻守，并师武臣力以成兹捷；举所谓屡次勘核，功不可泯者此也。

其问坐谿赞画，传檄调遣，不一其谋；婴城捍围，集锐耀武，不一其力；恤孤吊死，设营增垒，不一其事。以宣力宣谋之司道言：则苦心措饷，馈军不乏者，左布政使何应□、右布政使今丁忧周应期也；提挈纪纲，课稽功罪者，前按察使今升湖广右布政使陈睿谟也；呕心底定，吊軫死亡者，前分守岭北道副使今起补山东驿传道副使张伟、见任分守岭北道副使兼参议金肇元也。若前分守湖西道参政历升兵备苏松右布政使周汝弼之胞罗武库，谋断兼资；分巡湖东道副使今升提学道右参政兼佥事王维夔之宿兵坚壁，捍护藩封；而严兵贼冲，如前分守岭北道副使今升分守南昌道右参政见请告黄承昊与佐谈兵略，如前分守南昌道右参政今闲住王璠，其功均有足多者。惟副使祁逢吉，急兵食而相机宜，筹咨衷若，履戎行而明军令，堵截勋高。至分巡南瑞道左布政使潘曾紘，智足先几，筹能四应，持三尺以振军声，威寒贼胆，董六师以变壁垒，策护江藩，尤表表耳目，厥功懋着。至前按察使今升福建右布政使胡尔慥、分守湖东道右参政金之俊、分巡湖东道副使吴麟瑞，虽到任俱在事后，而同心底定

，共志绸缪，亦不可没。

以捍御之守令言：则有建昌府知府今听降张明昌，指挥从容，小心固垒；南安府知府袁养和，团练乡勇，軫恤疮痍；而抚州府知府蔡邦俊，尤措饷募兵，辛勤战守，锐图销弥者也；前南昌县知县今福建道御史米助国、丰县知县谢龙文、前进贤县知县今兵科给事中蒋德瑗、前清江县知县今江西道御史梁士济、前东乡县今调进贤县知县王扬基、新淦县知县刘拯，皆怵闻贼警，偪于门庭，为能缮甲治兵，先声夺魄；而丰城县独与崇仁、乐安之寇相望隔垣，知县谢龙文厉兵秣马，扬旗山岭，尤能阻遏贼锋，为省会之全蔽者也。若南城县知县马士骅、永新县知县管正传、吉水县知县王龙震、赣县知县庄尹辰、安福县知县陈曷虞、大庾县降级管事知县舒声、前临川今物故知县鲍之祥、前永丰县知县今回籍刘绵祚、前庐陵县知县今调简雍鸣鸾、前泰和县知县今调简徐行忠，皆身当寇冲，经营备御，或率兵以截其氛，或登埤以固其守，虽利钝不同，劳难尽泯。而前临川县知县鲍之祥，骨鯁生成，朴忠性赋，当贼势披猖之日，焦心兵饷，效力城池，以致劳极病亡，殆与闽上杭县知县陈正中呕血办贼，死而后已，其慷慨殉难一也。若借前箸于幕府，稽功罪于行间，督兵粮于临阵，其一时殫谋料敌，竭力鼓绥者，则有吉安府推官洪启遵、临江府推官田苏兆、南昌府推官李嗣京、建昌府推官陈起龙、饶州府推官朱天麟，或参幄运筹，或随巡决胜，或委隘口之查，或条兵营之议，各效其长，足资安攘。

以武臣之戮力围剿者言：则前南赣参将今回籍金文光、前赣州卫指挥今升桃阳营守备金之鼎、长宁营把总董大胜、羊角营把总金国柱、前建昌营把总今升广西浔阳守备钱象环、抚州加衔守备舒加庆，皆领兵堵剿，寝处弗遑。而闽将则参将郑芝龙，而粤将则总兵邓懋官、加衔都司吴国祚、张承祖、参将张一杰、游击周一阳，整旅长驱，合力截击。若张一杰埋伏黄牛峒以待贼至，而歼如薙草，随夺回男妇多人，悉遣还各县，恩威并立，师不留行。此时袁州府知府田有年、饶州府通判今曹州知州巢之梁、进贤县赞书生员今加衔守备刘大定，各分兵蹙贼，踔险搜奸，功有可纪。其遇寇蹂躏，协力驰驱，则临川县典史桂秋然、宜黄县县丞胡鸿宾，颇能侦捍直前，以效一臂。至激昂奋勇，冒办捐驱，则县丞胡鸿宾之兄胡鸿德、庐陵县县丞汤执中、加衔守备田化龙、百户梁学、武生潘章缙以及超世杰、刘德安、熊飞、张竣五、陈香四、陈球六、罗兴华、唐大老、义勇黄淳、李文等，执锐披坚，犯难忘死，既以身殉，遂裹革之志，成以荣褒，存侠骨之香。若夫陷贼死节妇女：则吉安府刘氏、胡氏、张阿刘等凡二十六口，抚州府陈氏、袁氏、杨氏等凡五十四口，烈志轻生，贞魂着节，均当分别恤录，以振励风化者也。

维时提衡剿堵，授策廓清，则本省督、抚、按，如南赣抚臣陆问礼，檄行

三省，胜制上游，调各镇之兵，相时而进剿，遏方张之寇，扶危以图安；江西抚臣解学龙，经济满腔，威灵震熠，抒谋叱驭，殄滋蔓之寇于驰师，定画苞桑，密安澜之防于营垒；前抚臣魏照乘，沉心镇定，伟略渊凝，不以杜门而念弛于济焚，能励弱卒而虑周于制胜；前按臣倪元珙，胆智蟠胸，经权赴窍，檄将调兵随揽辔，确饶胜算，谄谋助饷俾鼓勇，立截狂氛：此皆扬历江藩，勤劬戡定，总先后志切固圉，实彼此功存荡寇。其各省督、抚、按，如两广总督前福建抚臣熊文灿，韬铃夙裕，山海兼筹，善任本于知人，用兵出于扼要，拉强寇不翅分蒙振落，画剿抚到处赫声濯灵；原任两广总督丁忧督臣王业浩，经纬中涵，风云在握，谋成捣剿，威弹五岭三山，志笃忠贞，勋继大藤横水；前福建抚臣邹维琏，气节凌霄，精忱贯日，入境即誓师靖海，欢腾组练云奔，秉钺复调援维桑，烽息萑苻电扫；福建见任抚臣沈犹龙，弘谟彪炳，峻骨霜棱，下车闽峽风清，潜消叵测，发号横池胆破，善后多方；湖广抚臣唐暉，渊识沉凝，壮猷卓犖，助剿而劲旅飚驰，先声褫魄，露布而凶氛喙息，竖绩纓冠；按臣宋贤，定力排山，雄才劈岳，埋轮而奸销楚境，简乘而孽弥邻封，石画频抒，风猷丕振；前按臣白士麟，名蜚持斧，谋集行驄，伏莽誓其余威，江关戢警，辅车资其相倚，羽檄息肩；广东按臣钱守廉，英锋骏发，至计环周，勤原隰之行踪，軫哀鸿鴈，搜釜游之残孽，谋固金汤；前按臣梁天奇，气凜风霜，心殚忠赤，肃军威而立弥穷小丑类，策耆定而旋夷版籍逋逃；福建按臣路振飞，望重颀昂，才兼舟楫，督师荡寇无余，绸户拊残多略；前按臣刘调羹，谟谋密匝，操纵神奇，飞檄收振箝之功，安民殫彻土之计：以上俱系宪臣，非职所敢擅叙。又如福建漳南道右参政顾元镜，胸裕六韬，功收三捷；分守漳南道施邦曜，同舟谊切，敌忾声驰；广东监军岭东分守道右参政洪云蒸，诚洽军民，劳彰扫穴；惠、潮道副使今降三级周梦尹，计定攻巢，大憝就缚；湖广衡水道副使史启元，谋深犄角，气奋协攻；湖广分巡上湖南道右参议今升四川副使罗宽，耀兵江粤，截贼去路，皆效勘定之筹，竞输声援之力。并各官兵功次，已从各省核叙，无庸职越■〈爻且〉更端也。

再照山贼狂逞，始自东粤惠、潮间，合伙万人，祸连三省。其阑入江右，则从楚桂阳，一日夜薄水南城。后因亡命响应，突入吉州之冠朝、永丰之会溪等处。而庐陵、吉水、宜黄、崇仁诸邑，无不告急。乃一朝剿灭，捷不旋踵，西江半壁，全赖以安，皆我皇上功德格天，孚威震世，俾内外大小臣工，勉竭智虑，各省官兵，争先用命，以有此一日之荡平也。第与闽、粤交界，万山丛杂之中，夙称盗藪，扑歼虽告成于今日，而将来之蕴发，尚未可知。凡善后事宜，敢不鳃鳃为终局筹之。臣初入境，目击伤残未起，补苴犹疏。哀鸣疾首之灾黎，如何安集？水陆萑蒲之遗寇，如何搜防？日与抚臣再四商确，几番采

议，以为欲安戢人民，先急备御。除虔镇善后，如汰兵士、制火器、设县邑等项事宜，听该督抚另牖列入告外，若抚臣解学龙，于被患地方，亲历崎岖，提防要害，各有规制，职请得而略言之。其设兵也，以省城为十三郡根本之地，使营制星罗，方称居重；以进贤、丰城为省会枌闾之冲，必兵营森布，甫得奠枢。若险与荆楚接界，每惧贼衅窥伺者，系宁武、袁州、九江诸郡邑，则官兵之制当新。其近与虔南接壤，向为流贼践蹂者，惟沙溪、白羊坳、乐安诸吭隘，则官兵之备宜密。与逼闽之信州、广昌及缉盗之鄱湖水师，俱势属险要，须兵扼当关。计凡更定（中缺）敕下该部覆加查议。如果职言不谬，复议上请，分别录恤，行臣衙门遵照施行等因。崇祯七年八月十一日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

卷查先该江西巡按叶成章题为官兵奋勇、直进九连、捣巢大捷事内称：看得虔南一块土，跨四省，逼九连，山寇出没，时为地方之忧。崇祯二年岁杪发难，把总邵伟以擒捕深入，身死行间。旧虔抚臣刘泽深不忍军民之荼毒，所以会檄两省道将而并力进剿也。一时人心共愤，文武同仇，莫不思灭此而后朝食。于是选卒厉兵，分道捣巢，获级三百五十四颗，生俘一百一十一名，贼势大败，乃始遁入深山密林，为逃死计。是役也，获功自蛇豕窟穴之中，允非冒斩以充数，审勘经推官邓日崇之手，何敢捏虚以为实？诸臣与戎行者，亲冒矢石，出一生于万死；握帙算者，指授方略，以樽■〈爻且〉寓折冲。其在粤属文武官吏。应听粤中按臣勘报外，如旧虔抚臣刘泽深，运筹制胜，一鼓而我武维扬；江省抚臣魏照乘，谋断相资，所向而肤功克奏；是皆节制严明，封疆倚毗，厥功伟矣。巡西道汪元功以代庖拮据，虏势尽在其目中；守北道张伟，虽入援北行，而筹画已周于事始；参将金文光，擐甲先士，用间破贼，即卒旅之用命，觐威令之风行；署太平营把总陈奇志、署南赣坐营朱芾、赣州卫千户吴应明，桓赳之气，皆能歼厥渠魁；名色把总王明高、骆兆运、张羨、王大忠、营长李初茂、薛建绩、刘汝瑕、黄允华、教兵官郭继祖、王习仪、旗牌官温子魁、哨长王略、赖德仲、赖儒、把总下部兵何耀，贾勇先登，亦能制贼死命；把总邵伟，杀贼而为贼所杀，英风勃勃，死之日犹生之年；中军李德先逐队而进，亦有生擒；存当优异，歿难泯灭。以上道将诸臣，提兵整旅，固叱咤而风生，从征诸员役，投石超距，亦有力其如虎。盖皆藉赫濯皇威，稟成算于阁部。虔抚刘泽深奉扬而不鬯之，江抚魏乘又互为犄角，合群力群策以奏此捷也。他如同知戴应豸，虽输挽效劳，然闻督兵入援之檄，辄称病以卸肩；把总李犹龙，虽有擒斩微功，然捏流贼寄赃，挟索居民，岂止见疑于二卯？各经议处，不必叙及。林桂芳之负约也，陈达之妄报也，功未蔽罪，斥逐宜严。丁时富、郭镇邦、徐荣先，如以回籍，亦当并录，然临行时索船索夫，颇多骚扰，免追论

幸矣。当此地方多故，粤寇又复侵扰，我邻疆有功不赏，无以鼓豪杰向往之气。若一气滥及，亦无以优夫慷慨戮力之人。故臣因司道之议，而再为推勘者如此。使人知功无微而不录，亦非幸之可徼。庶赏罚明而劝惩备，将吏愈有所激发，小丑不足平矣。至于增隶河长，移设官兵，皆属粤地，虔臣陆问礼已入地方，新猷焕发，移会粤中督臣，自当酌议上请，非臣智谋所能及也。伏乞敕下兵部议覆施行等因。崇祯四年八月初六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

又该江西巡按倪元珙题为山海并报杀贼胜贼事内称：看得粤寇之突扰江右也，自吉州白羊坳百户梁学败亡，而势弥猖獗。泰和之中祸，亦岌岌矣。幸闽将郑芝龙，奉虔抚之檄、闽抚之谕，而偕弟郑芝虎，提兵蹙追。其浑身是胆，既必欲灭此而后朝食，而裹粮疾走，又如迅雷之不及掩耳。猝遇于冠朝，而五路合战，杀贼二百余级，夺回被虏男妇三百余名口。当斯时也，旌旗为之变色，川山为之吐气，即迅扫何难。詎意闽省以海寇窃发，而芝龙又捧檄驰回，寇氛遂致燎原矣。即剿局未竟，而当贼势纵横之日，终不敢窥犯泰和，实冠朝一击，先黄牛峒而夺魄者也。故挥同气之戈，倡同仇之义，芝龙兄弟，自为首功。而陈秀诸人，以少击众，血战殊劾死力，至于阵亡之王贵、林科等，查当日虔抚之（下缺）。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六六六～六八七页。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按路振飞题」稿

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仍加俸一级臣张等谨题为驰报夷船突犯、据实纠参、以责后效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崇祯七年五月初九日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福建巡按路振飞题称：崇祯七年二月十六日据福建按察司经历司呈奉本司帖文，崇祯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蒙臣案验，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职方清吏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臣题前事等因。崇祯六年八月十三日奉圣旨：据奏夷船突犯，舟师被挫，该抚镇道及汛地各将领平时何无侦察备御？着设谋奋锐，刻期驱剿自赎。鲁应魁已有旨了。并程应麟等俱看议速奏。路振飞职任巡方，将吏有不称的，即应参处，何云非所敢议？失事情形，着详查据实具奏。兵部知道。钦此。钦遵移咨到院。准此，除鲁应魁等听兵部议覆外，札行本官，遵照明旨内事理，将失事情形，详查确实具奏等因，备札前来。奉此，备案付司，即便行会漳、泉二道，速将红夷突犯南澳、泉南等处失事情形，逐一确查，据实具详，以凭回奏等因，抄呈到司。蒙此，本月二十八日，又为夷难突发、臣言已验、谨纠疏防召侮之实、以责剿夷赎罪之效事，蒙臣案验，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职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福建巡抚邹维琏题前事等因，本年八月二十日奉圣旨：巡抚身任封疆，事权甚重，何云人微言轻？且既揣知事变，即应严饬将领实图备御，岂弛防致误，饰称言验，便可卸责？邹维琏玩泄殊甚，着吏部

并查道府等官议处。郑芝龙猖夷败衄，应否图功赎罪？闽海镇帅关系不小。鲁应魁一筹莫展，屡被纠参，兵部竟不核覆，是何缘故？并张永产俱着速议处。其失事情形，仍着巡按御史确查具奏。钦此。又该福建巡抚邹维琏题为漳将剿夷屡捷、谨据实报、以少慰圣怀事等因。崇祯六年八月二十日奉圣旨：夷氛方炽，虽报微挫，然我兵焚舟损将，所失不小，何云军声大振？程应麟着戴罪图功自赎。仍着路振飞确查实情具奏。邹维琏一面督励道将，亟图剿御，不得玩饰。该部知道。钦此。钦遵通抄到部，咨札前来，依奉遵行间，又蒙本院札付：准吏部咨同前事，行查该道府等官职名报部，以凭议处等因，备札前来。奉此，案行到司，遵照明旨内事理，速将前后查勘失事情形，逐一从实勘明，不得隐饰，及该道府等官职名，一并查明具详，以凭奏报等因到司。蒙此，依蒙移行分守漳南道、分巡兴泉道，将南澳、泉南等处失事情形，从实查勘，并取该道府等官职名，开报通行繇覆去后。

续准分守漳南道右参政施邦曜手本：据漳州海防同知吴震元呈称：该卑职查得六月初六日，红夷突犯南澳，以焚船报闻，卑馆即奉本道宪票，星夜驰往玄钟协守，并查当日功罪情形，已经具详在案。其自六月初一日以后，夷船大小二十余只，陆续抛泊外屿。官兵见势大难敌，固守陆岸而不敢挑衅。至初六日，夷难突发，贼船夹攻南澳，官兵拒敌血战而死者一十七人，把总范汝樛中弹重伤。彼此各发铳打，先烧谢奇一船，又延烧四船，而我亦焚夷哨三船。至夜，用居民张宪治等之计，后以五船烧其三船。其夹板大船，明早遂遁。南澳孤城，藉以得完，而居民亦保无登犯焚劫之祸。其当日所烧之三船，见有船可验。其当夜所烧之三船，黑夜深洋，彼此付之一炬矣。自后该将先奉本院速收榆效之宪牌，又奉本都院发银雇船、堵击立功之令牌，又蒙本道调黄应中之兵协援守城，而使其专力于堵击。而九月二十日以后，夷船大败，零寇南奔，该将曾不闻有追逐擒斩之捷也。与之以立功之路，而不能为赎罪之图，即该将何能以自解焉。其功罪实实如此等缘繇到道。据此，该本道覆查得南澳、中左，南北相距四百余里，顺风须二日程。中左属泉，南澳属漳潮两府。属泉者应听兴泉道查核。本道所应核，惟南澳而已。南澳在闽粤交界之间，其地距岸四十里余，海中突起一山，有司照管不及，故设一副将，带闽粤之衔，领两省水陆二兵以控制之。先事戒备，临敌御侮，皆该将军也。乃夷船于六月初一日起陆续入汛，澳将程应麟即撒漳玄钟游并粤柘林寨之兵以御之，相持至初六日，夷与贼并力夹攻，寨游并力出御。漳属游兵迎战者，计船一十三只，目兵六百余名，彼此火铳交发。然夷船高大，我兵船低小，不能仰攻。兼以夷铳猛烈，谢奇一船先被夷焚，又纵火反风自焚船四只，目兵被铳死者一十七名，把总范汝樛亦被弹伤。我止焚其夷哨三船。馆查是实。船兵随登岸，谨守澳城，夷

船仍泊不动。旋因居民张宪治等所请，复将兵船五只扮作火船，夜半与柘林寨兵同往。据报又焚其夷船三只。第黑夜海洋，有无莫凭。及本道行查，该将执渔人拾有夷裤、夷桶等项，以为焚船之证，终不如斩获之有实据也。惟夷船随即开驾，不可谓非焦头烂额之力也。故本道查参该将，谓虽与束手待毙者有间，实与功不蔽过者同科。议宽以责其后效。蒙本院疏参，责其戴罪自赎。此该将之定案也。然必有功，方可自赎。今本院激励将士，并力南征；又蒙抚院亲临漳郡，发银该将，雇募民船，以补焚失之数，令其堵截窜夷。本道随檄黄应中之兵，以壮声援。立功正在此时。夫何夷船被兵大挫，擒斩累累，败北南下，该将竟不能一矢相加遗，并无寸功可赎，是则所当议处者也等因繇覆到司。

准此，又准本道手本：据同知吴震元呈称：南澳一案，已经具文另详外，查得六月十六日，韩登坛青澳港擒斩红夷二人夷级小功，夷衣见在卑馆，玄钟所亲验解道者也。二十六日，袁德、周之祥刺屿打石澳擒斩夷首一颗，焚烧夷船一只，本道亲在海澄，当日解验者也。六月二十四日，汤日昭擒获生夷十六名，蒙本道发海澄县审系香山澳夷。然澳夷亦夷也，外夷阑入内地，且此时不先不后，适与红夷相值，汛地官兵，自当擒解。但与生擒红夷之功，似有分别，应听宪台处分者也等缘繇回报到道。据此，查得夷自六月初旬入漳泉汛地，抚院所题漳将剿夷疏内事，皆本月中事也。今奉旨确查，本道身在事中，各将功罪，焉敢一字隐饰，以自陷欺罔？如疏内戴罪之程应麟，其得失情形，已详覆于按院疏内。惟是抚院见其能率众力战，故列其名于报功之列。然究竟谓其当戴罪责成之意，未尝不与按院同。该将自当奋力勉励，以图后效，乃今夷船已经别将力战奏捷，该将无寸功可立，自当议处，又何说之辞？若韩登坛青澳港斩夷二级，已经解验行馆，再核无伪者也。袁德、周之祥在刺屿澳擒夷一级，攻焚夷哨船一只，本道在海澄亲验无欺者也。汤日昭生擒一十六名夷，始获时不独该总报为夷也，即旁观者莫不喜真夷之就获也，抚院越在数百里之外，闻该总之报，我无一兵之失，一举而生擒十六夷，宁不谓有功，故即据报入告。及本道发海澄县查审，始知为香山澳夷，风飘入闽。然其来何偏与红夷值，又属可疑。本道再行文广东海道，查其来历，据覆称系澳夷是真。夫澳夷则不可杀也。然越界入汛，则法应报也。汤日昭不可言功，亦无罪可议。此皆本道见之前详，见在院案可查，更无一字欺诬者等因回复到司。

准此，又准本道手本：惟照本道所属惟漳，则惟知言漳而已。查抚院所参夷难突发一疏，事属中左，非本道所辖，职名无从查覆。除南澳失事情形，别文查覆外等因，回复到司。

准此，又催准分巡兴泉道参政今降级管事曾樱关称：看得红夷所志在市易，并无他肠。去岁驾船入内地，无敢有侵犯。此番突入中左等处，焚烧郑芝龙

与张永产各战船，盖求市而不得，遂愤然于一逞。此失事之情也。郑芝龙部下焚过船十余只，张永产部下焚过梧铜游船五只。是时，郑芝龙新自广东剿贼回。是日，正在中左阁船燂洗。红夷自外顺风潮而入，瞬息数百里，实出我不意。而张永产则奉抚院军令，调兵往北路会剿香贼。是日，正在泉州城下与本道料理兵食船器等物。泉南所选领兵北援者，乃浯屿把总薛震来。浯屿与郡城密迩，即浯铜等游之精兵亦多挑选到泉，以待启行。而泉州去中左二百里，尤有鞭长难及之势。此失事之形也。郑芝龙剿夷之功，为海上数十年奇捷。张永产擒活夷十名，兼擒贼六十四名，论功除芝龙外，莫多于永产者。蔡全斌即张永产部下之把总，亦戮力于料罗与有剿夷劳绩者。郑芝龙不但当复级，并当优擢。张永产纵不得升迁，功过相准，当复其原级。蔡全斌新任数月，亦当还其原官。但蔡全斌之才，宜陆不宜水耳。若道府，则本道与知府樊维城是也。法当席藁，听朝廷处分，不敢别置一喙矣。本道更有说焉：此番红夷之哄，除郑芝龙船只外，在中左不过失五船而已，并未尝登岸侵掠人民也。七月初八日，夷乘风复突中左，张永产与同安知县熊汝霖，亲执刀督兵御之于海岸，夷纔登岸，即被我兵弹死十余名，又焚其尖尾等船，夷实时返走扬帆去，未尝动我居民一木一草。张永产与熊汝霖复亲率舟师追之，直至外洋，两日两夜而后返。虽其时南风用事，彼顺我逆，未能得志于彼，然夷自是再进泊旧浯屿凡二十日，与中左相望，未敢复发片棹逼中左。若非张永产守御有方，安能得此？本道七月十一到中左，亦与夷对垒相守者。夷驾船别去，而后本道归，亲见其情状。当时尚以官兵之不进为怯，夷去后复猖獗于他处，乃知张永产保障之功甚大也。盖失事本小，且与张永产无干，而中左一带之安堵无恙，则皆其力。本道不敢不为一言等因回复到司。

准此，随该本司署司事福州兵备道右布政使张天麟覆看得：红夷之犯漳泉也，起于求市而不得，故愤而以兵攻我。一时艨艟巨舰，出我不意，乘潮冲突，风飘一日数百里，倏而南澳，倏而中左，焚舟毁器，海懦骚动。致蒙抚按题参，圣明诘问。凡有地方军旅之任者，诚无容卸责。然而得失可以参观，成败难以概论。就中情事，有可得缕陈者。盖漳之有南澳，泉之有中左，犹堂奥之有门户也。故各置阍帅以弹压之。南澳则有程应麟，中左则有张永产，其责任均也。六年六月初一日，夷犯南澳，至初六日，挟贼夹攻。夷船高大，我船低小，火铳交发，谢奇船先被焚，因而延烧四船，我亦焚夷哨三船。至夜，又计以五船焚其三船，夷寻遁去。是役也，把总范汝樛被弹重伤，官兵战死一十七人，夷之死者亦相当。此则南澳之情形也。初七日，夷至中左。时游击郑芝龙从广东新回，阁船燂洗，以图北伐。张永产亦在泉州料理会剿船械。中左去南澳数百里，夷船乘风卒至，出于意料所不及。是日，芝龙部下焚船十只，张永

产部下焚船五只。此则中左之情形也。厥后十六日，夷犯青澳港，韩登坛擒斩夷二人。二十六日在刺屿打石澳，袁德、周之祥擒斩夷首一颗，焚夷船一只。二十四日，汤日昭擒生夷十六名，虽审系澳夷，然何以适与红夷值，则不可谓非夷也。其在漳者如此。及七月初八日再突中左，张永产与同安知县熊汝霖合力御之，弹死夷十余，焚其尖尾等船，夷即退走。永产、汝霖穷追两昼夜乃返。其后夷游移旧浯屿间，不敢正视中左，则一击之力也。其在泉者如此。合而论之，均一夷之发难耳。其犯南澳与犯中左，狂逞之势，初无甚异。故本院疏参概责程应麟、张永产、郑芝龙以图功。盖芝龙虽无汛地之责，而船器被毁，同一失事。抚院夷难一疏，似专督芝龙。而漳将一疏，亦未始不责应麟以戴罪自赎。总之，颠倒鼓舞，以期诸将桑榆之收耳。无何，料罗之役，芝龙果建奇功，焚其巨舰，俘其丑类，为海上数十年所未有。张永产擒活夷十名，又擒贼六十四名。惟南澳寂然无闻焉。所以道馆查勘，不能不于应麟致不满耳。此则功罪之大凡也。夫功多则当捐其罪而论功，郑芝龙是也。功不多则亦当准功而原其罪，张永产及韩登坛、袁德、周之祥、汤日昭是也。予之以赎罪而卒无成功，程应麟其奚以自解？该道馆身在事中，其闻见无不确，本司因得据成案而次第之。至于道府职名，奉旨专在泉属，该道曾樱、该府樊维城，一则监军多帑幄之筹，一则措饷有缓急之赖，泉南一区，藉二人保障者方大，实难以失事苛求也。蔡全斌听别案归结等因呈详到臣。

该臣看得：崇祯六年六月内，红夷之初犯南澳，复入中左也，地方虽未见蹂躏之惨，船兵亦曾有损失之形。维时臣据警报，便已从实疏闻矣。今奉明旨，着臣将失事情形详查具奏。若不矢公矢慎，稍涉隐饰，臣义所不敢出也。谨直陈其概。失漳之有南澳，犹泉之有中左也，其地同，则其设官御侮无不同。及查南澳汛地，系副总兵程应麟守之。自六月初一红夷入犯，相持至初六日，彼此始弹铙交加，究竟我船被焚十只，我兵仅焚夷哨船六只，把总范汝樛复为弹伤、身几不免，目兵死者十有七人。使当时为应麟者，或早见预防，力而驱之海外，南澳无恙，中左亦无恙矣。即不然，失事之后，据实报警，力图后效，虽有败衄之愆，而无欺饰之罪。乃不惟不居罪也，反饰以为功。今经查明，功则何在？抚臣邹维琏素以赏不踰时自信者，见报即发二千金散赏。若非道臣施邦曜真见应麟之罪，力阻而留之漳浦，若许金钱被应麟白手骗去，后何以训焉？此南澳失事之情形也。迨六月初七，夷遂乘风助顺，突入中左。中左则系游击张永产汛地也。郑芝龙归自广东，船在彼阁岸燻洗，被夷焚烧十只。张永产见在泉在料理兵食，听调部将蔡全斌遇敌，船竟被焚五只。此中左失事之情形也。故臣当日报疏，俱以戴罪立功上请，政予诸将以自赎之路，责以榆效之收。无何，七月初八日，夷船复犯中左。张永产与同安知县熊汝霖力能麾兵

御之，把总葛定竟以冲锋战而死，焚夷尖尾等船，夷众亦多弹死。又复乘胜穷追，夷亦远遁，中左赖以奠安。此即自赎之明效，故不论。嗣后料罗大捷，与郑芝龙又各建有殊功也。即漳属之备总，如六月十六日韩登坛亦有青澳港之斩获二夷；二十六日袁德、周之祥有刺屿打石澳之报斩夷一级、焚夷一船；二十四日又有汤日昭擒生夷十六名，细查系广东香山澳属夷，因风飘入，维时臣正巡兴化，颇悉其详，故不敢率尔题报，业经道臣施邦曜移文广东道查明，见有议释文案可据。然是夷也，虽与日昭后获十四名之真红夷有间，惟是属夷亟应宥释，而后获之真夷则见在候诛矣。独南澳副总兵程应麟，自红夷入犯，责令戴罪以来一似袖手旁观，半筹莫展。始欲掩罪而冒功，后又无功以赎罪，真不能该将解矣。此乃两地失事情形及各将功罪，实实如此，谨据实以闻。

抑臣更有请焉者：中左船只失，此海上事耳。武臣游击张永产、郑芝龙今俱经降级图功，而一带居民安然无恙，地方耳目难掩，若该道曾樱、该府樊维城深藉保障之力，况比来又各着有成绩，伏祈圣恩宽宥，以劝任事者也。除蔡全斌另疏奏结外，既经该司具详前来，相应具题，伏乞敕下该部查议。阵亡把总葛定，并议优恤施行等因。崇祯七年五月初八日奉圣旨：兵部复议具奏。钦此。

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红夷愤逞，突入南澳，副总兵程应麟，其信地也。初樱贼锋，辄致败衄。乃乘贼之退饰功冒赏，贪狡甚矣。及责令其戴罪图功，犹然一矢不加，无功可赎。则南澳何地，安用此懦弁为哉？中左始虽失事，然贼再犯之时，张永产能麾兵力御，乘胜穷追，地方藉以安堵，庶几桑榆之收。嗣后与郑芝龙复有料罗大捷，亦功之不容泯者。此外如韩登坛等，或斩级，或焚舟，或生擒澳夷，若诸弁亦见勇敢一班矣。今据当日之情形而核议之，则在应麟一筹莫展，饰诈偏工，合行褫革。张永产、郑芝龙功多于过，先经降级，相应请复原衔。韩登坛等四员，量行纪录，以观后效。至于该道臣曾樱、知府樊维城悉心保障，着有成劳，无容苛议。若阵亡把总葛定，志期歼贼，奋不顾身，照例优恤，以慰忠魂可也。谨奉旨复议，相应覆请。伏候命下，将程应麟革职回籍，系流官；张永产、郑芝龙准复原级；韩登坛、袁德、周之祥、汤日昭本部纪录；曾樱、樊维城免议；葛定系流官，照例褒三等，赠游击将军。驰报夷船突犯，据实纠参、以责效事，崇祯七年五月二十六日，郎中张士弟、协赞司事郎中邹毓祚、管理册库员外郎郑觀光。

兵部为驰报夷船突犯等事，该本部题云云，崇祯七年六月十七日，太子少保本部尚书仍加俸一级等具题，二十六日奉圣旨：程应麟着革职回籍，张永产、郑芝龙准复原级，韩登坛等该部纪录，葛定赠游击将军，曾樱等免职。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福建巡抚，合咨前去

，烦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转行各官一体钦遵施行；一咨都察院，转行福建巡按御史。崇祯七年六月三十日，郎中邹毓祚、管理册库员外郎郑覲光。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六六一～六六五页。

兵部题行「郑芝龙姑令戴罪图功」残稿

（上缺）好，疏防致败，罪诚难道。但该弁年来讨山寇、破锤斌等贼，节有劳绩，未经勘叙，功过似可相准，其才亦口可策。目下夷船虽泊外洋，残败之余，政苦冲突叵测，刘香诸寇又方披猖，俱应责芝龙以奋励收拾者。姑降一级，令戴罪图功自赎。张永产起自废弃，畀以泉南，保障地方之事皆其事，安得以兵力单薄、动多碍手为辞？并降一级，戴罪图功。如再不效，国法俱难轻贷。守备梁燮、把总范汝樛，损失兵船，既称彼此拒敌，且负重伤，亦非退怯者比，姑行免议，以观后效。蔡全斌概被损失，毫无堵御，革职提问，于法非苛。副总兵程应麟，已经奉旨准其戴罪图功自赎，相应免议。此外如科臣所指之周文郁，妒嫉狡猾，纵寇扰民，盖以前追贼之罪案也。近据塘报，已到觉华，相应敕该抚监速行提问归结者也。谨奉旨核议，相应覆请，合候命下，将鲁应魁革任回卫（系世职），郑芝龙、张永产各降一级戴罪自赎，蔡全斌革职提问（系流官），周文郁行该抚监提问（系流官）。崇祯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署司事郎中包凤起、管理册库员外郎汤一湛。

兵部为臣乡战将倏歿等事，该本部题云云等因，崇祯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本部尚书张等具题。二十六日奉圣旨：鲁应魁着革职回卫；郑芝龙既有前劳，姑降一级，张永产降二级，各戴罪剿寇自赎，着有殊功仍与议叙；蔡全斌着革了职，并周文郁俱该抚提问具奏；余依议，闽帅速推堪任的来用，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福建巡抚，合咨前去，烦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行令各官一体钦遵，并将蔡全斌革职提问，定限本年十二月终具奏施行；一咨辽东山永巡抚，合咨（一手本东协宁锦太监，合用手本前去），烦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即将周文郁提问，定限本年十一月终具奏；一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转行福建巡按御史将蔡全斌革职提问，定限本年十二月终具奏，转行巡关御史将周文郁提问，定限本年十一月终具奏施行。崇祯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署司事协赞郎中包凤起、管理册库员外郎汤一湛。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一册九～十页。

卷二

兵部题行「闽海屡报斩获」残稿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喻思恂题本（崇祯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抄送）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抚沈犹龙题」稿

海寇刘香残稿一

海寇刘香残稿二

兵部行「兵科抄出福建五虎游击郑芝龙奏」稿

兵部行「兵科抄出江西道试监察御史陈起龙题」稿

兵科抄出福建巡抚萧奕辅题本（崇祯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到）

闽浙追剿海寇叙功残件

两广总督沈犹龙题本

福建巡抚萧奕辅题本

兵部题行「闽海屡报斩获」残稿

（上缺）获贼于小□洋，虽斩获不多，□有战必胜，斩□□□有倭级。有谓香贼余党勾引萨子马一种及李旦□子，欲合■〈舟宗〉以图再逞者，侦探未的。臣窃谓上藉皇上之威灵，下赖诸臣之效力，又有抚臣邹维琏简兵□□，宵且不遑，隆礼废将刘应宠督发舟师，与郑芝□夹攻。凡贼去来之所，而尤号令将领，指授方略，责诸将以保状，期于必济。故沿海寨游，时报斩获，可以□清海甸，无烦南顾之忧。不意方在收拾，而豪杰相续零落。如上杭县□□粤之程乡正九连山贼盘踞之处，知县陈正中冰蘖□节，文武兼材，身家视民，风霜不避，以司牧而驰驱介冑，□地方□享宁谧，本官积劳成病，时吐血数升，医药□□，于四月初二日病死。臣方对案流涕，而参将宗余荫之死报到，把总李嗣宗之死报又到矣。余荫竟追贼至□沙五澳，陡遇飓风，殒躯巨浪，其身骸从菁屿潭捞出，头面俱裂，士卒哀号，父老悲恸，更可伤也。若郑芝虎，□芝龙左右手也。自广河战胜，尾刘香至竹蒿屿□□，遭风漂泊，不知所之。有传其收泊高州者，有传其收泊崖州者，总无定据。芝龙虽精忠为国，整旅不□，五内未免过于悲恻。嗟乎！此何时也，行至九十山成□□之时，天意如何，而使良将廉吏，死者死，离者离，□□定胜天，自古记之。芝虎消耗，臣已谕芝龙四散躡访，□祈皇上将宗余荫、陈正中等破格优恤，以为生者劝。再严敕诸臣，责在山者务剪山之梗，责在海者务息海之□，勿狃小胜而长敌人之谋，勿偷便安而懈我军之气，治兵整械，时刻磨励，寨游哨捕，彼此会合。倘汛地报警□即斩灭，临汛失事，不能救援，臣俱以白简从事，庶□□知所劝惩，闽事可无他虞矣。臣草疏已毕，复闻郑□□部将陈鹏等漂泊高州，又有斩获刘香之捷，则随□破贼，渠魁终难逸网。惟是郑芝虎究竟未有下落，统容臣再行查实另报等因。

崇祯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奉圣旨：闽贼屡报斩获，亦见将士勇奋，还等乘机鼓锐，□□扫荡，以靖地方，勿狃小胜弛懈。宗余荫等即查明议恤。该部知道

。钦此。钦遵。通抄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知县陈正中□吏部议覆拜行抚按刻期荡平外，看得闽海数□以来，鲸鲵不绝，兹又重以飓风覆舟□将，良可悼□。据该抚、按疏称，颇有斩获，渐成破竹之势，当收九□之功。鼓锐扫除，何可刻懈。至参将宗余荫以督舟师遭飓溺死，劳勩可悯，虽非死于锋镝，不可谓非□□王事，所当照例加赠，以示激劝者也。既经奉旨议恤，相应覆请，合候命下，将宗余荫加增副总兵。崇祯六年八月初二日，署司事员外郎包凤起、管理册库员外郎蔡澄。

兵部为官兵屡破倭贼等事，该本部题云云等因。崇祯六年八月十二日，本部尚书张等具题，十七日奉圣旨：宗余荫准增副总兵，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福建巡抚，合咨前去，烦□□部覆奉明旨内事理钦遵查照施行（下缺）。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六五七页。

兵科抄出浙江巡抚喻思恂题本（崇祯七年十一月初一日抄送）

巡抚浙江等处地方喻思恂谨题为海寇既遯复逞、镇将弛防不戒、谨特疏纠叅、以振积玩、以信功令事：崇祯七年九月二十日，据浙江按察司经历司呈：承本司帖文开称：该本司署司事右参议兼佥事薛邦瑞问得一名张之斗，年四十九岁，系南京龙虎左卫指挥佥事，原籍陕西西安府渭南县人。状招：之斗中万历己未科武进士，蒙选南京大教场坐营，历升都司、游击、参将至副总兵。崇祯五年七月内，蒙兵部等衙门会推升授浙江定海关总兵官署都督佥事，于崇祯六年三月十一日到任，镇守浙江等处。及有已到官陈学捷，亦由武科历任升授台金严参将，于崇祯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到任。又有已到官李镇邦，原系湖广鄖阳卫世袭指挥，升授温处参将，于崇祯六年五月初六日到任，各照分守地方。六年五月内，适因海上寇首刘香老纠集伙党，流突闽、浙海洋，肆行劫杀。至六月内，忽犯浙江宁波府属昌国、石浦，关系先存今被贼杀死游击周乃武与署昌国总事已问结犯总沈雄飞等防御地方，时因贼众兵寡，本关兵船被烧败；之斗驻师普陀，发兵救援，调度防守，贼遂退去。当经移报抚、按二院议处外，后贼复在福建海边劫掠，该彼省督抚军门移文浙省发兵会剿。本年七月二十二日，之斗统督参将陈学捷、游击吴宣猷、周乃武及备倭孙维翰、哨总王应斗等各捕督兵船，追至闽地沙埕，扼贼归路。适福兵船因遇飓风，将船损坏；又值红夷入犯，撤师回关。因而之斗谓贼无定向，且势孤难以久驻闽海穷洋，令撤陈学捷先回间。本年九月内，贼犯大岙，之斗职专镇守，不合失于约束部将防御。比陈学捷回舟，繇大岙经过，亦不合徘徊，不急督率兵船齐防，以致部下哨总王应斗在途闻有贼警，带同捕兵先行逃走，遗弃空船在彼，被贼乘入船内，假充兵船，混来入队，致游击周乃武于本月十三日误认我兵，奋登船

上，坠贼狡计，用火焚毁船只，周乃武被贼杀死。彼时参将李镇邦先奉檄文防守黄华内地，去大岙二百余里，猝难救援，但镇邦职系参戎，不合不能展筹追剿，以至刘香老等一伙遁回。俱经详报院道查议间，随为大伙贼船复犯汛地，官兵堵截失利，谨述飞报情形，据实上闻，仰祈圣鉴事，奉巡抚罗都御史案验，准兵部咨前事，职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该巡抚罗汝元题前事等因，该本部尚书张凤翼等覆看具题。

崇祯六年八月十三日，奉圣旨：周乃武、沈雄飞、马鸣霄俱着革了职。该抚、按提问具奏。陈学捷、张梦征姑着降二级，戴罪管事，如再疏误，重治不宥。兵事全属镇将，张之斗玩怯殊甚，果否尚能图功，还再确议速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沈雄飞等已经咨行该抚按、提问具奏、并陈学捷等令降级戴罪管事外，看得：镇臣张之斗，身为大帅，闻警义当先登，乃始而闭门株守，继而进退踌躇，建旗鼓者而若此，又安望偏裨之用命哉？止以寇在门庭，未便易置，故臣部有降级戴罪之请，尚欲冀其桑榆之收也。今奉明谕，谓果否尚能图功，洞见其朝气已竭，不堪再鼓。与其姑待一日，徒削壁垒之色，不如速更一人，立振刁斗之气。相应将张之斗革职回籍，查系流官，遗下员缺，容臣部即行推补。既经奉旨确议，相应覆请，伏候命下遵奉施行等因。

崇祯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奉圣旨：张之斗革职听勘，员缺速推堪任的来用，述旨内「怯」字讹「法」，改正行。钦此。钦遵合咨前去，烦照本部题奉明旨内事理，即将张之斗先行革职，定限本年十一月终旬，会同巡按据实勘明具奏等因前来。案仰该司照案备奉明旨内事理，即将张之斗先行革职，依限勘明，据实通详具奏等因。又蒙巡按萧御史案验，奉都察院勘札前事，准兵部咨札行前来，备案行司，即将张之斗移行革职，查勘明确，火速通详，以凭依具奏等因。

蒙司各行该道，烦照来文备奉明旨内事理，即将总镇张之斗先行革职，查勘明确，作速详道，以凭核移司通详具奏等因。彼时李推官奉委查盘公出，该知府张士良看得：革职总镇张之斗，身驻蛟关，志存马革，自莅任来，凡调度把扼之法及约束兵将之力，亦可谓详且壮矣。独此六月之御寇，致碍一生之威名，部院参词，圣旨切责，已令之斗避罪无门，而为法受过矣。但谓株守踌躇，则之斗复哓哓置辩，尚觉可原焉。盖今岁贼众强而且伙；自周乃武兵船被烬，而我兵势益孤，此时倘不度势而轻率出迎，总之以兵与敌也。况对垒之际，复遇飓风，则船兵之多寡愈悬，主客之强弱益着，坚壁固垒，此固上下与远近皆然也。及至会剿令下，之斗独挺身居先，单舟远驱数昼夜，且以不战激媿诸部下者，此之斗守御情形，卑府闻之独素，则先是未即战者，乃知己知彼

，不敢轻往，意固有在也。观乃武先以猝而败，后以猝而亡，不益可见哉。然之斗驻守普陀，而寇得寫入石昌，焚舟劫陆，数月不除。问谁所守之地方？问谁所驭之将卒？之斗不得不为法而受罪也。刑厅公出，卑府职微，据实参审，情状若斯。其定夺合候本院，非卑府所敢擅也。具繇于本年十一月内呈详本道转详外。

又为海寇既遯复逞、镇将弛防不戒、谨特疏纠参、以振积玩、以信功令事：蒙巡按赵御史案验，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职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浙江巡按萧奕辅题前事，崇祯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奉圣旨：海贼未创暂遯，正当严防复逞，如何一味玩泄，以致殒将焚舟？道将等官，着该部分别议处。所报失事情形，有无隐饰，还着萧奕辅严查，据实续奏。该衙门知道。钦此。又该浙江巡抚罗汝元题为查参违误将领、乞敕勘问、以明功罪、以重封疆事等因，崇祯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钦遵各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巡按疏内道臣杜乔林、同知黄金鼎咨行吏部议覆其失事情形、行文萧奕辅严查续奏外，看得：海贼南遯之后，虽暂扬去，而突逞可虞，该将领宜何如愆防者；乃该镇臣张之斗株守一隅，且何所见而撤参将陈学捷转守黄华，以致该将徘徊于大岙之间，把总王应斗闻警先逃，捕盗罗雄等率兵继走，致令空船为贼所乘。维时周乃武误认以为兵船也，遂坠贼计，与总哨俱被焚害。是杀乃武者，学捷等之遗舟；而撤学捷者，该镇之首议也。举何所逃罪？即学捷推称系临观左哨七号之船，而先季槐而倡逃者为王应斗，系谁付托，恐百喙难自解矣！李镇邦温区是其专辖，一筹莫展，致兹大衄，亦安得全诿过于人？二弁并应褫革，及该镇臣俱俟按臣查明议罪。其孙维翰、吴宣猷虽尚有血战破围之役，然寡谋致败，咎亦难遁，姑着降级戴罪管事，俟勘明另议可也。既经奉旨议处，相应覆请，伏候命下，将陈学捷革职，查系流官，李镇邦革任，查系世职，及张之斗俱俟按臣查明议罪，孙维翰、吴宣猷各降一级，姑令戴罪管事，仍俟勘明定夺等因。该本部尚书张凤翼等具题。

崇祯七年正月初五日奉圣旨：陈学捷着革职，李镇邦革任，并张之斗俱着巡按御史查明议罪，孙维翰、吴宣猷各降一级戴罪管事，仍俟勘明另议。钦此。钦遵移咨到院，札行前来，即将陈学捷、李镇邦并张之斗定限本年三月中旬查明议罪具覆，孙维翰、吴宣猷着各降一级戴罪管事，俟勘明另议等因备案行司，即将陈学捷李镇邦并张之斗火速查明议罪确详，以凭回奏等因。蒙查前事，先奉巡抚喻都御史案验行司，已经遵行外，今奉前因，蒙司将张之斗关行海道转行宁波府，将陈学捷关行分巡绍台道转行台州府，又将李镇邦关行温处道转行温州府，各查明作何议罪等因。

随蒙宁波府署印推官李清行提之斗到官查审间。比之斗备具谨陈会剿始末

、部将违令贪功、以致失事情繇事词投呈在卷，蒙研审得：革职议罪总兵张之斗者，乃失已见于东隅，而功未收于桑榆者也。当昌石六月之败，损兵毁筏，遂罹褫革，然论者犹为之斗惜，盖因之斗抵任以来，汰冗役，却尝例，其于武臣不怕死之义未知何居，而以文臣不爱钱律之，则反若擅美于此节也。顾横腰之黄金虽去，而在握之尺剑犹存，为之斗者独不宜以垂翅为奋翼，而收功于孟明之焚舟与？即不然，亦谨烽堠，申约束，期为亡羊补牢已耳。奈何一经革任，其气悒悒，如日将暮，而王应斗、周乃武等亦木偶视之？此所以避者避、死者死，而线索不提于傀儡也。独是参将陈学捷之撤守，其意何居？夫龟鳖小竖，方以忽见忽不见者乘人意料之外，而之斗顾可撤其藩篱与？至忿忿于认贼作子之乃武；而极口诟詈，斯言过矣。夫乃武之轻躁取败，虽不足以赎过，然捐七尺于波浪，而马革虽存，已有无尸可裹之痛矣。此论者虽（下缺）。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七一〇～七一二页。

兵部题行「兵科抄出福建巡抚沈犹龙题」稿

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仍加俸一级臣张等谨题为倭警屡闻、堤备宜预、申饬防御事宜、以裕安攘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崇祯九年二月初五日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福建巡抚沈犹龙题称：卷查准兵部咨该本部题奉钦依，以后沿海各督抚等官每遇两汛完日，逐一体访，将大小将领分别臧否，如其果贤从公议留，如其不肖据法议斥，如其人地不相宜不妨议调等因，备咨前来遵行外，今照崇祯七年两汛事竣，臣查汛内，春则群寇鸡连，冬则元凶鸱横，尔时远防近攻，闽海盖岌岌乎其未有宁宇也。贼之所至而兵应焉，兵之所备而贼不敢至焉，皆曰功；反是则狡险婪惰之弁，啧啧有声，宜曰罪。臣得而合课之。

谨按汛功非战不着，或偏师出击，以战为战，或枕戈待敌，以守兼战。其以战为战者，如五虎游击升副总兵加一级郑芝龙，智深勇沉，忠全信立，降李灭刘，与臣素有成言，一讨服舍，临事取之如寄。大担一战，澎■〈汙表〉一战，如鹳逐雀，如骥奔泉，飞驰万里之航，坐落长鲸之胆。迄于今，一炬除凶，比邻安堵，皆此两战有以先制其死命也。泉南游击加一级张永产，烂熟海务，揣合敌情，御军先治气，撼之不惊，决胜在当机，触者立碎，督兵大胆，奋战洪涛，直剪狂锋，坐绥降众。南路副总兵加一级高应岳，知兵不在尚口，威众不在矜容，独矢真诚，惟勤组练，斥堠明而藩圃密，五月登陴拒斗，乡兵咸出死力，故香贼有铜山人硬之号。五虎守备加二级陈鹏，有翘关跳涧之勇，而专气沉机；岳不可动，部署船械，精绝过人，谋定而战，战必先登，数千里海洋，常不旋踵，灭贼近推首功，横海飞将也。署浯屿寨守备加二级郭熺，栉沐经年，忧劳尽瘁，扼险致胜于担洋，转斗摧锋于钱澳，敌忾居先，成功居后。署浯屿寨守备加二级林宏，战功在未署寨之先，手格长鲸，飞弹着肤而不避

，卒收全凯，勇敢无双。海澄游守备加一级袁德，广法之战，俘馘特多，怒张搏虎，游戏奔涛，生平未尝挫恤，近功尤伟。南日寨把总加二级林察，力起凋疲，躬勤逻辑，布算虑周燕处，歼番警息拌飞。他如五虎标下守备加二级胡美、守备加二级陈经武、把总加一级吴华、把总加一级陈顺、把总陈盛宇、把总陈麟等，皆身经百战，功在捷书；而铜山寨把总加二级黄斌卿，愤发滢池之翼威，消鲸鳄之魂；东岐游把总加一级欧文全、定海游把总加一级王已观，冒险擒倭；标冲游把总余廷森，出洋夜击；臣或经奏报，或止从纪录，劳亦难泯，是皆贼之所至而兵应焉者也。其以守兼战者，在都阃如屯局佾书今升都司掌印陈维藩，桓桓满睫精神，朗朗蟠胸韬略，约五营于一阵，市人可驱，筹万里于三山，长缨欲系，守正用奇，无所不可，在将领如臣标下游击祁黄裳，机圆走坂之丸，气劲搏风之翮，耀武春秋不懈，御军恩法兼调，妥练精详，冲夷果毅，有用通才；澎湖游击今调中路游击加一级给王尚忠，一意推诚，通身耐苦，渡彭则拍浪吹铙，浑然忘险，署澳则当关新垒，屹尔无虞；标下赞画都司佾书安国贤，亦将亦儒，可任可议，取子布算，千虑逊其前筹，下马挥毫，一纸贤于十万；总镇标下坐营欧阳瑞曾，武闱标誉，玉帐攄筹，抚膺时欲封狼，休士不烦击斗；福宁浙营把总朱之鼎，早计防奸，按期训武，寇盗闻风丧魄，商渔破晓飞帆；福宁右营把总李朝炜，相机制敌，定策先人，招携与有勤劳，保境周防牖户，亲兵营守备加一级龙胜，俘献勤行万里，于擷劳着三冬，遇事有为，见敌无惧；标前营把总夏日炜，使士臂指服习，经防闾井救宁，七营中守分奉公之弁；标下左卫指挥中军古宗孔，久娴营阵，绝得士心，射鹄不露蹶张，阃虎偏饶恬媠；中卫指挥副中军郭轲，才可驱驰都块，志欲激昂风云，宣令维勤，矢躬无苟；总镇标下平海卫指挥中军丘大年，戢士拊循润洽，扬旌提喝风行，望去扑诚，到来矫健；又如赏功官吴正卿，猿射足资一臂，鹰扬堪励三军；标下右卫指挥孙贤，说剑欲驰万里，恤军不染一尘；火攻泉州卫指挥杨栋，殫缮器之精心，极料敌之能事；福州兵备道听用左卫指挥雍銮，五兵盘错咸宜，一旅干城堪寄；福州中卫掌印指挥田穀登，伟貌具有清修，知兵亦复爱士；漳州卫掌印指挥王应选，矢志不染不欺，治军有恩有体；崇武所署印千户朱康宪，壮志平吞鲸浪，实心不狃燕安；标下效劳汀州卫千户刘辅国，风波不避；旗牌官福州右卫百户黄杓，志节不群；标下左营守备吴献奎、后营守备刘俊，督兵守御，各殫辛劳；造船把总李国斌、陈士英，缮治楼櫓，饱飧风露；已上各弁，皆兵之所备而贼不敢至焉者也。又原任中路游击今升广东香山参将杨元，砺操始终如一，推恩甘苦必周，募士不惜私财，练军皆堪蹈海；处弱能强，击多用少；原任旗鼓守备今升本省都司佾书陈其蕴，开张溜亮，贯串沉深，提桴则风雷合变，执讯则闾阖披丹，绩耀旌旗，驾移轻熟；二官虽经升任

，劳在汛内，亦当并叙。

又访得兴化前左营把总朱悌，其年已惫，其欲弥深，日惟针削之是求，不知廉隅为何物。一、本官以星卜杂流，幸通仕籍，骄贪无忌，逐月兵粮，每兵克银五分，名为公费，用旗手王德、郑福等催取过送；哨官华国、王文遗等证。一、补哨官勒拜见礼每名十两、程席仪八两，任管班李元、娄文杰、门子陈应龙、龚祥催取过付，哨官朱守成等证。一、本官买闲冒顶旷兵：前营则有陈德、陈禄、王一龙、刘春、吴吉、廖元、林一升、杨应科、郭同、郭章，右营则有陈怀、林荣、傅华、郑扬、朱福、林光、郭清、黄龙、林元、龚武、郑宝等，月粮当堂对半均分；杨加宁张进李琦等证。一、本官放散新兵七年三、六、七三个月分粮银，借口使费，尽包入己，计土浙兵八十名，得赃一百七十余两；薛斌、李琦、张喻哨官黄应捷、王汝义等证。一、强占营兵黄珊即林朝选女，已受聘定与吴春元家人吴朝乘为妻，谋令营兵陈禄、陈德哄占为妾，被朝乘告道行县审断退还案证。一、本官不能戢兵，乘月粮未到，鼓煽梟兵杨京、陈淋、吴富、张曾等哄入县堂，挟讨无忌，经臣提各兵捆责。此一弁者，垂暮庸材，既殊识途之马，嗜膻秽质，还同升木之猿，所当革职示惩者也。

陆鳌营守备秦斌、获贼亦着微勤，染指遂干物议，借公成陋，引退饰非。一、本官在任散粮七次，营兵三百九十一名，每名月粮除去旧规外，通同书识林朗等捏名科派，一兵约一、二钱不等；告案证。一、本官将前总傅元功七年盘获陈可明等不明船三只变价十两三钱，侵匿不解，致扣各兵粮还库；各兵告案证。一、春操祭旗，额有公费二两，在事故兵内算除，本官同林朗另以各兵应分胙为名，每名扣银二分，告案证。一、本官名曰革去陋规，仍同林朗猫鼠派各兵敛银二十四两，造制彩轴等项祝寿，朗又将本官前退出陋规银十二两，假名为本官立石颂德，侵匿入己，经府审实，将朗拟配结讫。此一弁者，神则首鼠不振，鼻为营蠹所牵，败絮既彰，穷赴莫展，所当革任回籍者。伏乞敕下兵部，再加查核，如果臣言不谬，将郑芝龙等分别擢用，朱悌等照例处分，功过明而将吏奋矣等因。

崇祯九年二月初四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除郑芝龙等附簿纪录、内高应岳近该南京兵科等科署科事南京吏科给事中戈允礼等拾遗题参不概录外，看得：把总朱悌，衰年多欲，赃据已彰，妄庇营兵，占娶聘女，且以月粮未到，纵梟兵哄入县堂，何漫无纪律也？守备秦斌，猫鼠同眠，蝇膻无饕，祝寿颂德，饰诈遂非，虽前有微勤，而物议难追，并应革职回籍，以警官邪者也。既经具题前来，相应覆请，合候命下，将朱悌、秦斌俱革职回籍，查系流官。崇祯九年三月十六日，郎中王升、员外郎包凤起、王骥。

兵部为倭警屡闻等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该本部覆福建巡抚沈题前事等因，崇祯九年四月初二日奉圣旨：朱悌、秦斌俱□□□职回籍，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下缺）。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七一三～七一四页。

海寇刘香残稿一

（上缺）作梗海上，荼毒三省，肆张（约缺九字）条羈。粤道将更稔贯盈之（约缺八字）所共愤，而动（约缺二十余字）之师，已先潜于粤海。此盖抚院沈□□□张挾伐，预筹而鼓将士之忠奋；前按院□□星计周搜简，着胜而作敌忾之声灵；本□□□□□臣虑切澄清，揽辔而神万全之妙；□□道施邦曜苦心桑土，预急衣衲，遵奉两□□略，调发澄游精锐，以守备袁德领本游□□□拨铜玄哨官庄应春、陈辉、林毅□□□□□□□□一十二只，俱着袁德统领□□□□□□□□，又押香之母置之军前，饵贼会■〈舟宗〉南下。于四月初八日，在田尾远洋，与香鏖战。幸天助顺，无不人奋捐躯，士争冒刃。香势穷力促，纵火自焚，群鯢半□于燎焰，余孽多溺于洪波。此诚东南血战第一奇捷也。迨奏凯报功，袁德总哨，计先后擒夷贼一百六十八名，内释放被掳六十□□□□□□倪世耀总哨捕兵生擒贼□□□□□□□□，杀死贼众六名，擒获红毛番二名，并各获刀銃等器。据府馆开报，俱确不爽者。诸将卒戮力用命，俘获累累，此皆仰仗皇威丕鬯，而繇两□早计而定必歼之策，当机而发长胜之兵，与巡□道徐应秋、前道施邦曜画必中规，算皆导，督率鼓舞之所致也。斯时给粮糈、备军需者，署府事推官彭管龙溪县知县□□□□□县知县余日新、海澄县知县金□□。□□□□、□中调度者，海防同知陈世熙。至南路副总兵高应岳、澎湖游击王尚忠，声援海上，均应纪录。嗣后五月初三夜，又有巨憨李右凡，向□刘香契父，久逃吕宋，应香趋请，率其同党□宸藻等一十八人而来，在甘山外洋。若非铜山寨把总黄斌卿一鼓成擒，便与刘香父弟合鼓浪，祸将未有已日者。业经抚院□□□□□□□□贤等四犯，再覆定夺，亦应□□□□□□□□者。此漳将先后阵斩搜剿功次之实数也。若泉将之功次，听兴泉道勘叙等因。

又准分巡兴泉道关称：据泉州府回称：该本府知府孙朝让会同海防同知陈梦珠看得：香魁桀□，蹂躪三省，诸文武将吏，无不咸期歼灭，以纾圣明南顾之忧。故奉旨入广，□□□□□□□□运筹帷幄，集厚大师旅，□□□□□□□□妙用。按院张应星命将方略，威武奋扬，海道徐应秋选将调兵，造舰制器，兴泉道曾樱缮征剿之策，升任漳南道施邦曜预固战之谋，布政使王道元、按察使卢洪珪、兵备道右布政使张□麟、屯盐道参议章自炳、福宁守道参政陆鏊、署福宁巡道参议邹忠胤宣力分猷，赞勳王事，是为命世真才

，允称一时韩范。维时防馆奉令□□□□□□□□几于力疾尽瘁，本府通判□□□□□□□□联芳暨晋江知县戈简、同安知县熊汝霖、南安知县周官、惠安知县杨秀獬，或计兵饷，或募渔船，谋断相成于共济，醪纡素洽乎□□。泉南游击张永产精选貔貅之士，用伸挾□□威，是以一鼓而收田尾之捷。其它如总兵裴希度、副总兵高应岳、澎湖游击王尚忠、水标游击陈锜、都司李当瑞与沿海府县抚□标下中军备总□□之功绩，原疏胪列已悉，无庸卑职赘及也。

□□阐扬戮力之武臣，则主将郑芝龙英风贯日，豪气凌云，数组风云变幻，胸蟠甲兵纵横。遇香魁于田尾洋，号令奋发。有守备陈□□戈心雄，睹元凶之艘而首撸其锋，临敌胆壮，□□伍之众而齐击其锐；守备朱华、都司郑采、把总林辉瑜，豹音长知合变，龙剑预识雌雄；哨官翁魁、林升、谢悟、徐德、李一□、蔡山□、亲丁□□，勇往直前，矢石不避，同□进击，使香魁□不得逸脱，放火自焚，而擒获余锥、陈世瑛、林先生、陈谦六者，此其首冲也。有名色把总欧奇、倪世耀，膂力兼人，技能出众；哨官林仙□□荣等，机艺精熟，有进无退，以与陈鹏相□□者，此其同首冲也。有把总苏成，心急前驱，知有香不知有身，被伤立毙；哨官陈荣春愤焉奋勇以剿者，此其副冲也。有实授守□郭熺，谙熟海□机宜，善调军中甘苦，虽业经谢事，□香魁横行，自备粮糈，以成厥功者，此其同副冲也。有名色守备陈顺、林显忠、实授守备张梧，心切请缨，胆期扫穴；哨官吴良视贼如饴，骈□□呼，指戈环向，致其自焚者，此再副冲也。至于分道截冲者，有实授守备陈秀、林宏、胡美、陈经武、陈豹、林习山、袁德等，名色守备陈麟、吴华、陈盛宇、千总杨耿、把总□已观、林挺彰，皆志励斗鸡，心驰搏虎；哨官郑□□□成、陈德、王策、洪正、郑策、丘新、周华、曾敬、王兴、梁贵、何成、吴玉、邵亨泰、黄升、陈望正、程端、黄栋、陈浦、丘雄、陈化、蔡懋、王澄、戴冲、李明、李绩、陈元、王奇、季承义、谢旭等，谋勇俱足，巧力兼全；听用把总张耀武、兴泉道中军张轼、效用官颜伯、颜仲、方机、王贵、陈振清、林宇、黄文、陈定、陈周、杨赓、林进、王爵、李际平、陈佑、谢即安、陈一臣、李瑞、陈益宝，兼同波涛，劬勩战斗，与主将□□纪黄□毅然，挺身矢石，手戮数贼；及渔民高良等三百三十二名，犁焚贼艘二十余只，夺获贼船一十一只，生擒贼党一百四十七名，斩级六百二十二颗，救回被掳一百三十九名□，此皆功绩昭彰，相应分别优叙者也。所可矜者，把总苏成、哨官周德、与阵亡官兵共一百一十九员名，均当分别从优恩恤，□慰忠魂于既□，而益励士气于方来矣。并将阵亡重轻伤官兵姓名造册具详间，又蒙本道牌催搜剿再捷有功员役勘叙等因。

蒙此，又该本府会同海防官查得南剿一役，香寇受灭奏捷之功，业已详陈矣。然前矛尤须后劲，其再捷功次，更有不可容泯者。查自四月初八日田尾剿

香，逸党潜窜，歼灭正在俄顷，若不一时芟除，异日复蔓延碧波中间，海将何时奏廓清乎？时郑副总戎未敢遂歌凯旋，仍计议追逐。于十一日，再自小猫口发舟师，开驾至盐州海洋，陡遇贼船三十余只。但见星散零落，游魂釜中，换大船，坐小船，随波上下，只有退走之策，竟无反噬之谋。郑副总戎号令舟中云：今日我船巨大，彼船纤小，若可擒斩者乘胜斩，若势不可逾越擒斩，则冲沉于海。总之，毋使逸脱也。于是郭芝葵部下陈浦，勇略素抱，自无凶寇，出入对垒而不顾，冒刃血战而甘□。□与刘香战胜于白鸽门，再胜于广河江口。初八□，田尾先已奏捷。今日追擒余党，冲犁贼哨一只，贼众跳水莫计。且其人前在料罗剿夷首功，眼伤可录者。又有哨官吴玉，广河攻寇，临阵有先登之胆，北征擒贼，搜剿多掳繫之功。初八日，田尾擒获卯舍老等解报。今日又督捕盗陈钦等再斩贼首四名。其人亦剿夷有功者也。仍与把总郑彩、林习山、杨耿等、哨官方荣、谢悟等，雄□素着，亦经剿夷蒙赏加级者。□□□□□□□□船只，骈力争先，乘势犁沉贼哨一十二只，贼伙器仗沉没于外洋风涛之中。其斩获不可胜纪。斯日也，贼惟亟遁，我惟亟追。残党之魄既落，破竹之势难堪。狗啖与赵四辈安得不俛首受降、接踵而至也？所有冲犁斩获官兵功次，据陈鹏册报甚多。谨照册抄誊呈报等因到道。

该本道参政曾樱看得：刘香虽么■〈麻上骨下〉奴隶，蹂躏遍于□□□□□□为悵，粤海几与天骄无异。田尾之战，一鼓（约缺九字）灭其丑类，直空其巢穴，尽拔其根株，顷刻解万民之倒悬。而自泉海出师，以至交锋唱凯，先后仅八日，与岳少保收湖湘诸贼无异，真昭代一奇勋哉！文武功次，昭昭在人耳目间，无容掩没，亦无容窜窃。文臣发纵指示者，抚院沈犹龙也；居恒蒿目恫心，无念不为封疆。时至果断弗疑，决机迅若风霆。搜兵集士，缮船治械，拮据无爱发肤，勤劬不啻万状。真宪邦之吉甫，叔季之韩范。□□□□□□□□应星，行部温陵之时，正郑将击楫誓□□□□□□□□多石画，功当并论。布政王道元，措饷于三空四尽之日，只手奏士饱马腾之效，劳苦而绩高。原任海道今升兵备参政徐应秋、原任漳南分守道今升四川按察使施邦曜，或赞襄于帷幄，借箸卓有神算，或控扼在要害，操纵动合机宜：以上□□臣，功亦应并论。本司按察使今升右布政使卢洪珪之正直公忠，默褫奸雄之魄，各道之文经武纬，共殫安攘之筹，厥功皆宏伟洪骏，所当优论。武臣如原任游□□□□□□□□□□但知其智勇超绝，善于用兵，不□□□□□□□□义烈有国士风，故能闻命即行无难色，建旗先登无惧意，故能呼吸三军如一气，此方今之虎臣，功当首论。裨将有首冲、同冲、副冲、同副冲、再副冲、分道冲之不同□六等，原报极分明。提要而论：陈鹏临阵直捣中坚，不擒贼□不休，功固极奇，特其同船，若守备朱华、都司郑彩、把总林

辉瑜、哨官翁魁、林升、谢悟、徐德、石日春、林一根，固皆应优叙矣。而同冲者实为右翼，副冲者实□□□□□□□□□□哨官林仙久、把总苏成、哨官□□□□□□□□□□之同副冲也。报册称其欲成首冲之功，故疾驱继进之棹，遂犁散香船尾，且坏其舵；此等心肠与力量，皆奇男子也。然非守备陈顺、张梧与林显忠等乘锐应急，骈舟□进，亦不能制香死命，则同副冲与再副冲正一体相须者。不但此也，香之大头目实繁有徒。当香困逼时，各驾巨舰，联翩四面竞奋。我军在彼旋绕驰突中，若非各弁分道鏖战，据命死斗，人大呼，以一当百，安能使蜂屯猬起之梟贼，或死□□，登时销化无限类？则守备陈秀、陈麟、林宏、吴华、胡美、陈经武、陈豹、林习山、陈盛宇、千总杨耿、把总王已观、许泽、林挺，其功又岂可少乎？以上各官，皆志在除凶安良，力能断蛟截犀，均王国之爪牙，公侯之□□。□数千人一心，如父子兄弟，相敬□□，可爱可敬，功应并叙。大约陈鹏功最卓，已实升游击，足酬之矣。郭燿、胡美即次之，其才皆可当一面。林宏、陈经武、吴华、陈麟、陈豹、陈顺又次之，皆守备之上选。此郑部人物之大概。而漳南守备袁德屡立战功，此番俘斩亦极多。其与泉南郑彩，皆矫矫出群。然郑彩已加衔至都司矣。如哨官王策、洪正、郑策、丘新、周华、曾敬、王兴、梁贵、何成、吴玉、邵亨泰、黄升、陈望正、程瑞、黄栋、谢旭、丘雄、陈化、蔡懋、王澄、戴冲、李明、李绩、陈元、王奇、季成义，皆在阵前，束兵督船，倡众争先者。若黄捷以书记从事于郑将部下有年，兹且周旋于矢石之间，其智画又多所补益，其姓名亦应并录。阵亡伤官兵，捷报后闽广督抚及本道俱已加厚恤，惟把总苏成，捐躯陷阵，实以死成事者，应破格赠官，以慰忠魂。有崇祯六年剿夷功案可查。各路文武将吏，虽无战功，亦有可纪者。如泉南游击张永产，所部猛将精兵多从征，又以坚舰助军前首冲。文官除知府孙朝让，原未任同知陈梦珠、通判叶正蕃、推官区联芳、晋江知县戈简、同安知县熊汝霖、南安知县周官，皆竭蹶以佐公事，或调兵食，或营船器，当并论者也。

再照得田尾之役，我师虽大捷全胜，然戮力于洪涛巨浸之间，出万死而得生，勿论疮痍呻吟之正剧，救死扶伤之不暇，即劳苦惊恐，不知几千万状。纔越三日，郑将复督各将士追剿刘香残党于盐洲海洲，各将士亦踊跃从事，如朝气之方盈。其时贼船尚三十有余，徒伙尚繁，皆披靡不能支，斩者三十有六，生擒者二，夺船□四，又犁沉其小哨一十有二，救回被掳二十一名，其死而溺者尚无算。此非真以封疆生民为念，又有余勇可贾，安能于大战方新之后，复斩获累累如此？自是以后，谢胤、赵镜、余宽等相继就降，遂倾心为我用命，未必非此举有以褫其魄而夺其气，真有廓清海洋之功。□□□□□□陈鹏、郭燿、胡美、陈顺、陈麟、陈经武、吴华、陈豹、杨耿、许泽、陈秀、郑

荣共事者也。此外尚有亲兵、侦探、掌号等官及渔民、捕盗等人，其姓名胪列在册中，虽功次不外田尾一案，而各官尽瘁之忠，折冲之才，至是愈显，应表而出之，以服劳人任事之心等因。

又准巡海道关称：据福州府带管清军海防知府吴起龙回称：查勘得刘香倚鲸波为窟穴，聚凶而结■〈舟宗〉，狂逞数年，流突（约缺十三字）广河，再捷于定海，我师俱奏大捷。然伙党已灭，元凶未歼。适值抚院沈犹龙、前按院张应星共图征讨，商同守巡兵海司道等官，区画策应，及密札两广部院熊文灿、按院叶绍颢协力夹攻，并遣调大将五虎副总兵郑芝龙，会集偏师，整顿船器，血誓将士，决定死战。至四月初一日，本抚院亲临戎阵，秘示机略，联络舟师南下。忽有狗啖，昔则附香助逆，今则弃香归顺，愿效军前侦探。果于初八日贼船围泊于田尾洋，芝龙遂亲登船楼，号召部将，奋力齐击。指定香寇大船，令备总陈鹏等四面攻敌，香寇惊忙，计难逸脱，遂举火焚船，已为灰烬，巨寇陨身，而凶党丧魂。我师大震，夺焚贼大鸟船四只，夺获贼大鸟船一只、小哨船十只，犁焚小哨船二十余只，生擒贼目、贼党共一百四十七名，斩级六百二十二颗，救回被掳一百三十九名口。不旬日，已成大捷。可惜者，把总苏成、哨官周德并捕盗高捷、黄有宁、林大宽、陈升、高升、郭锦、丘围、李荣及目兵一百单八名，慷慨直前，逞身勇战，阵伤立毙，忠魂愤激。但香魁已灭，伙党奔窜，若纵之免脱，则曰后势必滋蔓。又奉本都院商同司道镇等官，飞檄副总郑芝龙，率备总陈鹏等联络寨游舟师，并会游击张永产、王尚忠、副总王嘉勋、高应岳等，各路会集全师，于十一日自小猫洋开驾，至盐□海洋，陡遇小哨三十余只。贼望我师，不敢应敌，遂杨□疾遁。我师乘势追赶至远洋，被我师巨舰犁沉贼哨通计共一十二只，贼伙并器仗俱沉没沉于外洋风涛之中，不可胜数。又夺获■〈稳，舟代禾〉底等船四只，□□□□□□□□老汤、阿二二名，阵斩首级三十颗，贼妇二口，救回被掳二十一名。阵亡目兵陈富、陈贵，重伤舵工朱振、缭手陈福、兵李贤、方福。迄于今，大■〈舟宗〉已歼，小寇星残，尚候整师北上，尽图剿灭，明清海宇。业经奉旨查勘汇叙。本府请就文武功次而一一胪列之。

伏遇圣明在上，天威远震于华夷，部枢在佐，机筹妙运于山海，快睹妖氛歼灭，海波不扬。若夫抚院沈犹龙，以元老临戎，遣将调师，建策设奇，劳苦百倍，累年抢攘，一旦清夷；按院张应星，以青骢按部，察吏治兵，指示机宜，妙有成画，敷布恩威，普沐士卒，皆戡乱之元勋，文德与武功彰明较著者也。当夷寇交讐之日，闽、粤互危之际，巡防保障于一方，汛守捍卫于万里，不特有选将驭兵之才，亦且有扶危奠安之绩者，则巡海道副使徐应秋、兴□道参政曾樱、漳南道参政施邦曜、兵备道右布政使张天麟、按察使卢洪珪、分守福

宁道参议陆鏊之勋猷最着也。库帑当匱乏之候，荷戈得宿饱之欢，赍饷给粮，投醪享士，则左布政使王道元、粮饷道参议邹忠胤、屯盐道参议章自炳之勤劳特懋也。行阵之中，如副总郑芝龙，身登船楼，手持兵刃，督率参游备总，若貔貅百万之雄，有虎旅千群之势，施令约信而严明，运口微妙而莫测，精神可质鬼明，忠愫垂诸日月，是诚荡寇口勋。至其首冲则署游击守备陈鹏，雄威可当八面，义勇足冠三军，当阵身先士卒，夺获擒斩多功，实为次之。论同冲，则把总欧奇、倪世耀；论副冲，则把总苏成、郭燿、陈顺、林显忠；论分道截冲，则把总陈秀、陈麟、林宏、吴华、胡美、陈经武、陈豹、林习山、陈盛宇、杨耿、王己观、袁德、林辉瑜、林挺彰、郑彩、朱华、本标下听用把总张耀武、兴泉道中军把总张轼及哨官郑成、许泽、张梧、陈荣春、何口、吴良、林仙久、李一根、翁魁、林升、谢悟、徐德、石日春、陈德、蔡山、洪正、陈化、蔡懋、高隆等与渔民高良等，或冲前锋，或蹶后劲，或左攻右击，或犁焚船只，或擒斩贼级，皆用命之战士，厥功固难泯也。又总镇裴希度，风涛幼习，戈戟久练，居中调度，计出万全，神周四应；署福州府同知黄色中，造船劳瘁，自甘巡汛，飞尘莫染；泉南游击张永产、南路副总高应岳、游击王尚忠、北路副总王嘉勋；分兵四布，阨险多备，追奔逐北，海上长城，整戎砺器，军中仪范；都司李当瑞、佾书倪敏政、陈维藩，固北门之锁钥，扶东南之半壁；标下游击祁黄裳、赞画都司安国贤、中军佾书陈其蕴、中军指挥古宗孔、郭轸、赏功吴正卿、亲兵把总龙胜，随抚院临海，折冲寓于樽俎，礼乐可化兵农；寨游之中，如口标统驭钦总李应祥、把总欧文全、陈国、张京等，联络口师，有乘风破浪之能，犄角声援，建斩寇焚船之绩；所宜查叙，以备荐扬。火攻指挥杨栋、把总傅国才、徐世忠，整治药炮，精美可嘉；造船把总陈士英、李国斌、顾世臣、李廷龙，一则有调匠钻工之劳，一则有兼督运料之苦，功属一体，例应并叙。建宁府知府带管清军馆周昌儒、推官解学尹、延平府清军同知陶崇政、泉州府通判叶正蕃、推官区联芳、福州府署府事推官刘邦澜、漳州府同知陈世熙、署府事推官彭管、闽县知县张晋征候官县知县赵珽、晋江县知县戈简、同安县知县熊汝霖、南安县知县周官、惠安县知县杨秀獬、永安县知县刘胤、龙溪县知县汪宗友、漳浦县知县余日新、海澄县知县金汝砺，在山者采桅觅料，临海者保城扼险，职司口科则征解兵饷，政在猷狱则剖决俘囚，皆同心赞助，均着劳绩，故并及之。内刘胤虽疏中未及，然查其采桅觅料，着劳独多。顾世臣效用海道，屡口口造，或宜一体并叙者也。至于阵亡把总苏成、哨官周德、捕盗高捷、黄有宁、林大宽、陈升、高升、郭锦、丘围、李荣、目兵一百零八名，应请优恤，以慰亡魂，以励壮志。本府代庖防馆，当日虽未与其事，谨奉口勘，随稽及卷案；移会各将，闻见颇真，不能不备口其奏

捷与再捷情繇。以上各官，应奖、应赏、应加级，出自宪裁，非本府所敢轻议也等因到道。

该本道参政徐应秋覆勘得：闽师海上之捷，□刘香□事以来，一破之于石尾，再破之于定海，三破之于广河，四破之于白鸽，五破之于大担，六破之于钱澳。将士之劳苦，文武之拮据，五、六年于此矣。而独无如田尾之捷，投元凶于烈焰之中，驱鲸鲵于江鱼之腹，俘斩无数，余党烟消，一省功成，而三省□□，沧溟万里，俱再见太平景色之为烈也。论者见潜师远袭，鬼神不知，明旨方传，渠魁授首，以为奏凯如此之奇之速。而其实七千精锐，破浪舳舻，皆选自各郡，非传檄可以骤集，数万资粮，非叱咤可以猝办。船则大桅高至十丈，皆采自深山。每一舟料，价费至四、五百金。器则甲仗山积，一铕之重二、三千斤，火力发可六、七里，具□□尽心力而始能就绪者。而郑副将又捐资自募渔丁，自雇洋船，周详筹算，计定后发。至于凌不测之风涛，转战千里之外，遣反间于狡逆，误以毋动之形，招徕以离贼党，激赏以鼓军心，不惟大兵□出粤中，声息不传，且内备先修，并闽地□□不觉。故南粤长驱，贼方疑为狗啖之零■〈舟宗〉，而百艘排江，已丧胆于神兵之□□。此诚剧贼罪大恶极，应伏灵诛，而闽之殫虑呕心，盖匪朝伊夕也。迨于四月初一日自闽界放洋，初八日田尾鏖战，刘香贼众万数，大小□五十船迎敌。而我师大将有万死一生之气，官兵有一可当百之雄。认定香贼中军之船，首冲、副冲、次冲一齐锋集，或奋身跳船，或当先纵火，或前船已与俱□而缠斗不休，或自兵已被砍伤而狠击愈力。香贼见烈焰四起，飞走路□，□□□舱中放火自焚。药火相逼，烦铕亦飞，天海为绛，贼始大败不支。而左总督、右冲锋、嗜杀之哨头、演□之谋主，俱为官兵所获。其膏□被铕而死与赴火坠水，不能数计。凡生擒有名倭夷恶贼一百四十七名，斩杀首级六百二十二颗，救回被掳一百三十九名，烧毁夺获大鸟船共一十一只，又贼船二十四只。本月十一日，追逐于小猫，复冲沉夺获贼船一十七只，擒斩三十□名颗，救回被掳二十三名□，死尸蔽江。而浮岸逃生者，俱被粤兵擒解。其零星残艇，窜入闽海，不过五十余只，复为我兵追剿，风鹤皆兵，从外洋直走普陀南北麂之间。六月初间，贼党遭颶船破，半为流尸。旋复南走福海。水标截之海外，夺回道将，追败之草屿。中路寨游复破之岛坵外洋。谢胤、赵铕等畏威投顺于闽，刘凤父子抱头乞生于浙。而海上自此啸聚之片帆绝影，商舶、鱼舟安行无恙矣。总之，田尾之一战，其功甚大。而惟有终岁之经营，所以有田尾之一战。当日兵部差官赉明旨到闽纔八日，而露布已驰，则南澳之兵已先出耳。本道□□海道，身亲其事，知之最详。今奉文汇叙，谨就其功次而悉指陈焉。

以将领言之：五虎副总兵加一级郑芝龙，百战威名，一腔忠义，淬雪耻除

凶之志，冒矢石于波涛，奋轰雷掣电之奇，击豺狼而齧粉，元功首属，懋赏宜先。若乃率精锐而气吞逆贼，一往摧锋，援枹鼓而直捣中坚，万夫群易，则陈鹏首冲为最，欧奇继之，苏成一船又继之，郭燿、陈顺、张梧等船又继之。朱华、郑彩、林辉瑜、翁魁、林升、谢悟、徐德、李一根、石□□、倪世耀、蓝贵、林僊久、方荣、陈荣春、吴良、黄山、亲丁洪凤等不避死伤，左冲右击。苏成船为铙碎，挥力狂呼，遂遭弹毙，尤称勇烈。林显忠、周德跳身烈焰，胆勇可嘉。此皆冲锋陷阵、奋不顾身者也。郭燿击碎香贼尾楼，复与郑荣击败吴仁鸟船；陈麟、陈秀、蔡山同击□□鸟船；林宏、吴华同击陈炳鸟船；袁德自为一队，挥蔡进福、高隆、苏福、周新、唐荣、陈耀、庄应春、林毅然夺获十三舍鸟船，斩掳过当，而胡美、陈经武、陈豹、林习山、陈盛宇、杨耿、王已观、林挺、彰、郑成、陈德等戈铤攒萃，铙炮横飞，海沸山摧，贼为披靡：此皆截杀横击，直探虎穴者也。余若□策、洪正、郑策、丘新、周华、曾敬、王兴、梁贵、何成、吴玉、邵□、□□、黄升、陈望正、程瑞、黄栋、陈浦、丘雄、陈化、蔡懋、王澄、戴冲、李明、李绩、陈元、王奇、季承义、谢旭、颜伯、颜仲、方机、王贵、陈振清、林宇、黄文、陈定、陈周、杨赓、林进、王爵、李际平、陈佑、谢即安、陈一臣、李瑞、陈益宝、张耀武、许泽等出入波涛，戮力格斗，俱有先登□勇，宜酬血战之功。郑将标下书记黄捷，身在行间，手刃数贼，亦应叙录有功。目兵与渔民高良等，姓名在册，各应优赏。阵□□有宁等一百十九名，捐躯赴敌，义魄犹生，照例优恤，以励死绥。又如纓冠义激，张挞伐之声灵，横海功高，协剿除之筹策，课成组练之雄□，兼督楼船而下濼。若南路副总兵高应岳、泉南游击张永产、彭湖游击王尚忠、水标游击今被劾陈錡，密商戡定，□□□□兵机，董率侦防，竭扞圉于险要，抚（约缺六字）油幕以鹰扬。若原任都司李当瑞、佾书今升都司陈维藩、佾书倪敏政、标下游击祁黄裳、赞画都司安国贤、旗鼓□□□今升佾书陈其蕴、中军指挥古宗孔、郭轲，或□□□□□□□□□□□□□□船无分曙□□□□□□□□□□□□□□□□傅国才（中缺）宁道右参政陆鳌□□□□□□□□□□□□□□□□忠胤、屯盐道参议今升本省副使章自炳，命世雄才，知微伟识，治军需而豫飞挽，共感投醪，握定策以破盈庭，尤资借箸，擘画尽师中之秘，安攘成阃外之勋，并茂勋庸，宜加异数。而建宁府推官解学尹、泉州府推官区联芳，则查阅军容，遍历惊涛险岛；建宁府署清军馆知府周昌儒、永安县知县刘胤，则采办桅料，身披毒雾浓岚；署福州海防同知黄色中、署福州府推官刘邦澜、泉州府通判叶正蕃、漳州府同知陈世熙、署漳州府事推官彭管，则绸缪兵食，劳深核饷除戎；闽县知县张晋征、侯官县知县赵斑、晋江县知县戈简、同安县知县熊汝霖、南安县知县周官、惠安县知县杨秀獬

、龙溪县知县汪宗友、漳浦县知县余日新、海澄县知县金汝砺，则防奸宄而内地加严，当征调而应机立办；皆苦同食蓼，叙应从优。若本道治舰治兵，总完职守，督防督剿，仰禀机宜，未敢腆焉贪天功以口文其尸素也。

总之，是役也，仰遵庙算，全由阁部之指纵，特沛明纶，遂使潢池之息警。惟是幕府折冲，匡时定乱，故将吏胥口其威灵，文武得抒其谋勇，实全仗本抚院沈犹龙筹边豹略，持世鸿猷，挽银河而洗甲，威棱八面生寒，使紫海兮澄澜，谟烈九天授秘，腥消蜃窟，名炳麟图；巡按御史张应星，鼎钺通才，风霜峻望，揽柱史行驄之轡，立筑鲸封；蜚元戎掣海之旗，奠安鳞屋，诞敷经济，肇敏戎功；巡按御史应喜口，峻采霜岩，英猷岳峙，谕民岩于玉斧，计安手奠全闽，襄兵本于金韬，控驭心劳南纪，殫绸缪而廛未雨，综功罪以示平衡，克彰丕鬯之皇灵，口有酬庸之帝简，又非本道管窥所能赞玄筹于万一矣。

又据分巡福宁道参议冯起纶关称：覆勘得送寇刘香，已为郑帅斩魁于田尾，搜党于小猫，遗有斧钺之余，踉跄奔溃，挺而北走。时严饬将馆，皆率舟师，远洋追捕。仍令陆兵协同乡勇，分布扼险，以防登犯。于是残孽知我有备，即往外洋遁浙。兹勘序功次，北路虽不敢邀擒斩之绩，而筹划固圉之劳，殊不可泯。职查得北路文职，则原任海防同知晏善成、福宁州知州俞之泰，武职则副将王嘉勋也。既经福宁道勘覆前来，相应并叙，以备采择。

又准福州兵备道带管巡海道关覆夺回道将事，行据福州府呈称：该本府知府吴起龙会同海防同知聂起潜看得：刘香鸟合凶残，啸聚岛屿，寨游有云扰之危，人民遭虐刘之毒。而且计留道将，逆我颜行，以要招抚。真天地幻生之魑魅，人世未有之穷奇，令当事者深抱扼腕，图灭此以朝食也。故八年四月八日之战，当阵交攻，元凶火烈如灰飞，尸填巨浪，党类擒斩而莫计，血喷长江。我师两奏大捷，小丑星残，延喘分窜，遁之远洋。随奉抚院沈犹龙及海道徐应秋，商同司道镇共图声讨贼之义，张挾伐之师，严令各路将及水标游击陈锜，督率把总许良瀚、徐应第、欧文全、李应祥、陈国，分布要害，枕戈防御。而贼■〈舟宗〉于四月二十六日突入镇东，经徐应第、欧文全官兵初击之石牌，二十八日再攻之白犬尾、三沙浙界而回，已寒群凶之胆矣。至六月十三，北风盛发，贼必南来。我以舟师星罗列队于竿塘、白犬、观音澳、草屿洋之外海，据其上风。十五日，贼聚竿塘，探望我师，鸟惊鱼溃。密令海坛游把总李应祥督率哨捕蔡廷选、谢家璞船兵从间道直抵苏澳，坚蹶贼之后劲。斯时把总徐应第、许良瀚、欧文全等哨捕，众谋已成，官兵思奋，一鼓就擒，阵犁贼二十余船，沉之大海，斩级二百余颗，解以献俘。夺获水艚船一只、刀銃器械一百余件、火药二桶、小铁弹一百五十丸。贼众败奔。独道将一船，同相从林信、王光天等三十余人戢出贼■〈舟宗〉，投我救护。十六日，贼游移于万安门扇

海洋，寄泊整兵再战。我师寻胜追击。贼被火攻围困，自午至酉，炮震天而石如雨，焚犁贼船五只，生擒贼目贼党陈阿尾、王三老、陈阿治、翁赞、卢阿妹、陈敬川、辛华坤、吴俊怀、林阿闰、庄钦野、欧尾、李六、陈四、林宗仔、曾四、蒋廷毓、吴全闰、游元、刘仕达、朱栋仔、林荣哥，斩级一颗，溺死者百余名。而把总欧文全奋不顾身，船器同贼■〈舟皮〉俱烬，焦头与烂额倍惨。若非抚院之远谋，与海道之长策，及司道镇之石画，安能策励将士之血战用命，建此一大奇功也？迄于今而香之羽翼谢胤、余宽、张俊率众全■〈舟宗〉归顺，擒贼党名而来，献投船器数十以入官，海宇获清宁矣。但此搜剿再捷，官兵用命，救归道将，殄尽余氛，实仗皇威丕振，庙略遐宣。谨将当日有功文武大小各官铨次而汇叙之。

其命将誓师，运筹给犒，则抚院沈犹龙；握算如神，擘画尤超七略，先机制胜，谈笑动出万全，既抒元老壮猷，香寇焚弃，更鼓三军用命，余孽扫除，颂播粤、闽，功光社稷。巡海道副使今升清军驿传参政徐应秋，虑殷绸户，巡御圯堞于屹坡，令肃团■〈舟宗〉，指顾使船如使马，贼胆夜寒月帐，军威昼耀风腥，借箸劳深，澄清绩懋。署海防同知黄色中，除戎修器，事能措于当机；总镇都督裴希度，厉兵防陆，拔早备于镇东；而都司金书欧阳瑞曾，密令戒严，力堵截其登犯。迨四月贼入镇东，一击于石牌，再攻于白犬尾，直追三沙浙界，以挫折凶锋。当六□贼突海洋，而一犁于竿塘，再犁于万安、连盘，以救回道将。此时官兵踊跃效命，寨游并力合■〈舟宗〉，其有功员役，亦多人矣。就中如水标游击陈锜已经奉旨提问，东岐游把总欧文全见在侯审，效用把总张斌已经究革，不敢滥叙外，乃若追袭长驱，先褫群凶之魄，首冲伤臂，生缚逆党之奸，除以上缘事诸人，则徐应第之功，不可没也。至于分布要害，枕戈防御，则海坛游今署铜山营把总李应祥，督兵力奋志劳，后劲功□□纪；小埕寨今调标右营把总许良瀚，战不避于勍敌，功实茂于调猴；五虎游把总陈国引兵助阵；副中军把总胡良卿扼险争奇；哨官杨正荣、原道、高熺、郑斌、李兴陈大胜、陈大用、旗牌官俞汉勋、丘上达、掌号官卢晟、效用官魏应、林仕昭、陈荣、吴华、陈首魁，或首戢□险，冒其前冲；或设伏扼要，断其归路；或交攻于锋镝，而中矢而不惊；或奋勇于药弹，火燃须而不避。以上文武各官，皆有功于行阵，而冠裳藉以援复，东南赖以安堵者。□□□行勘，细加详覆，不敢滥，亦不敢漏。谨据实铨叙，统候裁夺等因呈详到道。

该本道参政徐应秋覆看得：从来海寇之横，不过杀戮士卒，惨害生灵，即罪在不赦矣。未敢有蔑视天威，拘辱封疆命吏，如刘香之恣肆于粤者。田尾一战，元凶伏□，□□冠莫返，大耻未雪，香之父弟，犹思挟以护身，煽诱亡命，妄图再逞，海波未□靖也。仗抚院预料残寇之谋，密传要截之令，又遍布昭

示，谕党贼能送道将自归，准□□其一死。时本道方以海道兼署福兵道事，仰承方略，鼓舞行间。福属将总各整饬楼船，多方警备。至六月十四日，贼船果以遭颶之后，结聚而南。竿塘迎击，铙炮横飞，风鹤惊魂，一战即走，被冲犁者二十余船，余亦败遁东奔，不暇相顾。内一船喊投救护，我师鼓棹争前，则广东□□□□康承祖、参将张一杰，与杀贼来归之林信、王光□□□□□□□□舟来夺，血战护还，梟示其极□□□□□□□□□□以解网，成功虎穴，复我冠裳，□□□□者，得泄怒发裂眦之忿，而贼从此失其所恃，不胜穷蹙，为追师所逼，擒者擒，斩者斩，降者降，不阅月而奏荡平矣。此一役也，抚院沈犹龙戡定吁谟，恩威互用；按院张应星澄清大略，文武稟成；皆有韩范威名，是以动收奇捷。本道一遵指授，未有寸劳。若总镇裴希度，聚□略□，□无遗策；署海防同知黄色中，同心御侮，鞅掌忘疲；并应□□□□□□□□今被论陈錡，搜剿着勤，蹙敌为（约缺八字）念其功。总哨各官：徐应第、许良瀚、李应祥、俞汉勋、胡良卿、丘上达、杨正荣、原道、高□、郑斌、李兴、陈大胜、陈大用、卢晟、魏应、林（中缺）同心戮力，血战之功，俱不可泯。郑将标下书记黄捷，身随战征，手刃数贼，亦应并叙有功。捕舵目兵与调募渔民高良等，从军灭寇，应议赏以激士气。阵亡官兵一百一十七□，□敌捐躯，俱应议恤。内苏成应破格赠官，以慰幽魂。他如协谋剿贼，选众从戎，则南路副总兵高应岳、北路副将加一级今转南路副总兵王嘉勋、泉南游击张永产、原任澎湖游击王尚忠、水标游击（约缺十字）共成犄角之功。而镇臣裴希度，□□□□□□□□灵，大力足剪长鲸，行军俨同巨鹿；原任都司李当瑞、佾书今升都司陈维蕃、佾书倪敏政、标下游击祁黄裳、赞画都司安国贤、旗鼓守备今升佾书陈其蕴、中军指挥古宗孔、郭轲、赏功官吴正卿、火攻指挥杨栋、把总徐世忠、傅国才、造船把总陈士英、李国斌、亲兵守备龙胜、海道中军顾世臣、兴泉道中军张轼，以上诸员，矫矫雄才，桓桓将□，大则赞襄油幕，小则寄领偏师，与夫奔走传宣，督造船器，靡不尽殫心力，竞展功能。

至于司道诸臣，则漳南分守道参政今升四川按察使施邦曜，饬武励兵，决机制胜，军士甘心共命，舟航竞尔乘风；兴泉道右参政曾樱，矢志尊王，精心定策，兵将联成指臂，剿除迅若雷霆；巡海道副使今升兵备参政徐应秋，忠胆夙披，材谋迥异，两地情形熟睹，千帆炮弩争先；左布政使王道元，苦心措饷，按伍输粮，征卒尽藉饱腾，当关总凭调度；福州兵备道右布政使今升湖广左布政使张天麟，备修武库，旅整黑黑，遥添陷阵之功，厚集如云之众；而福宁守道参政陆鏊、□道兼署福宁巡道参议今升江西副使邹忠胤、屯盐道参议今升漳南道副使章自炳，竟皆竭忱尽智，靡不效力抒能，猛图击楫中流，共拟射潮海

上。而续到屯盐道参政金肇元、海道副使汪元标、福宁道参议冯起纶，亦皆共效绸缪之计，以为久远之图。乃若查阅兵器，则有建宁府推官解学尹、泉州府推官区联芳，夙夜奔驰，罔辞劳瘁；采运船料，则有建宁府知府署清军馆周昌儒、永安县知县刘胤，精敏居先，输将恐后。而署福州海防汀州府同知黄色中、泉州府海防同知陈梦珠、原任北路海防同知晏善成、署福州府事推官刘邦澜、泉州府通判叶正蕃、漳州府同知陈世熙、署漳州府事推官彭管、福宁州知州俞之泰以及闽县知县张晋征、侯官县知县赵珽、晋江县知县戈简、同安县知县熊汝霖、南安县知县周官、惠安县知县县杨秀獬、龙溪县知县汪宗友、漳浦县知县余日新、海澄县知县金汝砺，或调发之相关，或居中而固圉，运饷治兵，又靡不借资一筹，共佐军政，均应一体叙录。此外又有铜山寨把总黄斌卿，能擒香党李右凡、林宸藻等一十八人于甘山外洋，漳南道叙述甚明，盖亦偏师之一功也。

至于夺回道将，则抚院料穷寇之必来，定要截之密计，多集将领，远布楼船，六月十五，竿塘地方，贼果南来，我师薄之，锐气百倍，犁沉船只二十余，内喊救一船，即广东原任道臣康承祖、参将张一杰，及从行三十余众也。贼犹顾恋，意欲来追。再梟其首恶陈胜，而贼乃胆落东奔矣。其有功各员，可得而铨次者：在文臣则有原任海道副使徐应秋、署福州海防同知黄色中，在武臣则有总镇斐希度、坐营欧阳瑞曾，或布令宣威，或除戎秣马，戒严于陆，誓师于海。而水标游击陈锜，实躬督舟师，虽经被论，劳苦尚存。其余总哨各官，徐应第、许良瀚、李应祥、俞汉勋、胡良卿、丘上达、杨正荣、原道、高燿、郑斌、李兴、陈大胜、陈大用、卢晟、魏应、林仕昭、陈荣、吴华、陈首魁等，或踊跃前茅，或争雄后劲，犁船斩获，文武复还，尤称口快，相应并叙，然此皆分猷宣力者耳。总之：提师秉钺，鼓气而运帷幄之谋，按部巡方，临机而示必胜之略，则全赖有抚院沈犹龙，以韩范之威名，兼孙吴之胜算，经年造船制器，临事调将选兵，功炳旗常，机神掌上；前按院张应星为国心坚金石，主筹妙洞神明，按藉精核粮储，委官遍查军实，风高骢马，威缚鲸鲵；按院应喜臣，忠赤（櫂）枪必扫，玄机隙漏先绸，讲求善后事宜，奠戢海区逆浪，永怀震戒，彻底澄清。夫以两院之如此忠勤王室，捍御海邦，而各司道何敢不输诚秉令，各将领何敢不贾勇先登，各群吏何敢不恪职严防，各兵卒何敢不捐躯办贼？以故数年之渠魁湮灭，三省之瀚海波恬，夺己去之道将而雪耻除凶，摧复来之丑类而收降归叛。圣武光昭，皇威丕振，岂得不一一叙明，以仰备稽核乎？至职忝列臬司，谋疏借箸，事总因人，原疏得预并叙，固未敢妄居尺寸也等因，呈详到臣。

该臣看得：闽海被寇者数矣，未有若刘香逆恶，敢逼挟道将，虔刘三省。

肆毒已深，兼以伪父孽弟，滋蔓难图。虽闽师斩捷时闻，渠魁授首无日，封疆之吏，厥有同耻。是以文武诸臣，淬精聚神，选甲搜乘。六、七千之信臣精卒，数百号之艨艟巨舰，罔不严翼供武，誓心天地，唾手鲸鲵，于以上释圣明南顾之忧者。固已人有同心，而实人所莫测。是以方聚米于目中，后宣纶于海外。抚臣沈犹龙与按臣张应星，密商戡定，秘授方略，即遣五虎游击今升副总兵郑芝龙，率七千精兵，衔枚击楫。于四月初一日出洋，初八日遇香贼于田尾。贼■〈舟宗〉蚁聚蜂屯，我师熊飞虎奋。环攻鏖战，火发风烈。贼势不支，跳火自焚。而贼之总督、冲锋、哨头、谋主，俱为官兵所获。生擒贼伙一百四十七名，斩获首级六百二十二颗，救回被掳一百三十九名，烧毁夺获大小船三十五只。此田尾之大捷也。复于本月十一日，乘胜追逐，又遇贼于盐洲。将士奋扬，再贾余勇。计犁沉夺获贼船一十七只，斩获三十二名颗，贼妇二口，救回被掳二十一名。此小猫之再捷也。至六月间，残党零■〈舟宗〉，复走福海，为水标截之外洋，败之草屿，夺回道将。中路寨游复破之岛坵。贼益穷促，如谢胤、刘凤诸人，或投顺于闽，或乞生于浙。海波从此晏然。论前后功次，虽文武用命，要惟仰仗圣天子赫濯威灵，阁部渊宏谟画，故得如是其功之奇且快也。

当其时，问主将者谁？副总郑芝龙也。以身为大将而身先士卒，亲登楼櫓，直捣中坚，使貔貅争奋于波涛，而鲸鲵立毙于燎焰，谋出万全，功当首论。其部则有首冲、同冲、副冲、同副冲、再副冲、分道冲之分。问谁为首冲？则陷阵摧坚，甘心逆贼者，原守备今升游击陈鹏也。继而同冲欧奇次之，副冲苏成又次之，同副冲郭熺、再副冲陈顺、张梧又次之。其各冲部下，若朱华、郑彩、林辉瑜、翁魁、林升、谢悟、徐德、李一根、石日春、倪世耀、蓝贵、林仙久、方荣、陈荣春、林显忠、吴良、黄山、洪凤等，皆其血战风涛，出万死一生之中，如有将令，而不知有对垒者也。苏成船被铳击，尚挺身勍敌，遭弹而死，深为可惜。林显忠、周德志在吞贼，身忘烈焰。陈荣春、郭熺愤苏成之死，急冲香船，犁碎尾楼，足见勇烈。若夫分道冲，则有郑荣、陈麟、陈秀、蔡山、林宏、吴华同击吴仁、李富诸船，而胡美、陈经武、陈豹、林习山、陈盛宇、杨耿、王巳观、林挺彰、郑成、陈德，皆出奇冲战，藉以合攻者也。若王策、洪正、郑策、丘新、周华、曾敬、王兴、梁贵、何成、吴玉、邵亨泰、黄升、陈望正、程瑞、黄栋、陈浦、丘雄、陈化、蔡懋、王澄、戴冲、李明、李绩、陈元、王奇、季承义、谢旭、颜伯、颜仲、方机、王贵、陈振清、林宇、黄文、陈定、陈周、杨赓、林进、王爵、李际平、陈佑、谢即安、陈一臣、李瑞、陈益宝、张耀武、许泽等，皆同心戮力，不避危险者也。书记黄捷，屡历战场，手刃数贼，功亦可录。且兵与渔民，凡有功者，悉载在册，各应优赏

。其袁德自为一队，挥蔡进福、高隆、苏福、周新、唐荣、陈辉、庄应春、林毅然，夺获十三舍大鸟船，俘斩极多，劳绩盖亦难泯。他如南路原任副总兵今回卫高应岳、北路参将今升南路副总兵王嘉勋、泉南游击张永产、中路游击王尚忠，各抒长才，共成犄角；原任都司李当瑞、佾书今升都司陈维蕃、佾书倪敏政、标下游击今升北路参将祁黄裳、赞画都司安国贤、旗鼓守备今升佾书陈其蕴、中军指挥古宗孔、郭轲、赏功吴正卿、火攻指挥杨栋、把总徐世忠、傅国才、造船把总陈士英、李国斌、李廷龙、亲兵守备龙胜、中军顾世臣、张轼等，或传宣号令，或制器造船，皆夙夜勤劳者也。镇臣裴希度，素以清严自持，运筹独苦，能使将士用命，坐消海氛。以上诸武臣，均当次第优叙。

乃若文臣则有可得而指者：守漳南道今升四川按察使施邦曜、巡兴泉道今升守福宁道右参政曾樱、巡海道今升福兵道右参政徐应秋，扼要海防，灼机定算，设计弭贼，振武励兵，调度多方，劳苦万状，其功有足多者。左布政使王道元，苦心计饷，士卒饱饘；按察使今升右布政使卢洪珪、福州兵备道右布政今升湖广左布政使张天麟、守福宁道参政陆鏊、粮道兼署巡福宁道参议今升江西副使邹忠胤、屯盐道参议升守漳南道副使章自炳，或赞襄机谋，或弹压固圉，卒致穷凶歼灭，瀚海波澄，亟宜并叙，以鼓劳臣。而续到屯盐道参政金肇元、海道副使汪元标、福宁道参政冯起纶，绩在善后，功成巩固。若建宁府推官解学尹、泉州府推官区联芳，查点船器，催督将士，亲历风波，勤劳尤甚。建宁府知府署清军馆周昌儒、汀州府同知署福州海防黄色中、泉州府海防同知陈梦珠、原任北路海防同知晏善成、署福州府事推官刘邦澜、泉州府通判叶正蕃、漳州府同知陈世熙、署漳州府事推官彭管、福宁州知州俞之泰、及闽县知县张晋征、侯官县知县赵珽、晋江县知县戈简、同安县知县熊汝霖、南安县知县周官、惠安县知县杨秀獬、龙溪县知县汪宗友、漳浦县知县余日新、海澄县知县金汝砺、永安县知县刘胤，皆殚心劬勤，竭蹶任事，共平蜃气，各着鸿猷，均应一并叙录。外此则甘山外洋生擒刘香伪父李右凡等一十八人，其功在铜山寨把总黄斌卿也。

至于夺回原任广东道臣康承祖、参将张口杰及从行三十余众，并击沉贼船二十余只，斩其首恶陈胜，余贼则灭迹东遁矣。是役也，以文臣之功言之，则有原任海道徐应秋、署福州海防同知黄色中、或密传秘策，或整备军需；以武臣之功言之，则有总兵裴希度及坐营欧阳瑞曾，或预壮声援，或励兵扼防，而水标游击陈锜，亲督搜剿，虽经论劾，功罪自不相掩。其余总哨各官徐应第、许良瀚、李应祥、俞汉勋、胡良卿、丘上达、杨正荣、原道、高熺、郑斌、李兴、陈大胜、陈大用、卢晟、魏应、林仕昭、陈荣、吴华、陈首魁等，则皆口胜当前，死伤不避者，均当一体并录，以励后效者也。

以上文武诸臣，各殚谋猷，并抒忠勇。然总之，皆抚臣沈犹龙制胜师中，风雷同号令之驰，多算胜人，日月洗妖氛之气；前按臣张应星，谈兵决策，霖霖齿带冰霜，肃法申严，赫赫威摇山岳；功懋懋赏，国有典彝，非臣所敢擅拟也。若把总苏成，捐躯陷阵，转战不休，以死殉敌，应破格赠官，以慰忠魂。他如哨官、□□、目兵等，均能以身殉难，例应分别赏恤，此又圣朝浩荡之恩矣。再照镇臣斐希度，数载任劳，兹报病故，功不可泯，例应并叙。除将有功员役并死伤名数另册报部查核外，相应具题，伏乞敕下兵部复议，上请行臣遵照施行等因。

崇祯十年正月初一日奉圣旨：该部核议具奏，钦此。卷查先该福建巡按路振飞题为海战全胜、飞报大捷、以慰圣怀事内称：看得刘香□、啸海有日矣，于崇祯五年十月内，肆螳臂之怒，直逼小埕、定海内地，欲与郑芝龙决胜。维时势实狂逞，幸文武诸臣，同心戮力，焚贼大舰四只，贼众焚溺者千计，生擒四十二人。虽诸臣自靖之微劳，诚亦年来海上之快事。臣奉旨查明具奏，敢不仰体皇上注念海徼无功不录之圣意乎？除福州府降级同知沈嗣振料理船只，颇效勤劳，居官实多指摘，已经臣论劾外，今请一一而叙之。

抚臣邹维琏，胸富甲兵，谋裕樽俎，当寇警之初闻，即单骑就道，身先士卒，而又知人善任，不掣其成，发纵之功足纪，优异之典宜隆。前按臣刘调羹，协谋商确，鼓舞将吏，一时寨游，倍加震慑，实藉激扬之力，有足多者，均当优异。巡海道参政潘融春，筹海独肩其任，谋断适中机宜；若左布政使（缺二字）修、右布政使桂绍龙、升任督理粮饷道副使王敬锡、按察使申绍芳、分守福宁道参政吴道昌、升任福州兵备道按察使沈萃祯、分守漳南道参政施邦曜、分巡兴泉道参政曾樱、分巡福宁道僉事邹忠胤，或输饷宣劳，或协谋借箸，或弹压各路以固圉，计功论赏，自不容后。至于连江县知县于可举，挺身击贼，力保孤城，劳绩□□难泯。他如武臣，则又有可纪者矣。总兵鲁应魁，当薪胆之余，矢收榆效，驰守镇东，调度不遗余力，以故将领士卒，莫不委命元戎，坐收胜算。若夫游击郑芝龙、守备郑芝虎，满腔忠愤，誓不与贼俱生，因而亲冒艰险，奋然不顾，此为军之冠而功之首。把总龙胜，以少击众，勇往直前；即备总若胡美、陈豹、陈鹏、欧奇、郭熺、陈经武、王已观、周日昭、安国贤、陈其蕴诸人，以及都司李□瑞、北路参将宗余荫、标下游击王嘉勋、水标游击张超、标下中军吴正卿、古宗孔、郭轺、雍銮、备总傅国才、徐世忠，就中冲锋破敌，与驰驱戎行、并效一臂之力者，当日劳绩，固自不同，而效用之心则一，臣不敢掩而不录，亦不敢滥有所指。分别升赏，一惟圣裁。其死事把总周朝京，并损折目兵，亟用赏恤，以慰幽魂。内如总兵鲁应魁，先奉有降级戴罪之明旨，顾兹功绩，似宜□微圣恩，俾得功过相准，以盖前愆，以作

其气，要非臣所敢必也。乃若凶渠刘香仔，自闽战败，窜匿粤东，复于本年二月二十六日，为游击郑芝龙等率舟师战克于广河，业经疏报。今余残喘，想抚镇道将自有方略，不难灭此朝食，无复贻皇上南顾之忧矣。臣因奉并着查奏之旨，谨据实而悉陈之。□经该司详勘前来，相应具题，伏乞敕下该部复议上请施行等因。崇祯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

又该福建巡抚沈犹龙为恭报官兵用命、血战擒斩贼魁、夺获船器事内称：看得刘贼发难以来，战经数年，祸延三省。臣受事时，贼方徜徉粤海，睥睨闽之铜山、中左。随檄泉、漳道将备御严密，遣贼所最忌之五虎游击郑芝龙前往中左，整船缮械，以防大举。凡两月，战具始备。适李国助等倒戈就降，芝龙谕使击贼之效。泉南游击张永产分师战守，布置方毕，贼果于四月二十四日五鼓，驾船百余号，袭至浯屿外洋。兴泉道参政曾樱，已先遣把总郭熺等扼据上游。铙号一发，陈鹏、林宏等督率李国助等船奋兵急上，连■〈舟宗〉横击。张永产驾艇历阵，郑芝龙麾部将吴华等冒死直前，督战甚力。诸将或首冲，或夹击，或迭进互援。李国助等闻令，争先陷阵死斗。自辰至申，鏖战良久，天日俱昏，海水倒立。冲犁攻打之际，夺船五只，生擒贼魁余阿二等七十六名，阵斩首级八颗，获军器一百八十余件，救回被掳五十九名，沉船十余只，铙弹毙死、溺死贼伙无算。贼始望风奔溃。是役也，郑芝龙两月整搦，百费权谋，实有深心，早握胜算。道臣曾樱经时戒备，扼险当关。贼已闻风胆落。游击张永产应变出奇，挥戈横海，益鼓貔貅之气。诸将冒险摧锋，人皆敌忾，而又合新附之力，用命同仇，贼遂不支，既败于海，又谋犯陆。泊船铜山之流澳角，倾众登岸，四面进攻。漳南道参政施邦曜，号令素严，备御甚设；副总兵高应岳，临机分遣，调度密匝；把总黄斌卿、周之祥、方英、乡总林邦培等，率兵奋击，各有斩获。香贼被创，狼狈遁粤，不可谓非师武臣力。内惟黄斌卿戈船有失，臣经行牌议过议赔，此举功颇相当。而郑芝龙破浪尾追，渡粤而返，臣已再三申令，务求万全。而文武将吏效谋效勇，实迹具在，似应分别议旌，以作其气也。除伤亡哨目并有功员役，另行优恤奖赏及降众事情另疏奏请外，伏乞敕下兵部查覆施行等因。崇祯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

又该福建巡按路振飞题为海战再胜、再报大捷、以慰圣怀事内称：看得广河、赤岗头之捷，论其战胜之地则在粤东，论其战胜之功专属闽将。广省既有勘叙之行，闽省自不容后者。盖海寇刘香始狂逞于小埕、定海间，抚臣邹维琏亲督将领，移驻连江，败之于白犬洋。彼即窜身粤海。而闽中抚镇司道，苦心计议，遂檄郑芝龙等率骁勇追之。粮糗器械，无不悉备。两广督臣熊文灿，则更预于防而熟为计也。约期会剿，募厉以待。故郑芝龙等直抵广河之赤岗头。

小丑惊魂未定，势促计穷。我兵遂得斩获贼魁崇武七、许龙、陈瑞善等，并伙党五百余名，首级六百余颗，焚夺乌尾船一十五只，锐毙溺水指又不胜屈。此二月二十六日事也。迨三月二十八日，臣巡历至漳州府，据芝龙塘兵报捷，随即据以疏闻。今承勘叙，谨将在事诸臣而悉数之。

若去任抚臣邹维璉，亲历戎行，决策穷追，遂致将士用命，丕着厥功于前；见任抚臣沈犹龙，威名远播，韬略素娴，行将么么潜销，聿观底定于后；前接臣刘调羹，揽辔风清，借筹谋伟，藉激扬于师中，清氛禔于海上；若原任左布政使朱身修、分守福宁道右布政使申绍芳、巡海道参政潘融春、升任福州兵备道按察使沈萃楨、分守漳南道参政施邦曜、分巡兴泉道参政降级曾樱、原任分守福宁道参政吴道昌、分巡福宁今升督粮道参议邹忠胤，均有同舟之责，各着御侮之劳。北路海防同知晏善成，筹海可当一面，歼寇每藉吁谟。至于游击郑芝龙、守备郑芝虎，智勇双优，矢石不避，既破敌于闽海，复穷追于粤东，冒险出死入生，擒斩摧枯拉朽；原任镇臣鲁应魁，轻裘缓带，饶有儒将之风，玄算渊谋，坐听凯歌之奏；他如陈鹏、陈麟、郭燿、胡美、陈顺、朱华、林宏、陈经武、林察、郭芝葵、王巳观、陈豹、□□、郑成、张梧、郑彩、蔡骐、洪正、周日昭等，奋勇有进无退，扫氛戮力同心，效命或有不同，皆有济于军前之缓急者。是役也，论功核能，臣任其责，懋功懋赏，恩出圣裁。外此，臣则不敢滥及矣。除右布政使桂绍龙、海防同知沈嗣振、吴震元俱经论劾不叙并广东文武各官应听彼中另勘外，既经该司具详前来，相应具题，伏乞敕下该部覆核，□请行臣遵照施行等因。崇祯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

又该福建巡抚沈犹龙题为闽师粤海再捷、据实上报、并陈贼倭连■〈舟宗〉之状、以谋永结剿局事内称：看得闽将粤海白鸽港功次，乃与赤冈功次相继报闻者也。赤冈一战，贼已大败。适郑芝虎乘胜逐北，遇颶沉册，贼遂□轲遁去。郑芝龙复督陈鹏等奋力穷追，再战于雷州白鸽，夺焚多船，擒斩一百三十九名颗。先经粤督、按报叙，谓一时横海之功，无出其右，诚实录也。郑芝龙击楫除凶，不止忍鹤鹑之痛，鼓其同仇，与百战余贼，转斗蛟龙之窟，陈鹏等用命先登，摧锋如拉朽，极骁将之能事，独惜郑芝虎义烈自负，水将中最号敢战，遇敌跳荡鼓舞，乘橈如马，飞刃如虹，贼望之辟易，累战皆冒死决胜，其功最多亦最奇，竟与三百余人，一时同葬鱼腹，死忠如虎，可谓不死，非他弁偶战死事者比也。先后战将功次及赠恤事宜，臣从粤督、按两臣具题勘覆之后，移查明白，相应回奏，伏乞敕下兵部核覆施行。崇祯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奉圣旨：兵部知道，钦此。

又该福建巡抚沈犹龙题为廓清屢廛明旨、恭报海寇荡平、以慰圣怀事内称

：看得闽海处粤、浙之中，无贼则已，有贼必交受之，故战具日日难弛，此劳地也。战具未修，尝患贼来；既修，又患贼不来而终必来。以不来之厝毒愈缓愈重，来即难支。所以贼不来，我当往灭香田尾，闽祸方纾。至败寇奔闽、奔浙，臣逆计于讨香之先，预令沿海所在，结■〈舟宗〉以待，飘遑历战零歼之状，略见于前疏矣。贼遁本为谋生，困斗亦因救死。数月以使，贼徒膏刃沉渊之外，降者降，散者散，见存残落，不过刘祯、赵镜等合胁从被虏二千余人而止耳。尽贼之法，不必尽诛，惟振兵相逼，负固者乃无赦。臣檄陈鹏换整舟师，将入浙境，而赵镜已擒刘党二十余名，与郭新等举众六百余人相继赴闽海迎降于鹏。鹏谕稟道府，悉遣其众，留头领北征，复抵沙埕，而刘祯望风降浙，已不及藉手矣。镜先乞降于郑芝龙。田尾临阵，镜一船独避不战，逡巡至今，其畏死之本情也。镜降而刘祯益孤。浙抚臣喻思恂久驻海上，备御甚严。与温处巡道薛邦瑞密筹厉兵，揣向背之势甚悉。祯如釜鱼槛兽，欲不归命不可得。其它不用命之零贼，逗遛闽海，一逆颜行，诸将士掩略尽，而海上之盗始绝。于今南北邻海，商渔道通，只此须臾，颇复太□□□□□□□□□□霜冰，历稽往事，知凡盗起于微而成于蔽。臣方以会哨巡洋责之海弁，以诘奸护良责之有司。有无生发，海弁五日有报，有司按月有报，不致因萌成蔓。□旨□称剿荡廓清者，庶乎不负□算，而阁部指纵之略，真不规规近图者矣。

远征有功将士，如五虎副总兵加一级郑芝龙、守备加二级陈鹏，皆先后督率师徒者也。并同五虎守备加级郭熺、胡美、林宏、陈经武、把总吴华、陈顺、陈麟、朱华、张梧、陈秀、洪凤、陈盛宇、欧奇、林辉瑜、黄山、林挺彰、海澄游守备加级袁德、定海游把总王已观、三江营把总林显忠等，境内战守将士则有南路副总兵加一级高应岳、泉南游击加一级张永产、中路游击加一级王尚忠、臣标下游击祁黄裳、掌印都司陈维藩、原任旗鼓守备今升都司佷书陈其蕴、标下都司佷书安国贤、铜山寨把总加二级黄斌卿、南日寨把总加二级林察、东岐游把总欧文全、定海游把总徐应第、福宁左右营把总李朝炜、福宁营把总朱之鼎、山游把总今革职储梦甲、臣标下亲兵营把总加一级龙胜、标后营把总加一级刘俊、标下中军指挥古宗孔、副中军指挥郭轲、效劳千户加一级刘辅国、赏功官吴正卿等。而谪戍镇海卫茅元仪多陈方略，出助家丁，其劳并着。至筹兵措饷，牧御兼资，则有左布政王道元、按察使卢洪珪、原任巡海道今升福州兵备道参政□□□、□□□州兵备道右布政张天麟、原任分守漳南道参政施邦曜、分巡兴泉道参政降级管事曾纓、分守福宁道参政陆鏊、分守漳南道副使章自炳、分巡福宁道参议冯起纶、粮饷道参议邹忠胤等。储糗造船，诘奸保境，则署福州府海防汀州府同知黄色中、北路海防今升应天府治中晏善成、漳州府海防同知陈梦珠、福宁州知州俞之泰、晋江县知县戈简、同安县知县熊汝

霖、侯官县知县赵珽、福清县知县费道用、长乐县知县郑尚友、莆田县知县曹天锡、闽县知县张晋征、龙溪县知县汪宗友、海澄县知县金汝砺、漳浦县知县余日新、连江县知县于可举等。若夫按臣张应星，沉机敏断，思患预防，周旋战守之间，实多指授之烈。臣以潦倒庸才，偶逢机会，精疲技竭，时亲药餌，方有福过灾生之虑，虽勉图激昂，而沉顿难起，令尚未敢遽陈于皇上之前，谨先报海上底定之状，并乞□□□□□□□□□□之功，其在事文武各官（下缺）。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七本六八八～七〇〇页。

海寇刘香残稿二

（上缺）伍。其发回原籍的，着该地方有司务分投安插，加意抚恤，令各安生业，永弭衅端。有功文武诸臣，该抚按查明议叙。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咨烦照本部题奉明旨内事理，即将刘凤等八名赦免前罪，责令立功自赎，杨华等一百二十三名亦准免死，应充伍者即行派拨，已经发回原籍者仍着该地方州县官分投安插，务期注意抚恤，以杜乱萌。其有功员役，细加查核，孰首孰从，分别明确，定限本年三月终旬，据实具奏，以便覆核施行等因前来。备案仰司照案备奉明旨内事理即便移行该道，将刘凤等八名赦免前罪，责令立功自赎，杨华等一百二十三名亦准免死，应充伍者即行派拨，已经发回原籍者仍着该地方州县官分投安插，注意抚恤，以杜乱萌。其三区有功员役，细加查核，孰首孰从，分别明确，定限文到五日内，据实具繇该院，以凭覆核，依限具奏施行等因到司。

奉此，遵即备移该道遵照，并查有功员役，分别首从，移覆转详去后。蒙巡按郭御史案验前事，据温处道呈称：崇祯九年三月初二日，蒙本院宪牌，该兵部题覆抚院会同本院题前事，奉圣旨：刘凤等八名，既悔罪投诚，特准赦免，责令立功自赎。杨华等一百二十三名，亦准免死，酌量派拨，以充军伍。其发回原籍的，着该地方有司，务分投安插，加意抚恤，令各安生业，永弭衅端。有功文武诸臣，该抚按查明议叙，钦此。合行遵照。为此，牌行该道钦遵明旨事理，即将刘凤等八名，赦免前罪，责令立功自赎。杨华等一百二十三名，亦照免死例，酌量派拨，以充军伍。如有已经发回原籍者，仍令各该有司加意抚恤，用普皇恩。至于有功员役，逐一查明，分别首从，据实确详，以凭遵旨覆核题叙，毋得迟延混冒未便等因。蒙此，又为前事蒙本院案验事理行同前因。蒙此，又为前事奉本都院案验事理，奉经各行温州府遵照去后。今据呈称：蒙此，遵照明旨内事理逐一钦遵外，所据有功员役，该本府知府陈景潞会同带管海防推官贺久邵看得：海寇之为患也，贻祸于闽、粤，流毒于浙洋，十余年来无宁日矣。幸逢严旨会剿，虽渠魁就戮，而余孽未平。幸本都院亲历三区

，聿彰天讨；本巡道薛副使誓师整旅，克期扫荡；前守道诸葛右参政兼摄驻温，先有克获；赵参戎董率三军，枕戈待旦；备倭孙维翰首督把总王锦、指挥陈邦傅等南北分统兵船，互相犄角；把总李开等率同张士秩等渔船设伏，两路策应；把总韦古生等扼险陈兵，搜山捉获；暨诸将士勇气奋张，人思效命，是以贼先胆落，遯迹外洋。属所在有司，奉行严禁，斗粟束薪，不许出海，贼益坐困，食尽计穷，屡告乞降。本道犹恐非真，密令孙维翰探视虚实。维翰深悉情形，不辞履险，即同王锦、姜少偕往，晓以恩威，示以祸福。刘凤、金世贞等无不沥血输诚，囚首自缚，投命辕门。愿行伍者百有余人，愿解散归乡者千有余人。并将船只、器械，尽令输纳。经委贺推官、徐通判、罗通判、永嘉李知县，一一验明收讫。随奉本都院宣谕圣明德意，首恶业已先诛，余从许以不杀，具疏入告。荷蒙皇上俯允。从此海洋警息，数十年积患一旦救宁，童叟复见太平景象。自非赖圣主德威之遐畅，庙堂樽俎之式凭；中赖巡抚喻都御史制胜璇枢，伸威溥海；巡按郭御史宪纪严明，肃清鲸渤；分巡道薛副使终始全筹，操纵莫测；原任守巡道诸葛右参议、许僉事互着先声，作我士气；曷克臻此？顾院道不世殊勋，明廷自有衡鉴，万姓自有口碑，在属吏不敢妄加铨议外，为照除凶靖乱，武臣之力为多。如管参将事副总兵赵应科，威振诘戎，猷戍底定，进退必严约束，张弛动合机宜，功应首论。备倭把总孙维翰，满腹弢铃，一腔肝胆，蹈危险而不避，合剿抚以秉成，功亦莫先。南路先锋王锦，雄能挾伐，密足绥宁，■〈廿洋〉荪一战，焚船夺铙，大挫凶锋，收降之役，竭尽苦心；团练武举薛邦柱，督兵进剿，奋勇冲锋，设伏尤多奇策；北路先锋陈邦傅，远涉深洋，严兵徼敌，征剿之阵当先，纳款之猷旋着；中军何三捷，周旋勲瘁，宣达分明，制造足利军需，抚纳迄成完局；标游中军把总李开，迎敌尝攫血战，贼中素惮威名，剿叛纳降，绰有余力；标营守备韦古生，保彰久着成劳，扼险最称多获，出奇在陆，实裨于洋。以上各弁，已饶旧绩，兼以新功，当并从优叙，用加超擢者也。把总范明望，督阵气能摧陷，分麾力足担当；把总赵元谦，智足迈众，鼓军能得军心；赞画何良焘，谋能料敌，技谙火攻；督师郑允谦，船艘整办，器械鲜明；把总张士秩、总哨王维向，戮力当凶，协擒巨敌；部领陆惟圣、程九万，扼守卫洋，督策后劲；把总赵元焘，奋勇攫锋，焚舟夺械；听用指挥鲁邦台、陈国章，奉命协防，随机应变；哨官林炳，赴敌当先，并力擒斩；把总陈于陞，策汛岩关，随征戮力；听用姜少、金元亮、章应，远涉风涛，拮据报命；而姜少宣力尤多。以上各弁，剿抚两案，并效勤劳，所当悉从记录，或行拔用，或加奖劝者也。至于把总王涛、金重庆，才具非常；罗万卷、冯士元、续孔教、张世忠、严诚、顾思义，束兵以法，各严汛警，用保无虞；旗牌官鲁斌等，从宣调遣，均裨剿抚，概应分别升赉

。至哨官郑伍等以下及捕柁什兵等役，均应给赏恤劳。本参册载已详，职不具悉。他若南洋游击吴宣猷，往来侦探，整兵列舰，以备非尝；都司彭天翔，制药造器，普给三区，以资军实；以至听用守备朱光渥等，随巡效用，夙夜着劳；奉宪批查，亦应并叙。若夫府职，分惟守土，责第供储务足而止，并无他效。即如带管海防推官贺久邵，沉机赞决，实襄厥成；督粮通判徐中宪、总捕通判罗袞及前任海防同知罗之梅，各循职掌，共矢绸缪；暨永嘉等县知县，信守地方，供具无失；巡简刘光祥督造战船，已着成劳，亦分所宜，此自应听院道评臬，不敢过为扬诩也等因到道。

据此，为查擒斩剧贼陈老虎等及陈弟老梁、石渠等两案有功官兵，另案勘叙移关本司汇叙外，今据会剿有功各官，行据府厅确核前来。该本道副使薛邦瑞覆看得：孽党之奔浙也，毒蛰愈滋，余烬倍炽，挟穷啄困斗之势，瓢突内洋，非决计力殄，则啸聚日繁，糜烂我生灵，蹂践我土地，流毒未有量也。仰赖巡抚喻都御史数载绸缪，平时威信，将卒激厉有素，要害布置多方，躬身行间，弄寇掌上；恭逢巡按郭御史、浙闽情形洞烛，安攘安略夙娴，同心折冲，全力办贼，时以奇谋秘计，密授诸弁，屡战屡捷，而贼始胆落，坐困南鹿矣。乃宪令频申，振兵四逼，厉米盐之禁，绝其接济，严水陆之防，遏其登抢。更百方谍间，致其猜嫌携二。而刘凤等果惧威悔罪，不烦血刃，纳船籍械，自缚投诚。孽寇邀胁从不杀之恩，难民获桑梓室家之乐，海波无梗，商渔亦歆歆有熙攘之庆矣。是皆两院仰遵庙算，诞敷天威，联三区臂指之形，邀七闽袍泽之义，振恒怯之积弊，褫跋扈之游魂。八载妖氛，兼旬消灭。其一时文武将领，捐躯效力，诚有不可泯者总师南路，则金盘备倭把总孙维翰，前锋则三盘游把总王锦，而标下团练武举薛邦柱、哨总王维向、姜少、冯忠等实佐之。总师北路，则总理通区水陆会剿官兵管温处参将事副总兵赵应科，前锋则后营都司金书陈邦傅，而管黄华关总哨林炳、本道督阵把总范明望、参将标下把总赵元谦等实佐之。南北策应，则有标游把总李开、飞云关总哨陆维圣、见领中营把总张士秩、温台洋游把总程九万、听用指挥郑允谦、旗牌官鲁斌等。造炮制器，往来传宜，勤劳历着，则有今任军门中军把总彭天翔。督理船器，宣令赞谋，夙夜靡倦，则有本道中军把总何三捷、赞画官何良焘。陆地协防，藏兵扼险，则南路有左营把总王涛、镇下关把总顾思义等，而统之以协防蒲壮标总陈于陞；中路有听用把总陈国章、指挥鲁邦台、今革任前营把总续孔教、江口总哨张世忠等，而统之以原管珠炎营把总罗万卷；北路有蒲岐营把总金重庆、右营把总冯士元、参将标下随征把总赵元焘、本道督剿把总严诚等，而统之以标营把总韦古生。捍御郡城，则有温台南洋游击吴宣猷暨宁台把总黄大武、潘起龙等。随本都院巡历，则军门标下旗牌官何九思占验征奇，朱光渥、许昌祚、彭以

功等跋涉行伍，此皆于降局有功而升赏宜及者也。除南北会剿哨部队什郑子玉等册开外，案查其中赵应科、孙维翰、王锦、姜少、彭天翔、薛邦柱、何三捷等，始焉厉兵耀武，制其死命，继而间其党羽，绝其接济，后则收械纳属，安插解散，来其帖然无复可虞。终始拮据，计图万全，允为首功。而吴宣猷、陈邦傅、林炳、王维向、李开、韦古生、陈于陞、范明望等，或奋力协剿，或深入出奇，或扼要堵截，夙绩新劳，竭力疆场，应一体优叙。其措饷饬刍，布政使姚永济、王象晋：厉兵核绩，若升任按察使王敬锡、按察使闵谨；分兵协剿，若升任杭严道按察使刘余佑、金衢道右参政兼佥事谢玄珧；犄角应援，若海道佥事许豸、绍台道参政林铭鼎；伟略经营，若原任巡道佥事许成章；先声饬理，若升任守道参议诸葛羲，若温州府知府陈景璐；兵食咸筹，原任海防同知罗之梅；牧圉是力，通判徐中宪、罗袞；或巡缉内外，或讯察接济，推官贺久邵；料敌合变，擘画精明，呼应最灵，揣摩若契，更为有司中之首功。永嘉县知县李呈芬，综核剿事，处置降民，与瑞安、平阳二县知县李灿箕、许光岳防卫措饷，各有劳绩。巡简刘光祥，造船精敏；经历危近斗，造铕有劳；例应并叙。惟是本道识暗测深，力微任重，虽勉思竭智，而莫展寸长，足以扬庙堂之声灵，称两院之指纵，踏厚局高，陨越无地，万万不敢冒上下之功，当滥溢之叙者也等因呈详到院。据此，合行覆核汇叙。为此，仰司呈堂，照案事理，将温区受降功次，细加覆核详叙，务期矢公矢慎，毋遗毋滥，庶足以彰朝廷赏罚之大明，而鼓将士后来之奋励。的限十日内勘详，以凭会核题叙等因到司。

蒙此，随准温处道关覆相同。除三区堵剿功次，已该本司核叙详夺外，所有降抚功次，该本司按察使闵谨看得：刘香招降亡命，啸聚山陬海澨之间，荼毒闽、粤、浙省之界，耗国家物力，糜圣明焦劳，恨不灭此而后朝食者，则以其负海自雄，乘潮出没，东击则西窜，南追则北逸也。自会剿之（中缺）不享升平矣。渤海安澜，夜无桴鼓之鸣，黔黎乐业，时有耕凿之咏。释圣明南顾之忧，息民间征调之苦者，伊谁之力哉？悉藉巡抚喻都御史祁寒暑雨，驰驱于层峦垒嶂之间，国尔忘家，镇守于巨浸洪涛之地，进止机宜，皆缘帷握之运筹，联络声势，总出分布之成算。士不惧敌而畏令，寇且怀德而慑威。更赖巡按郭御史，稔知贼寇情形，洞悉地方险要，既饬吏治以安民，复严武备以御侮，鼓舞神而人人用命，堤备密而在在受成。是两台先声所夺，谋出万全，立致逆酋憬然效顺，船只繫于内港，器械归于府库。且使延袤千里，童叟鼓腹含哺。更令被虏数百人民，荷锄秉耒。贼焰不灭于奢藿，扫除远迈乎往勋。两台安邦底定之功，当宁自有宠锡，非本司所敢轻议者也。然料敌制胜之神谋，固出示于上，而一时文武将吏，毕力报效于疆场者，亦宜叙列而沾升擢赏赉之恩可也。副使薛邦瑞，张弛妙用，已令虏在目中，扼制多方，直使游鱼釜底，则该

道监督调度之功居首也。管参将事副总兵赵应科，通区总理，合剿计饶，帅师分合有条，制寇奇正互用，则该参除凶靖乱之功居首也。备倭把总孙维翰，受南路之令，充后劲之雄，履险如夷，靖氛若扫，应题加升。把总王锦，挫梟贼之锐锋，困余孽以纳款，肤功第一，应题实授。军门辕门中军把总彭天翔，备军实以资战，宣号令以合机，应题加级。听用管三盘总哨姜少，剿寇多功，抚贼得法，应题把总候缺补用者也。洋游游击吴宣猷，巡海不畏贼氛，饬师时严军纪，相应优叙。把总李开，冲锋绩着，抚局功先；陈邦傅戮力佐师，奋勇追剿，相应优升。哨总林炳，勇佐前锋，力能协剿，应授实职。标营把总韦古生，统陆师而扼要害，出奇策以佐绥宁；把总陈于陞，领师防险，办贼多谋；哨官王维向，锐勇莫挠；均应优赏。抚院标下随巡巡视守备指挥朱光渥、许昌祚，侦巡不辞栉沐，调布咸赖传宣；听用官彭以功，驰驱尽瘁；赞画官何良涛，识能料敌，把总金重庆、冯士元、罗万卷，领南北中三路之险地，办战剿守万金之良图；总哨陆维圣，堤防慎密，策应勤劬；哨总侯思侠，戮力奋剿；均应题赏纪录者也。至若练兵武举薛邦柱，已经总理题用，不复叙外，再若把总何三捷、王涛、张士秩、续孔教、范明望，俱经革事，及听用官赵元谦、赵元涛、把总陈国章、顾思义、严诚、指挥郑允谦、鲁邦台、旗牌鲁斌、何九思、哨总冯忠、占候朱光雷，奉宪查删，各不议叙者也。若刍饷充足，士马饱腾，则左布政使姚永济、右布政使王象晋措给接济也。考绩饬师，共计安攘，则升任按察使王敬锡、升任杭严道按察使刘余佑、金衢道副使谢玄珧，神驰默赞也。三方犄角，两地绸缪，则海兵道佘事许豸、绍台道参政林铭鼎，共效劬勤也。励兵缮修，威信聿彰，则升任守道诸葛羲，留心边备也。经营苦心，海邦夙赖，则原任温处巡道许成章，旧绩不磨也。若力肩捍卫，则原任海防同知罗之梅；才饶制敌，则推官贺久邵；造铕得法，则经历危近斗；均有劳绩，例得并叙纪录者也。若本司不过裁核总成，稽功次之虚实，察斩获之臆真，考疏按文，毋使窃功者膺上赏，矢公惟慎，不令用命者有向隅，此则本司职掌之所宜然，何敢当道洋中不虞之誉哉？窃谓汪洋巨海，寇犯靡常，若香贼之患非小患也，财赋之区非小弱也。数来以来，兵刃交接于海畔，生民涂炭于烽烟，顾任其纵横猖獗而不行天讨，非勇也，获有斩馘奏俘而不事荡平，非策也。今者，仰仗圣主威灵，庙堂谟算，两院展神鬼莫测之兵机，鼓将士勇往直前之锐气，或分或合，或伏或张，动无遗策，建此殊勋，则今日论降顺之功，非仅与擒获者比。而两院树无前之烈，皇上岂庸非常之锡？至于文臣武士，各抒忠勇，共奏荡平，着有功劳，按其绩而或升或赏，俾知朝廷信赏之典必昭，而报效用命者得沾异数，将见人人思奋，其于海邦真有深裨矣等因到臣。

据此，该臣会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今住俸郭必昌看得：海上自有香孽以来

，八、九年于兹，若粤、若闽、若浙，会不得一日安枕。当凶荒憔悴之余，而服膺兵革战斗之事，公私交匮，朝廷旰食，而贼徒犹得除死于曩时者，则以彼乘涛出没，来如疾风，去如流电，三省又各自为战为守，卒未能灭此朝食。说者咸谓东南海氛之炽，与西北之虏、中原之寇，称方今三大患焉。盖自奉三省合剿之明旨，而贼计始蹙；再奉胁从罔治之恩诏，而鸱音渐革。则剿抚之形，早以受成于庙堂之成算矣。臣等敢不鞠躬尽瘁，奖帅三军，仰承睿谟，克襄鸿烈？此当刘香甫灭，其父弟皆梟雄，其羽赵镜亦黠贼，乘风鼓棹于闽浙之间，其气倍张也。臣谓不亟于此扑灭，而令贼中有主，根蒂复固，图之实难。乃严檄将士进兵。臣复亲临行阵，中制三区，先后十余战，掩擒不少。赵镜窜闽而刘桢势益孤，乞降心乃益坚。臣等初不之许。迨温之士民方苦数年锋镝，冀得一旦息肩，而合词为请，臣等犹共难之。臣等岂欲穷武？亦所以慑其邪心而归恩德于皇上耳。盖于是收其船器，羁其妻孥，愿解散归乡者千余人，愿投效军前者百余人，一一安置有法。受降之日，内外陈兵，军容肃然。抚民束身待命，百姓欢声如雷，或祝圣天子万岁，猗欤休哉。方赵镜走闽时，臣测闽省抚臣沈犹龙具饶远略，必能制其死命。已而亦降。吹波鼓鬣之长鲸，一时尽受戎索。即今商渔无梗，南北道通，颇复升平之旧。兹实仰赖圣明天威，阁部诸臣指授，而文武戮力之功不少也。彼时闽省抚臣沈犹龙、闽将郑芝龙，曾令陈鹏统舟北来会剿。而浙中抚局已就，一段同舟之谊，固有难泯。彼中功烈方懋，圣明自有鉴裁，臣不敢赘。谨按是役副总兵管参将事赵应科，智深谋沉，令肃风清，联众人之心为一心，以能剿之局为抚局，相应首叙，照例加级，以备登坛之选。其次如备倭把总孙维翰，沉细有谋，担当善断，然非王锦穷追侦探，无自输降，抚慰不切，降亦不安，其功有足多者，已经实授三盘游总，仍应加级。孙维翰应加升。辕门中军今升任彭天翔，火器精坚，威略素裕，应加级。听用三盘总哨姜少，深入贼船，察伺情伪，应授把总职衔。候补用南洋游击今升任吴宣猷，驰驱冲海，拮据前筹；把总李开，能得士心，屡出奇策；陈邦傅冲锋建绩，勇气无前；韦古生奋志请缨，倾囊筑堡，功绩最多。以上各弁，俱应优升。把总陈于升，扼防多赖；总哨林炳，破浪身先；应授实职。哨官王维向，渔舟诱贼，应优赏拔补。该臣标下巡视指挥加衔守备朱光渥、许昌祚，传宣树绩，应升授。督造军器听用守备彭以功，跋涉宣勤，应实授。至于道臣赞画一官何良焘、把总金重庆、冯士元、罗万卷、陆维圣、哨总侯思侠，均效勤劳，相应题赏纪录。其余会剿效劳员役，疏难概及，汇册量赏。若文臣功之最著者，莫如温处巡道副使薛邦瑞，胆识过人，操纵自我。方其初莅瓯江，即密陈方略，虏已在目中。及抚局未就，以身担之，而终归胜算，效若合符，肤功第一，显擢宜先。其次则原署温处巡道今升山东副使诸葛羲，决策最先

，绸缪夙预，恩方深于投醪，智更妙于画沙。再若筹兵措饷，则有左布政使姚永济、右布政使王象晋、原任按察使今升山东右布政使王敬锡、见任按察使闵谨、原任杭严道今升山西右布政使刘余佑、金衢道右参政兼佥事谢玄珧、绍台道右参政兼佥事林铭鼎、海道佥事许彞、原任温处巡道佥事许成章，或整饬兵实，或协力声援，或坐镇惶惑之人心，或立排群疑之众议，文武兼资，智勇各出，一时伟绩，实藉赞襄，所当不次大任，以备节钺之选。又有海防着劳，如温州同知今丁忧罗之梅、推官贺久邵、侯缺经历危近斗，例得并叙纪录。而贺久邵一腔皆赤，百瘁不辞，兵民咸戴，征缮兼劳，清华之选，即当首拔者也。至于按臣郭必昌，洞烛海上情形，熟尝局中肯綮，甫入境而多方综核，既临事而委曲周防，在在关心，时时授略，因会剿而檄催闽粤，备极焦劳，围巨寇而谕禁米蔬，首严接济，惩怯奖勇，神鼓励于风雷，画秘出奇，妙折冲于樽俎，千群面缚，共寒白简之霜，两案虏功，立靖沧溟之浪，宜加特擢，用称殊勋。若臣智识昏庸，才能谫劣，先事鲜攻心方略，临戎无应手机宜，虽得按臣提挈匡扶，定算合围，勒兵分布，呕尽一腔心血，酿成七尺膏肓，原属一得之愚，无当万全之计。一旦数年小丑改襟解辫，纳器输船，永为奉朔之民，毋作弄兵之众，即是群策群力，总仗圣明赫濯声灵。臣何人斯，安敢徼幸贪天，自重不职之辜也？维今刘凤等八名，见在海区立功自赎。杨华等一百二十三名，派拨充伍，加意抚恤。然臣犹惓惓于善后，日与道将诸臣，多方商酌。自兹以始，防海必用惯海之人，无事尝为有事之备。仰知圣明赏功不靳，因愿诸将士有功勿矜，安不忘危，逸不忘劳，则社稷无疆之福，亦庶几将士功名之会耳。伏乞敕下该部勘议叙录等因。崇祯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奉圣旨：该部核议具奏，钦此。

又该浙江巡按郭必昌题同前事内称：至于抚臣喻思恂，赤心贯日，玄机入渊，自以文武之资，力任封疆之重，知贤不疑，见可能断，蒙皇上简授节钺。时刘香正炽，莅任未逾月，即周巡汛防，一切布置战守，身心俱到，几于以海为家。去年督师海上，顾谓左右曰：吾奉诏剿贼，贼不克服，吾不得复还。众感其言，而锐气一振，卒能成功。忧劳交集，疽发于背，滨死复生。夫岂非尽瘁之明征，宜膺晋锡之异数。如臣书生，未娴军旅。当初入浙时，省会讹言方兴，海上鲸吹正恶。方旦夕陨越是惧，既徼幸因人成事，得免罪戾，实踰望外，而况敢贪天之功哉！今刘凤等八名，见在海区立功自赎，其余一百二十三名，亦分拨充伍，谕令该管加意抚恤。其发回原籍一千余人，俱安插妥当，以溥皇上浩荡之恩。而臣犹惓惓于善后，巡历所至，日进海壖之氓而探讨之，则以防海当用惯海之人，犹水之不可以御而陆之不可以槁也。又谓无事当为有事之防，不恃其不来，而恃吾有以制之也。臣仰知圣明赏功不靳，因愿诸将士有功

勿矜，安不忘危，逸不忘劳，此则社稷无疆之福，亦将士功名之会也。伏乞敕下该部勘议叙录施行等因。崇祯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奉圣旨：已有旨了，该部知道。钦此。

又该浙江巡抚喻思恂题为官兵设伏、截剿奋勇、擒斩巨寇、谨据实驰报、仰祈圣鉴事内称：据浙江按察司呈称：奉臣案验准兵部咨前事，职方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浙江巡抚喻思恂前事等因，崇祯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奉圣旨：据报温（约缺十一字），查明议叙。余党逖伏，还严饬各道将设法尽歼，以靖海氛，毋少留余孽滋蔓。兵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移咨前来备案，仰司照案备奉明旨内事理，即便移行各道，将功次查明首从，分别议叙，据实详院覆核，依限具奏施行等因。又蒙巡按部御史案验，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前事行同前因。又奉巡抚喻都御史宪票，发七月题报大伙贼船连■〈舟宗〉流突等事、温台宁三区六七月功次疏稿到司备存查核。遵蒙移查核叙闻，催准温处道薛副使关称：行据温州府呈称：移准管温处参将事赵副镇手本开称：案查上年七月二十九日，据标游把总李开等呈称：遵奉本道指授号令，亲发令箭令筹，实时督率哨捕，坐驾东鸟、鸟尾等船，前往鸟薛外洋缉剿。二十七日酉时，瞭有贼船二十余只在洋戩使。卑职等随觅渔船十只，令哨官时朝忠、陈勇、张高、听用官张选、侦探官南星、张三皋、捕盗吴胜等带船四只，出鹿头潜伏三盘海洋，合困邀击。卑职等会同本道督阵把总范明望、本职督阵听用把总赵元谦等统带东鸟大船二十余只、渔船三只，出崇山门应援接战。时值黎明，遇贼对敌。哨官时朝忠、听用官张选、哨官陈勇、张高、侦探官南星等、捕舵吴胜、马得性等奋勇冲锋，■〈才弃〉命血战，官兵前后围困夹击，施放火炮攻打。自寅至午，击碎贼船三只，犁沉贼船三只，打死贼众落水者京计其数，贼始披靡。擒获贼船一只，阵斩剧贼首级二颗，生擒伪称大王陈老虎，阵上戮伤大头目小香老，并生擒剧贼共一十八名，及铕炮、刀枪、旗帜、伪票等项，备文解道。兹准移查原获功次，分别首从，将有功员役分别备覆到府。该本府知府陈景潞覆看得，海寇奉旨会剿，本都院督师海上，本道调度温区赵副将，奉令率领关营总哨，多方布置。仰赖宸谟远毖，院道悉心，诸将士人思效命，遂使数十年海患一旦救宁，薄海之区，万井欢呼，造福匪细，盖实繇威着先声，以致功收后劲也。兹蒙查叙，管参将事副总兵赵应科韬略精深，谋猷练达，师中指授居多，海上功高第一。把总李开、范民望、赵元谦、程九万胆气沉雄，机宜谙悉，督阵前驱，拥锋戮敌，各有殊功，宜膺上赏。哨官时朝忠、陈勇、张高、侦探官张选、南星奋勇血战，斩获称奇，皆当优叙，以备拔用。捕甲朱国宾、吴胜、黄年、船兵黄胜、胡宇、童小妹、杨敬、张华、陈记、魏隆、吴英、徐赐、高雷等皆能贾勇当前、负伤克敌，均应给赏，以劝将来。备倭

把总孙维翰韬略夙（约缺七字）提挈，具有全功；标营把总韦古生扼险黄华，水陆控制，往来策应，捉获功多；俱应纪录，以需大用。至加衔把总王锦，是役着劳等因，备呈到道。据此，该本道副使薛邦瑞覆看得：贼寇横行三省，流毒十有余年，元凶虽歼闽境，而余孽尚炽浙洋，合焰连■〈舟宗〉，余氛转烈。本道仰遵宪令，面会赵副镇，筹兼胜策，预整船器，选任将士，藏兵渔船，设伏要害，刻期灭贼。贼果乘风入犯。我兵奋勇争先，四伏齐起，舍死血战，犁沉击毁贼艘六只，夺获贼船一只，贼众弹死溺没者无算，阵斩伪方总管老并伪称大王及戮伤小香老共三级，生擒陈老虎等一十八名，阵获器械、衣仗五十八件、米穀五十余石，详审情罪真确另请发落外，巨鯢授首，贼势渐孤，久困计穷，因以降服；此皆朝廷德威遐邇，本院猷略宏深，得成一时破浪斩获之功，遂开群凶悔祸投诚之地。今奉明旨查叙，则管参将事副总兵赵应科两载深劳，万金胜算，驱彪虎以血战，歼蛟螭于洪波，功称第一。若夫勇敢撙锋、身先士卒、杀贼擒凶者，标游把总李开、标下听调把总范明望也；并命波涛、挥戈决战者，参将标下材官赵元谦、洋游把总程九万也；控扼水陆、往来策应者，全□□□孙维翰、标营把总韦古生、管三盘游事把总王锦也。至于哨官时朝忠、陈勇、张高、侦探官张选、南星等奋不顾身，冲锋血战，擒斩功实居多，均应叙拔，以励将来。其中捕舵甲兵朱国宾、吴胜、黄年等、船兵马得性、黄胜、胡宇、童小妹、杨敬等戮力捐躯，负伤击贼，均应赏赉，用示鼓舞。若本道智本谏肤，分应竭蹶，奉本院发纵于上，秘谋密指，歼敌成功，赖温州府知府陈景潞、原任海防同知罗之梅、推官贺久邵协襄于下，惟道本道尸素之万一者也等因，移覆到司。

又准绍兴兵巡道林右叅政关称：行据台州府知府傅梅呈称：香贼发难以来，沿海地方几无宁宇，幸本都院移镇赤城，居中调度，奉圣明之睿算，宣文历之壮猷，栉风沐雨忘其劳，面命耳提制其胜。而守道借代庖之前箸，巡道布威敌之先声，海防驰驱，险阻遍历，司理稽核，号令更新，将领克殫其勤劳，部曲仰承其发纵。甚而县令县尉兼吏事以从戎，乡士乡民舍本业而制艇，所以斩馘执俘，息烽静浪，扫鲸鲸于海上，保鸿雁于泽中。兼有前任巡抚罗都御史，候代宁台，惩前毖后，不以身隐灰心，既曾艰难险阻之备尝，亦复修补经营之足赖，正部疏所谓戮力数载，收功一旦，分之若似将吏士卒之微劳，合之实秉军门监司之成算也。彼时承乏监纪日侍帷幄者，则职梅也，所有功次，遵奉宪行确查原案，分别首从，议叙明白，此不难叙也。第一起为生员陈懋儒之功。本府在任六年，熟知海上渔人中有才力雄杰可用者甚多，雅非官兵所及；又熟知太平县生员陈懋儒虽系文生，实闲武略。于是捐资选募海上渔兵三百人，申详本都院，请给宪牌，即以礼聘懋儒领之。官雇大渔船九只，本府又特遣

哨官焦国相督发出海。随在沙镬外洋遇贼船四只，用力攻打。犁沉一只，夺获一只，打贼落水不及割级者三、四十人，擒获活贼八名、妇女二口，斩获贼级六颗，夺获刀枪、銃炮、旗帜共三十九件，又于水中捞出首贼三大王一名斩级在外，俱经解验审实正法，首级梟示，妇女充官，器械贮库，船只改作兵船，见在可验。此功应以生员陈懋儒为首，而哨官焦国相次之。用力擒斩者，则队兵陈素、蔡文龙、郑国佐、陈星环等也。此七月二十九日事也。其它自八月初二、初三、初四等日楚门所高郭地方生擒贼寇一名为吴敬江，则以瞭望山上而被擒者，乃千户傅成金、本府招募弩手高明等之功也；漩门地方打沉贼船一只，銃伤贼众二十余人俱无姓名，斩获贼级一颗，夺获腰剑一把、衣帽各一件，乃哨官吴宗岳、銃兵高初等之功也；太平县桩头地方，生擒贼寇一名为倪东湖，以敌对被擒者，夺获长枪一根，乃知县彭承苳豫布乡兵林明所等之功也；楚门所地方，生擒贼寇一名为吴三妹，以登陆被擒者，夺获长枪一根、腰刀一把，乃千户李魁名、墩军李汤等之功也；太平县枫林地方，擒获贼寇五名为林良梓、张应信、孙行、林有进、张结，乃半夜登岸而盘获者，则三山司巡简王锡命、乡兵张敬等之功也；清港地方生擒贼寇一名为萧九老，因上山瞭望被擒者，夺获长枪一根、号带一条，乃本府民壮颜世，猎手陈宇等之功也。俱经本府陆续审明，中有年久从贼及临阵对敌者，如吴敬江、倪东湖等，则详允而正法；中有被掳从及徒手登陆者，如吴三妹、林良梓等，则给照以归；首级则悬示于海上，器械则存贮于库中，皆八月初一日以后事也。本府承乏监纪，每次战功发到即验，验则覆斟酌情法而轻重布之。今奉命所查叙者止此矣。统论前项功次，当以生员陈懋儒沙镬外洋一捷为冠。懋儒乃本府所礼聘者，而懋儒部领之兵乃本府所招募者，本生作何叙录，自有宪裁，本府不敢议也。至于职梅虽效簿力，不过上报国恩，下报知己，断不敢毫有非分之望。其它文武职官及兵丁乡勇，似应分别纪录，分别赏赉，庙堂之上，自有成例，亦非下吏所敢定执也，呈详到道。该本道右叅政兼僉事林铭鼎看得：台区剿寇功次，上赖两院帷幄之筹，文武将吏同心戮力，自道府以至将领总哨各弁，或指授方略，稟成算于两院，或亲冒矢石，奏馘俘于海上，其功不可泯也。如该府知府傅梅捐貲募兵，用本府生员陈懋儒出奇决胜，卒收生擒斩获之功，沉贼艘于波底，夺贼械于手中，发纵指示，诚为冠军第一。而其余如所俘擒之活贼，馘斩之首级，夺获之器械，犁沉之船只，已经该府奉委监纪查核详明各官兵人等姓名，历历在案，既无夸张虚冒之情，自有彰明较着之实，夫谁得而掩之。此一役也，香寇余孽，封豕长蛇，流毒洊食蹂躪几中于瓯越之间，向非台区居中制胜，扼而歼之，何以夺彼鲸鲵之魄，张吾挾伐之威，使釜底游魂，俛首而就戎索耶？抚局既成，战功宜录。既经该府查叙前来，相应据实回复，见吏士用命师

、武臣力之效，统乞本司详核转报等因，关覆到司。

准此核叙间，又准温处道薛副使关称：上年六月内，余薛北窜浙洋之时，幸（藉）本都院居中调度，密示方略，暨该前署道诸葛叅议仰遵宪令，指纵宏猷，密行赵副总及三盘把总李开等预觅渔船，藏兵藏器，四出侦探。鹿头之战，劳勩有难泯灭者。查得管叅将事副总兵赵应科，制胜握算师中，剿御功成获丑。如奉令远勤，侦剿布伏，募敢先登，擒陈弟老、李车老等五犯者，标游把总李开，今革事把总张士秩、王孝节、哨官林炳、时朝忠、张钦吾等同心鼓奋之力，而捕兵朱国宾等均效冲锋之劳也。若擒梁石渠等一十五名者，标营把总韦古生与哨官吴文懋、南星等勤侦密备，策应奏捷于机先者也。而队什兵郑应、陈定、陈得胜等不惮辛勤，戮力效命，咸有微劳。第所获各犯内如陈弟老业蒙正法，梁石渠、郭三三、廖尊五等五名已服冥刑，其余李车老等十四名审系被虏，见蒙院批宽释，以示矜全。虽非擒斩渠贼之功，然涉历波涛，远出侦剿，不可谓非官兵之用命也。至于金盘把总孙维翰督兵出海，亦有获船之效，巡缉可纪等因，备关到司。

准此，又奉抚、按二院批发绍台兵巡道林叅政呈开：通查六七月会题疏内之功，则有若叅将李应华所报楚门所千户曹国鼎督兵李干宝等有丫髻山之捷，斩级二颗。又该叅据把总曹复思报：哨官徐廷耀督兵吴得顺等有灵门外之捷，斩级一颗，夺获旗枪四件。该叅又据该总报：哨官姚应斌督兵谢恩等有张岙地方之捷，斩级一颗，夺获刀枪二件。又据太平县报：典史王自亮、巡简王锡命督乡兵林季冯等所有楚门之捷，斩级一颗，夺获刀枪二件。又据备倭把总董立报：听用官杨永祚号召乡兵张敬萱等，带埃军姜元等，有石亭地方之捷，生擒贼一名，已经正法。又该总报总哨季尝督领哨官伍彩、黄凤等有桃渚之捷，生擒贼二名，已经正法。以上六月之功也。又李参将手本，据把总许安国报：哨官林士杰在竹屿南涂地方擒贼一名，已经自刎。又参将据备倭把总董立报：哨官黄凤督捕盗叶见等，有长亭地方之捷，生擒贼二名，已经正法。以上七月之功也。是役也，运帷幄之筹，而严综核之令，壮猷玄算，电掣霜凝，则上有抚、按二院共为主持长策，以赞庙谟；次之则禀承方略，指授机宜，则前道熊参政之劳也；严明号令，激厉戎行，则参将李应华、游击吴宣猷之力也；部署有方，艰险不避，则备倭把总董立之效也；以师帅而襄石画，则有知府傅梅；以防海而效驰驱，则有同知洪天赋；以岩邑而巩保障，则有太平知县彭承荇。乃若游击吴宣猷之身经血战，勇涉波涛，全舟师而驱狂寇，台温并藉干城，应听温区另叙外，其余如总哨季尝、把总曹复思、许安国、哨官伍彩、黄凤、徐廷耀、姚应斌、吴宗岳、林士杰、千百户曹国鼎、李魁名、白天富、典史王士亮、巡简王锡命、听用官王永祚，俱有领率之劳；而如铤手周仲颖、旗军

李干宝、王丙立、金德茂、白天宝，目兵吴得顺、胡吉、丘丈、高林萃、华胜、谢恩、王仁、王永文、乡兵林明所、林季冯、邢还、张敬萱、墩军李汤、姜元、塘兵曹龙、捕盗叶见、任子、舵工戴景升、队兵陈兵、陈素、陈其忠、銃弩手高明等、銃兵高初、民壮颜世、旗健耿光忠、周大捷、王应凤、家丁傅大利、于浩就等、鹿匠陈宇、鸟銃手顾伏咏，皆能用命，奋勇而有擒馘之数者也等因，详奉本都院详批：仰按察司汇叙确报，册并发。又蒙按院详批：查大伙船贼等事一疏，部覆者为郑翔堕伏一段，而前此三区之功原不相掩，似不妨仍叙，第毋使滥及滋议可耳。按察司从实确议酌叙，速详报。

遵蒙汇叙间，又奉抚、按二院批发分巡海道许金事呈开：行据海防同知廖鹏举详称：会同本府知府许捷、本府推官李清会查得：海氛未靖，蒙本都院极意绸缪，运筹制胜，无日不讨军实而问之。升任海道向金事力振积弛，多方拮据，造船制器，预备以周。

及八年香党入浙，躬历沿海，处处布置。本都院调度会剿，移行总镇，密布机宜。又蒙按院入境，严奸民接济之禁约，授各将剿御之方略。四月内，马总镇选集舟师，亲统赴温，据险扼要，贼遂不敢窥黄华。本都院临阵台府，亲历行间，贼亦不敢帆海门，遂乃直入宁洋。六月二十八日，贼舟数十突犯石浦东门洞下门，两路并进，意在攻城。游击郑翔率守汛标营把总盛明宣、备倭吴璘、督阵刘汉裔、洋游把总李光霁及各哨官截击于靖寇矶，发红夷、威远大炮，击碎贼舟，沉溺贼众。是夜，又埋伏袭击于东门港口，两次攻战，俱有出奇之捷，获舟获器，（下缺）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七〇一～七〇九页。

兵部行「兵科抄出福建五虎游击郑芝龙奏」稿

兵部为报国正殷、遭谗甚狠、敢冒死详剖始末、仰渎圣明、立除奸恶、蚤救忠良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福建五虎游击郑芝龙奏前事等因。崇祯九年十月初三日奉圣旨：徐澧已有旨了。奏内各款，着该抚按查明具奏。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福建巡抚，合咨前去，烦照题奉明旨内事理，即将疏内各款逐一查勘明白，定限本年十二月终具奏施行；一咨都察院转行福建巡按御史；一札付郑芝龙。崇祯九年十月初九日，郎中王升、员外郎王骥。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一本十页。

兵部行「兵科抄出江西道试监察御史陈起龙题」稿

兵部为直陈浙藩要害、仰祈圣明申饬绸缪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江西道试监察御史陈起龙题称：臣惟中国东南之患；惟倭与寇。频年以来，海寇横行，鲸波浴日之区，久作战场；海邦之民出涂炭而安枕者纔数年

于兹耳。大抵海寇之来，先以海中微利行饵，旋以内附归降，伏莽仓猝误受，将来一旦窃发，小则饱扬而去，大则里应为奸，闽广近事，其鉴不远。臣浙产也，颇知浙事。浙境随处濒海，温州一府，且孤悬皋浒，有寇内犯，逼先后之。近自臣乡来者，闻有巨艘数十，突泊温地，声言海人投降，愿得授廩而居。此时拒受，未有定议，士民惶惶忧惧。臣思海寇出没自如，招之犹且不至，剿之辄逆颜行。今无故来归，岂真泮鹑怀好音哉？或刘香余孽，或岛屿狡徒，突如其来，委多叵测。设安插目前，既有虎羊同牢之虑，使留置异日，必多狼子野心之虞。绸缪防微，正在今日。臣乡当事诸臣为地方计，驱除屏绝，当必自求远略。而臣以桑梓之人，怀肘腋之患，不得不为之长虑却顾也。仰祈圣明敕谕抚按诸臣，熟商处分，务出万全，不独浙省获藉安澜，而东南永杜戎伏。臣所为见其要害直陈梗概者此也。

至浙西一路，向犹宁谧。近因水旱洊臻，萑苻窃起，行旅为之啮指，兹且劫夺官银矣。臣不意舳舻相望之水国，而竟敢公行劫掠若此。传闻贼黠而雄，每藏奸于舟楫，数百里之内，实繁有徒。先事之防，已无及矣；后患之毖，可不图哉！臣乃回忆数年前，积贼屠丑游奕剽掠嘉湖间，莫可谁何，后得当选用一弁，密授方略，指顾成擒，此则消弭之蚤而不至流毒大溃也。臣今窃颺颺为地方当事者望矣。不然，失今不戢，为忧孔将。臣敢因忧海寇而并及之。臣无任激切待命之至等因。

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奉圣旨：海寇劫盗，俱着该抚按急为消弭。该部知道。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拟合就行。为此一咨浙江巡抚，合咨前去，烦照明旨内事理，一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为转行浙江巡按御史遵照明旨内事理，希将犯温海寇，严饬所辖将备督兵速剿，以奠海隅，万弗姑忽，以致蔓延。崇祯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郎中孙嘉绩。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七四三页。

兵科抄出福建巡抚萧奕辅题本（崇祯十三年五月十一日到）

福建巡抚右佥都御史萧奕辅谨题为议留贤将、并请实衔以固海邦事：据按察司呈：奉臣牌行，照得水福标为七闽门户，年来海波不扬，皆陈鹏忠勇、谋略独冠一时之效也。本官已经考满，别转殊难得人。惟是本官功加参将，又加二级矣，仰司即会同司道查详，以便具题等因。奉此备移去后，随准布政司署印右布政使刘士祯、署兵备道提学参议吴之屏、巡海道参议关引之会查得、功加参将加二级署都指挥使游击陈鹏，于崇祯八年五月内，以焚获红夷功，奉旨以守备加级。九年三月内，以剿鍾凌秀等功，奉旨实授都司佥书。十年六月内，接奉兵部札付，以灭刘香功，奉旨加实授一级署衔一级，札授署参将。十一年十月内接奉兵部札付，以谢胤等全■〈舟宗〉投顺，奉旨加一级，札授署都

指挥同知。十二年六月内，又接奉兵部扎付，以萧潮清、林振等功，奉旨加一级，赏银十两，扎授署都指挥使。又查得兵部厘正职衔通行内开：付总兵署都指挥同知，今本官既署都指挥使，则实授付总兵署都指挥使管游击事，近题规制允协等因到司。该本司署印右布政使徐应秋看得：功加参将加二级陈鹏，廉能恤士，忠可忘家，从前英锋伟略，功皆第一，有古名将风。计其三年劳勩，已宜需次元戎。闽疆重地，似应题请实授付总兵仍署都指挥使管游击事等因到臣。该臣看得：功加参将加二级陈鹏，勇可冠军，忠矢报国，谋定后战，信赏必罚，捐赀养士，人乐为用。至其身先士卒，弹中左目，仍擒凌秀于数千人之中，屡经题叙升赏，已蒙圣鉴。即昨会剿浙寇，贼闻胆落，叛党授首，洵称名将矣。闽海一日不可缺此官，而本弁先授参将加二级署都指挥使，三年考满，资望已近元戎，则实授付总兵署都指挥使照旧管事，亦所应得。伏乞敕下兵部，复议上请，加实留任；日后照新衔推升，或亦天恩所不靳也。崇祯十三年五月初十日奉圣旨：兵部知道。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七四四页。

闽浙追剿海寇叙功残件

（上缺）一十三名，见收龙山所，理合具报等因各到镇。据此，案照先准抚院手本移会，就经严檄参游备总，统督官兵，四出追剿，必期获功在案。今黄明卿、阮进、欧文全、李大开于马墓、普陀海洋，乘夜鏖战，沉贼焚船，斩级获器，贼众落胆惊遁，勇敢可嘉，功咸足纪，拟合移会具体叙录等因。

三月初二日，又准镇臣蔡弘毅手本移称：据带管宁绍参将事副总兵车任重呈报：窃照沙贼啸聚剽掠，奉本镇委督坐营都司黄明卿助贴兵器，以壮威力，即督把总阮进、昌国备倭程邦俊、冲锋把总李大开，连夜至沈家门誓师，居中调督接应总哨等官分投兜剿。本月十五日，据正游右哨把总梁成龙报：蒙本游督派分投搜剿，至苏州大洋，遇贼船二十余只，会同程邦俊等合船迎敌，连放大炮，贼即望东佯使，我船櫓桨齐摇，用挽钩住贼船一只，贼伙四、五十名尽皆飞水，止存钗枪五十六枝、铁耙一十四把。所获大沙船一只另解。本日，又据哨官王永报：蒙本游密计督派，于十四日巡至龙山海洋，遇见盗■〈舟宗〉，放铳迎敌。当有阮进带船夹攻，犁沉贼船二只。永左耳被枪穿伤，并兵士林森等六名俱被重伤。各船捞擒贼犯九名，夺获木耙九把、长枪七枝、短枪一十一枝、木棍枪八把、百子鸟铳二门、三联铳三门、斧头二把、月斧二把、腰刀二把、剑一把、缭风刀一把、喷筒一杆。连因风大，暂收嵩浦港口。十六日，又据阮进等报：奉令合在火焰山外洋遇沙贼船十九只，职等身先首冲，鏖战二十余合，亲丢药桶，烧死贼众，飞水六、七十名。贼船篷具，尽被烧损，外洋不便带回。当获生功七名、竹枪十枝、百子铳二门。理合具报等因。据

此，该卑职会同坐营都司黄明卿参看得：沙贼跳梁数月，啸聚结■〈舟宗〉，游移浙直之间，肆劫流毒。兹奉院镇宪令神略，鼓励将士，无不努力用命，斩贼数百，血流满洋，足见官兵各效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职等仰遵宪令，代庖任事，远戍深洋，誓灭朝食，职分当然。如把总阮进、备倭程邦俊奉令猎剿，身入重围，冒矢血战，擒斩多功，相应首叙。把总梁成龙，追贼获船；海道冲锋把总李大开，协堵设擒，劳不可泯。相应叙赉，激劝将来。今将用过药弹、轻重伤官兵造册，见在并原获强贼船械，拟合解详等因到镇。该本镇看得：北洋游击副总兵车任重等奉委合剿，不泐旬而遂有此捷，功绩可嘉，与把总阮进等、哨官王永等，俱应分别题叙，用彰激劝，拟合移会等因。

又据台金严副总兵康承爵各报相同不概叙外，该臣看得：闽浙接壤，一苇可航。上年七、八月间，贼寇乘饥飘突海汛，抚臣熊奋渭檄督三区将士，连■〈舟宗〉大创，斩馘献俘，擒船夺械，奏有捷功，随经抚臣题报在案。至十月内窜遁闽洋，复掠商艘大小约有三十余只，或游移于瓯，或窥视于台宁，抚臣与兼摄按事盐臣冯垣登商确调度，集师剿灭。随据温处参将贺君尧报：十月二十七、八等日，统督把总崔芝、守备顾乃德等，自北鹿邳山直抵东雒，分头截杀，犁沉贼船七只，生擒贼首并被虏共七十余名，夺获■〈舟子〉贼船三只，斩级一颗。比时贼势虽已披靡，而抚臣犹虑贼锋屡剉，不得狂逞于浙，势必潜伏于闽，终贻后患，复移咨闽抚萧会师协剿。于是浙将贺君尧等统船过闽，闽将黄斌卿等统督过浙，彼此犄角，南北夹攻。察十一月十六、十八、十九、二十等日有鹿南台山外洋诸捷，十二月初二日有砒山下洋之捷，二十二日有砒里金盘凤凰洋之捷，至正月初一日有洋山马墓之捷，初八、十三等日有普陀外洋之捷，二月十四日有苏州大洋、龙山海洋诸捷。屡战之后，狡贼擒者擒、溺者溺，浙无潜踪之地，仅存贼首陈虎等六船，计无复之，畏威乞命，自缚投闽。浙属濒海生灵，获登衽席。此实仰仗皇上威灵所致。除抚臣熊渭胸贮甲兵，心无城府，遇事有如山之凝定，抚越多清海之丰功，盐臣冯垣登仁质义用，奋武揆文，振骄懦于戎行，起疲黎于转壑，福建抚臣萧奕辅威名素着，大节堪标，一时成谈笑之功，千里急乡邻之斗，按臣李嗣京澄清见揽辔之初，风采震埋轮之望，权衡在手，将吏倾心，四臣具在圣鉴，无庸臣赘，其闽省参将黄斌卿等听该省察叙外，在浙文臣则有带管温处兵巡道副使兼参议阎性圣、绍台兵巡道副使兼参议成仲龙、巡视海道右参政兼佥事宋继登，恩威互用，发纵无遗，洵称长驾壮猷，居然建牙伟望；台州府海防同知朱轺、温州府海防同知今升任丁继登、宁波府海防同知王国冕、台州府推官蒋鸣玉、宁波府推官李发元、台州府临海县知县周寿明、温州府永嘉县知县杨文骢，或庀器诘戎，或饬备措饷，克壮声援，共襄茂绩；在武臣则有分守温处参将贺君尧，浑身是胆，满

腹皆兵，闻警而众艘争先，临（□）而百战不挫，擒斩既多，劳勩倍着；北洋副总兵车任重、分守台金严管参将事副总兵康承爵，亲督战舰，遍历险洋，摧锋陷阵，目无全敌；冲锋把总崔芝，倾心效命，遇敌身先，海上情形，尤其熟识；总镇坐营都司黄明卿、守备把总顾乃德、万国杰、熊文昌、彭以功、宇弘泰、金世祯、洪国栋、胡来宾、苏屏翰、冲锋把总阮进、欧文全、郑兆馨、守备程邦俊、听用官黄大武、李大开、包世忠、哨官王永等，身撄锋镝，殚力扑擒，功均难泯。至于镇臣蔡弘毅，当闽浙合剿之时，正其莅任冬汛之候，誓师捐稿，丑类受歼，具悉老成胜算，并特表而出之。至若微臣碌碌谫材，未闲军旅，心长力短，为效无从，兹于次第诸臣之功而不觉慊然自愧者也。但边海文武诸臣，荷戈于洪涛巨浪之中，僇力奏凯，不得不备（下缺）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一本一一～一二页。

两广总督沈犹龙题本

钦差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带管盐法兼巡抚广东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伽俸一级加一级今降一级戴罪沈犹龙，谨题为急调水师、力图牵制、以伐狡谋、并以护屯通商事：崇祯十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准兵部咨：职方清吏司案呈：崇祯十五年五月初一日酉时奉本部送御前发下红本：该辽东督师范志完题前事内开：闽兵惯习水战，且艨艟坚实，粤将郑芝龙素怀忠勇，若令其统率水师，与觉华岛之兵互相联络，彼中逼近虏巢，一施牵制，自足分其内顾之忧，何敢恣肆西窥等因。奉御批：该部科看议来说，钦此。钦遵，恭捧到部，该本部题覆等因。十五年五月初六日具题，初七日戌时奉御批：这议设岛帅水师，诚属先发制奴之着。但东南海防需人，船兵未便多调。着郑芝龙速挑堪用水兵三千，选能将二员统领；一切炮器船只，务整備足用。广督闽抚仍多措行粮食米，督令星赴觉华岛一带，夺击丽船，防护海口，共图剿御。其复岛屯兵事宜，还审时相机，从长商酌，另本奏夺。钦此。钦遵恭捧到部，备咨前来。适潮漳署总兵官郑芝龙随职二连为剿猺主将职立行令速议将兵船器如何拨取，粮米约备几何，及行广东布政司，一面预备行粮分数，或闽六粤四。或闽粤各半，须从何项措处，各即酌报。并移会福建抚臣萧奕辅去后。

就据郑芝龙详称：所选之将，必回闽而相酌确，未可意必。行粮食米，须兵将既定，然后因子计粮，照日起支。况行粮闽粤有不同之例。船只炮械欲即取之寨游现物，安有坚固。其势必当从新再造，而督造之责，职不容辞。船多器多，非数月不能就，即须料理等因前来。

此时内排新破，方与军寮构兵。广东总兵官宋纪督剿惠寇，略见平定。既奉挑师防岛之命，万不敢延，登檄宋纪驰入连军，以司总统之任，俾芝龙早得回任料理外，又据芝龙呈称：应岛之备，拟造大水艚船二十只，共享大斑鸠銃

四百门，应备弹二万颗，每颗重一两八钱；又造中水艚船二十只，共享中斑鸠銃二百四十门，弹一万二千颗，每颗重一两五钱；又应用鸟銃九百门，其銃与弹合应广制等情；盖水艚皆闽式而斑鸠惟粤匠能也。登行布政司暂议不招某项钱粮移都司委官团局星夜督造。而总兵官宋纪于八月十九日抵连，郑芝龙随自连还闽，料理船只及挑将选兵应岛去后。

十月初一日，扰布政司呈称：銃器已移掌印都司马吉翔照造，共约需工料二千四百余两，不得不那支钱粮。至于行粮，未定议银数。就此銃价，已苦无米难炊，况复益以粮费。合预详夺缘繇。

同日准兵部咨为遵旨密陈联丽护海机宜、仰祈圣鉴事：职方清吏司案呈：十五年六月初九日酉时，奉本部送御前发下红本：该辽东督师范志完奏前事等因，奉御批：览奏，遣使属国及海兵前导，中坚后劲，分布哨防事宜，具征调度有法。知道了。水师委宜厚集，所需闽镇登津各兵，着速催早到具奏。兵部知道。钦此。钦遵备咨前来。复行催郑芝龙作速整顿舟师，择将统领起程，将师行日期呈报，以凭报部具奏外，又准福建抚臣萧奕辅、按臣李嗣京移称：调兵至三千，计月行二粮，船只器械各项，动费不貲，难以设处，或题留京饷等因。又准广东按臣柳寅东手本开：应岛一役，兹准闽抚议题请留京饷，似为确论等因各到职。

该职会同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柳寅东、巡抚福建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萧奕辅、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李嗣京看得：岛兵联丽，督臣之奇策也；兼顾□□，皇上之明见也。督臣所取闽兵惯海，艚艘坚实，一切炮器，若皆取诸现有，不烦经营者：郑芝龙议曰：闽无余兵，一拨三千，伍虚必乱，闽无赢船，远驾万里，工速不坚，然兵必闽、船必水艚，试其所习，资其适用，且募且造，方为万全。銃器旧者，恐火门宽而銃身有敝，又良楛不一式，不足以壮军容，请职从广东通为新制；盖又虑闽器之空于北应，而郑重王命，色色壮耀，然值已不貲矣。最烦最费，无如募兵。募则不但行粮食米之需，必要月饷，必要安家。纵赴岛而糈于岛，而出门时计程□□□安□□谁人少得。芝龙亦知募之多费，费□□出。武臣但办出力二字，责炊于无米，非其忧也。职忧之，职方鼓之劝之，攒眉而与之言有无，何益哉？职因决之曰：事不变通，定致乖舛，无余积自可仰告。曰行粮，曰食米，曰銃器，曰募饷，曰安家，实实难缺，实实告匱。粤中兵饷，悬欠一十八万有奇，岁缺四万。战事不息，兵籍日增。即排猺之役，合主客万五千众，劳疲岁余，括贷无算。按臣柳寅东所目击而相向愁疾者。况复钱粮民欠虚数，销于一蠲，藩库又增四万余落空之借数矣。近者，□牌□□之应浙，又不计也。洗手而治兵□□□粤□从来未有之奇穷，但不敢轻尘圣听耳。今应岛国事即粤事也，职踧蹶难支，不敢请及正项，惟督抚军饷二万

两，并奉旨折援二万一千二百两，原拟具疏陈苦题免去。兹闻岛上之役弥神，惊于国恤，合请并留以充前用。助辽之需用之应辽，开销本正。再四踌躇，万不得已而计出于此。谨沥诚上恳，伏乞皇上垂念粤东一时急迫，万分困穷，准将十六年督抚军饷及移折援二项□□□应□，完日通计支数若干，另疏奏闻，仍备开总撤清册，缴部照数开销。一挹注间，而北奠南安，交受如天之赐矣。

职缮疏毕，就又准福建抚臣萧奕辅会稿内开：据福建布政司呈称：卷察崇祯九年，曾奉调陆兵三千安家、衣甲、犒赏、雇船、器械等项，月行粮只给八个月，约算计饷一十一万八千八百余两。今水兵仅堪守御，不得不另募；而应用船器粮米皆陆兵所无，其费又应倍于往时，大抵非十余万金不可缘繇到院。案照天启元年间，先为辽左秩近贼炽，兵必齐募齐到，应援无期，伏乞圣明特敕就近先召，以救燃眉事，准兵部咨调水师赴天津、山东防守，并船器随带听用，合用钱粮，照例动支新饷，完日册报户、兵、工部销算。尔时事竣，支销天启二年新饷在案。今藩司议水兵行月二粮安家之费，闽广分任，亦应六万两等因移会到职。固知题留京饷有往例可循。惟曰今计诸费，闽广各约六万金，则职所请二项，止为粤东粮饷之外，再认銃器而不及船也。若两省又要均派，则粤费益不贲，而一年督抚，军饷不得不再进一年矣。应否闽认船、粤认器，□□者交认，并乞圣裁，敕部定议钱粮留数行职等遵照施行。事关调兵请饷，字愈尝格，并祈圣宥，谨题请旨。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题，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奉圣旨：已有旨了，该部知道。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六本五六四～五六五页。

福建巡抚萧奕辅题本

福建巡抚萧奕辅谨题为急调水师、力图牵制、以伐狡谋、并以护屯通商事：准兵部等衙门尚书等官咨：该本部题覆前事，会看得岛帅水师之议，自毛文龙后，欲谋再设者，已章满公交车。臣部酌量请旨，屡经飭行在案。今督臣范志完疏称：逆奴欲水陆夹攻，急借水兵扼堵，而登镇杳无一至，津镇亦多民船，万一索丽船夺我海道，深为可虑，亟亟欲复岛帅，为先发之着，诚为有见。但议调粤将郑芝龙、闽兵一万、船三百号，不容不从长商酌。闽广近虽波恬，逼邻倭境，而东南之海防綦重有芝龙在，犹不失虎豹之势。各尽率以北，万一有警，谁为担当？且察闽广之兵与船，亦不若是之多。合无敕下郑芝龙星速选能将二员统领实实堪用水兵三千，并一切銃炮、器械、船只，务求足用，不必遥限以数，仍请敕广督闽抚多措行粮食米，督令星夜扬帆，飞集觉华岛一带，以夺彼丽船，以护我海口，此事理之切实可行者。若必驻扎皮岛，再事屯田，毋论东南水兵与东北风气不宜，而沧海岛屿之中，一切牛具籽种从何措办

？且丽既从奴，商断人稀，我关外那有数十万人民可以分屯各岛？但得水兵力厚，我可并心一路，以图驱剿，于计亦得矣。臣等非不知宁城之急、督臣之难，度量时宜，不得不就中一裁酌也等因。崇祯十五年五月初七日戌时奉御批：这议设岛帅水帅，诚属先发制奴之着，但东南海防需人，船兵未便多调。着郑芝龙速挑堪用水兵三千，选能将二员统领；一切炮器船只，务整備足用。广督闽抚仍多措行粮食米，督令星赴觉华岛一带，夺击丽船，护防海口，共图剿御。其覆岛屯兵事宜，还审时相机，从长商酌，另本奏夺。钦此。钦遵移咨到臣。

时郑芝龙正在连州剿猺捣巢，臣即行按察司差人星速行令钦遵外，随檄行福建布政司算计月行二粮、船只器械等项，动费不贲。一面计那何项钱项以应遣行急需，一面从长设处，除会咨两广督院外，倘应题应留何项京饷，一面通详疏请等因。随于九月二十三日接到署镇郑芝龙船只器械细数揭单，即行察司：照得奉旨调发赴辽水师，合用战舰器械一切军需，非谙练晓畅，制造鲜能合式精坚。况署总兵郑芝龙所揭送船式衣甲与寨游不同，必须本将兼督料理，庶船器精坚，足以制胜。兹当一面守催照前檄议详用饷实数速报，以便行司给饷，听自给发应用，一面董督前项诸务，就令应调将官分委干办，应调者即调，应募者即募，应制造者即制造。其制造船只器械共享饷银若干，先行估确，以便支給。至若召集工作，取办料件，必须分委贤能有司官共为管理，完日核销钱粮，庶免耽误等因各去后。

随催据布政司议详：该左布政使徐应秋看得：逆奴匪茹，部议防护觉华岛，远调水师，协图牵制，一切兵船器械、行月二粮，设处刻不容缓。但兵至三千，为费不贲，非题请额派钱粮，势难措办。卷察崇祯九年间，前巡抚沈都御史任内，奉调陆兵三千，安家、衣甲、犒赏、雇船、器械等项，月行粮只给八个月，约算计饷银一十一万八千八百余两，后以奴酋潜遁，旋奉旨班师。今次奉调，闽海寨游额兵仅堪守御，似不得不出于召募而应之。船只随带之器械，预备之粮米，皆陆兵所无，其费又应两倍于往时。至安家衣甲等银，部文未载，不知应否支发。大约非十余万金不可。司库钱粮，项项皆依正支，点金何术？察练饷一项，原为防剿奴酋而派。今防海之师，原供犄角之用。师行粮从，就近题留支用。俟事竣之日，备开支数销算。庶大兵赴援，军需可以速备，而资粮取备裕如矣等因呈详到臣。

据此，臣案照天启元年间，先为辽左秋近贼炽，兵必齐募齐到，应援无期，伏乞圣明特敕，就近先召，以救然眉事，准兵部咨内称：水兵精劲，无逾福广，请调赴天津、山东各防守，并一应器械船只随带前来应用。其合用钱粮，照例动支新饷。完日册报户、兵、工部销算施行等因。尔时事竣，支销天启

二年新饷在案。今据前因，除在粤应听督臣犹龙料理外，该臣会同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带管盐法兼巡抚广东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加一级加俸一级沈犹龙、巡按福建监察御史加一级加俸一级李嗣京、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柳寅东看得：奴未授首，海道可虞，调兵扼堵，洵为长策，督臣范志完请催登、津二镇赴岛并调东南水兵，部覆令潮漳署总兵官郑芝龙选能将二员，挑选精兵三千，一切铙炮、器械、船只具备，令督臣沈犹龙与臣多措行粮食米，急赴觉华岛，以为牵制奴酋之计，钦奉明纶矣。臣等恭捧御批，立刻行郑芝龙遵旨星迁选将简兵，具备器械船只、复行司道会议粮饷船械，以俟调发。时郑芝龙政在连州剿猺捣巢，至九月二十三日揭称：九月终回闽料理，并开新造船只器械铙炮数目到臣。臣即行本将兼同有司制造，以应急需外，而臣冒昧上请者，兵饷也。有一兵即有一兵之粮。况调赴远岛，行月二粮（下缺）

——录自「明清史料乙编」第六本五六七～五六八页。

卷三

厢黄旗正钦尼哈番郑芝龙奏副

精奇尼哈番郑芝龙揭帖（顺治九年八月十一日到）

同安侯诰命稿

厢黄旗下正钦尼哈番郑芝龙揭帖（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到）

厢黄旗下正钦尼哈番郑芝龙揭帖（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到）

谕兵刑二部

厢黄旗正钦尼哈番郑芝龙奏副

厢黄旗下固山额真刘之源、同旗正钦尼哈番臣郑芝龙谨奏为奏请奉旨搬取家眷、理合据实陈明事：八月初五日，臣阅邸报，奉内三院接出上传谕兵部：精奇尼哈番郑芝龙具奏，伊祖先坟墓俱在原籍，请留伊母、弟并长男看守，伊一妻、一妾、两男搬取来京。尔部即行福建督抚，除伊母、弟及长男听留原籍外，其妻、妾、两男，即填给勘合，遣人同芝龙所差家人护送来京，特谕。钦此钦遵。臣读之不胜感激！缘臣同胞兄弟见存三人，第四逆弟名鸿逵，在海上未顺，只第五弟名芝豹，向受臣母教训，同在家料理家务事。又反叛逆长男名森，亦在海上未顺。次男名世忠，第四男名世荫，见在京中。只第三男名世恩，年十六岁，第五男名世袭，年十三岁，第六男名世默，年八岁；俱在家读书。今奉圣谕，臣除逆弟鸿逵、逆男郑森灭亡外，合留第五弟芝豹、第三男世恩，同母黄氏看守祖先坟墓，并料理家务，其臣正妻颜氏、妾黄氏，并五、六二子世袭、世默，即令入京。合再奏明。又臣京中差回伯舅黄藩、家人倪忠等八名，一并开报，以凭酌给马匹，便于驰往，紧来报命。为此，理合谨具本

亲赉奏闻。计开黄藩、倪忠、周德谦、李振、杨一魁、张显、红福、林德。右谨具奏。顺治九年八月十一日，正钦尼哈番臣郑芝龙。

——录自「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六三页。

精奇尼哈番郑芝龙揭帖（顺治九年八月十一日到）

厢黄旗下固山额真刘之源、同旗正钦尼哈番郑芝龙谨揭为奏请奉旨搬家取家眷、理合据实陈明事：八月初五日，职阅邸报，奉内三院接出上传谕兵部：精奇尼哈番郑芝龙具奏，伊祖先坟墓俱在原籍，请留伊母，弟并长男看守。伊一妻、一妾、两男，搬取来京。尔部即行福建督抚，除伊母、弟及长男听留原籍外，其妻、妾、两男即填给勘合，遣人同芝龙所差家人护送来京。特谕，钦此。钦遵，职读之不胜感激。缘职同胞兄弟，见存三人。第四逆弟名鸿逵，在海未顺。只第五弟名芝豹，向受臣母教训，同在家料理家务事。又叛逆长男名森，亦在海上未顺。次男名世忠，第四男名世荫，见在京中。只第三男名世恩，年十六岁；及第五男名世袭，年十三岁；第六男名世默，年八岁：俱在家读书。今奉圣谕，职除逆弟鸿逵、逆男郑森灭亡外，合留第五弟芝豹、第三男世恩同母黄氏看守祖先坟墓，并料理家务。其职正妻颜氏、妾黄氏并五、六二子世袭、世默，即令入京。合再奏明。又职京中差回伯舅黄藩、家人倪忠等八人，一并开报，以凭填给马匹，便于驰往，紧来报命。为此除具奏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计开黄藩、倪忠、周德谦、李振、杨一魁、张显、洪福、林德。顺治九年八月日。

——录自「明清史料戊编」第一本一三页。

同安侯诰命稿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开国之始，论功锡爵，其爵有不酬功者，理当破格以尊显之。尔郑芝龙忠贞智勇，曾于明季经理海上，声名已着。及朕定鼎中原，大兵未入福建，尔深识时务，先差人赴京投诚。及波罗贝勒统兵进福建，尔尽撤关隘守兵，无敢抗违王师，亲率所属官兵军前投顺，其心忠，其功伟。彼时曾约以赴京朝见，加以封爵，乃墨勒根王摄政，仅授以京奇尼哈番之职，后又疑尔，拨兵看守九阅月，及尔二子来京，方得释豁。家中子弟眷属灰心解体者，理势必然。朕亲政以来，每念芝龙功大赏薄，未愜于怀。兹特封尔为同安侯，锡以诰命，子孙世袭，尔其益抒忠诚，竭力报效，服兹宠命，永永罔替，钦哉！故敕。顺治十年五月初十日。

——录自「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八六页。

厢黄旗下正钦尼哈番郑芝龙揭帖（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到）

厢黄旗下刘固山同旗正钦尼哈番郑芝龙谨揭为人多宅窄、难以合住、恳赐旷地、以便盖屋分居事：职初入京时，蒙朝廷宏恩，拨入正白旗下，赐屋齐化

门小街居住。因原屋破坏，职重新起盖，得以苟安。嗣而次男世忠、四男世荫并职小家春，先后三次，各带婢仆入京。今计宅内男女有百二十多人。此宅后面有一大坑，冲陷背脊，大伤风水。数年来职宅中男女损失去共二十六人，堪舆家咸谓必填此坑，乃可无伤。职二月间径移本牌工部，未准料理。合请圣上着工部看验，职宅后果有大坑，并后面大小碎房四十八间，每间估银若干，工部定价之外，职另再加，以示睦邻之谊，许职买并归一拆卸筑墙，以便填坑盖屋，使将来无损伤之灾，亦是皇仁无量恻心。圣上或念旗下人役，欲使安身得所，令工部就于本旗拨出空地，职当就地盖屋，论间对换。盖职果因人口年年屡伤，风水有碍，十分极苦无奈，不得不实情上告，伏祈鉴谅。职男世忠现随班侍从，年纪长大，应娶亲分居。且职嫡妻及二幼儿奉圣谕搬取入京，已将束装就道。此来大小男女有五、六十人，无处安身。请乞圣上着工部于厢黄旗地方国监前面拨大旷地二所，与职盖屋，以为福建妻儿及世忠家眷居住。职承皇恩宠眷，既荣其身，又荣及弟男，天高地厚，刻骨难忘。今不揣琐事，冒渎天厅，实有罪过，望祈原宥，伏乞圣裁。为此，除具奏外，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顺治十年五月日。

——录自「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八八页。

谕兵刑二部

谕兵刑二部：海逆郑成功父郑芝龙投诚之后，世祖皇帝赦其前罪，优封侯爵，置之左右，恩养优隆。芝龙自应洗心图报，永戴洪恩。詎意怙恶不悛，包藏异志，与其子成功潜通教唆，图谋不轨，奸细往来，漏泄军机等项事情，经伊家人尹大器出首，究审各款俱实。如此负恩叛国重犯，不宜尚加监候。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议具奏。特谕。顺治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录自「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二五五页。